

### 第三章、清代花木詩的內容

詩人接觸自然，深受自然感發創作花木詩，展現諸多面向的內容。清代花木詩最具代表意義之一為清初遺民詩人的花木詩。清初遺民在歷代上是最具自覺性，也最成熟的一代，他們人數較以往多、充分展現遺民心態、文化創造異常活躍，並確立了具有特定生存方式、價值標準的遺民傳統，<sup>1</sup>故在花木詩歌創作方面當然也自成一格，其中最難得的是以花木詩歌表述生命境界的部分。

不過遺民詩人在明朝滅亡後也深守名節、保持個人崇高的道德操守，杜絕為官事清一途。詩人懷國悲國之際，以花木抒發個人卓爾清高的志節，小則表現對自我品格的要求，大則深切表達對家國的忠貞。明朝遺民將卓然堅貞的人格充分發揮，卓越的氣節操守流露花木詩歌中。

另外，清代花木詩也描繪了人與自我、他人、社會國家、自然等關係。有清一代花木詩歌內容以人與自我、人與他人間的情感描繪最多，因清代詩人對於自我品格的要求仍甚高，而傳承自儒家文化中深切的人我之情亦為詩人所重，故下文便分為遺民詩歌創作、自我情志的抒發、人我情感的流布、社會家國的關懷、花木物態書寫、大自然的書寫與生命境界的表述六方面敘述。

#### 第一節、遺民詩人的創作

明朝遺民既無法掌控局勢，也無法完成復國使命，故只能流連自然山水間，藉由山水花木自娛，親近自然成為明末遺民極為重要的抒壓管道之一。投身自然的懷抱可遺忘家國之恨、民族之悲，且盤桓在自然花木中，生存的美好意義方能突顯出來。此類的遺民詩人雖不問世事，生命卻煥發著另一種光彩，在澎湃洶湧的抗清浪潮中，展現另類涓滴的生命體驗與智慧。詩人自成一格的風采，令人佩服讚歎。

---

<sup>1</sup>孫靜庵《明遺民錄》「所載至八百餘人，而所遺漏者尚汗漫而不可紀極也」。卓爾堪《遺民詩》取 525 家，錢仲聯《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收 402 家，謝正光《明遺民傳記索引》計 2311 人，而近人張其淦《明代千遺民詩詠》三編合計收遺民 3700 人以上，雖然重複錯出難免，但數量極可觀。尤其是清初遺民不僅對封建社會進行了理智的反思，在文學藝術的各個方面都取得驚人的成就。清初四、五十年間，詩壇上一部分較重要的作家都是遺民。其創作從不同層次、不同角度展示了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坦露士人淒苦而複雜的心路歷程和桀驁不馴的人格精神，其內部蘊藏的認識意義、審美意義實有可研究的廣闊天地。郝學華：〈清初遺民詩的文化意蘊淺說〉，《聊城大學學報》2002 年第 4 期，頁 98

## 一、自然描述與生命境界陳述

清初的明朝遺民詩人，筆端所及另一種最具特點的，是藉花木景物陶冶性情之詩歌。這類遺民詩人在排山倒海的抗清激情中，奮力地自我調整心態面對生命悲歌，轉化悲憤痛苦的力量，化爲點點滴滴的生命智慧投身自然。其筆下已少見託物言志的花木詩歌，大多以花木詩歌寫自然物態或陶怡性情爲主，故花木詩歌成爲心靈慰藉的重心之一。遺民詩人花木詩歌書寫自然花木、言自然生機等等的內容在清詩匯中可見。如徐延壽〈五老峰後萬松坪〉寫自然美景，詩云：

濃翠侵衣冷，迴環種萬松。中間無別樹，前面是何峯。林密遙藏寺，山深晚聽鐘。半空雲影散，青吐五芙蓉。<sup>2</sup>

萬松坪松樹濃翠且寒意襲人，簇擁松樹外別無他樹。佛寺隱密深藏，鐘聲陣陣清朗。雲影散去後方見五老峰，山峰與萬松相依相偎之景，如松樹含吐五朵蓮花般迷人。

詩人以閒逸之心寫眼前五老峰與萬松的關係與互動，兩者在詩人筆下顯得活潑靈動：雲影環繞瀰漫之時，山的身影潛藏；雲影飄飛散之後，山的身影又與萬松相牽繫。自然之美在文字的描述下，顯得動人而深具生命力。純然欣賞花木之美的心境，也顯得閒雅具逸趣。余忞〈賞梅〉則言自然化育萬物之心：

浹旬雨不輟，淒風日飛颺。庭梅斂光彩，生意何微茫。天地忽開曠，靜院飛晴香。玉色映朝暎，疏影隨風翔。陰極陽未動，氣機不可量。百卉亦因時，幸哉化日長。<sup>3</sup>

淒風苦雨使得梅花失去光彩，生氣驟失。天晴後生氣乍現，梅花幽香瀰漫庭園中，樹葉的翠綠之色、梅花疏落的姿態、朝陽微風相掩映。此時大地春回，陰氣極而陽氣未動，一切蓄勢待發。花卉憑藉此時的契機生長，生機不可量。

梅花受造化的化育而蓬勃生長，舒展其枝葉散發幽香，萬物亦在此時揮灑蘊藏的生命力，故知自然涵容、孕育生命的力量撼人，詩人也深深感受生命蘊積的力量。

李柏也藉花木詩歌中表述自己對自然界觀察所得，如〈白山有喬木〉言：

白山有喬木，其高五百尋。上枝拂月窟，下根潛極深。日月宿其巔，霜雪不敢侵。千年一卷葉，九垓失其陰。千年一開花，香傳天地心。他山

<sup>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六，頁170

<sup>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八，頁206

有蔓草，芳花繡石岑。瑣瑣含春意，妒殺松柏林。<sup>4</sup>

詩人眼見白山喬木擁上天下地身影而讚歎，霜雪也因其不凡之姿不敢侵襲。堅立千載方開花，傳達天地化育萬物之本心。天地間花木能如白山喬木堅定者鮮少，然能通過天地試煉者終能令人肅然起敬。

詩人融入自然中體察花木生長，心靈真正與自然花木契合時，信手拈來的花木詩歌無不具生命智慧與天地靈動的氣息。陳瑚〈霜葉〉也言自然花木的無限生機：

晴光散秋暮，天地嗒然真。樹樹老將至，山山紅又新。有聲宜獨夜，不定似羈人。莫歎成搖落，含風別是春。<sup>5</sup>

秋天的晴空中，天地的凋零正似人失意沮喪之境。樹木雖枯老，山山卻因楓紅而煥然一新。霜葉飄泊不定似羈旅之人，須臾間墜落。此景易令人惋惜，但秋冬一過，春天又將至，故詩人認為無須為此傷感。

詩人藉霜葉寫羈旅之人飄泊的用意鮮明，然而霜葉的飄落為自然間的榮落循環，在黯然的秋冬裏實蘊含著無限的生機，故眼前的境地雖困窘，但心情不隨外在變化起伏，則能與自然契合。詩人從觀賞霜葉中得到生命的啓示，心靈的境界自是不凡。

更多的遺民詩人將自己的生命與自然花木相融，呈現出個人的體悟、精神氣度之超然等，屈大均即由好友的祝壽詩歌，了悟以「拙」處世方能豁達，其〈王不菴作臥龍松歌為余壽詩以酬之〉言：

黃山山上多怪松，半生石筍半芙蓉。芙蓉石筍亦松變，有一不變為臥龍。龍本無形以神化，真形往往與松同。……君指此松為予壽，意在不材能蹇蹇。螻蟻頻容蝕茯苓，藤蘿一任為瓜瓞。松黃落地成古苔，松子滿天低可綴。君在黃山亦一松，莫教化石存楮柚。一松孤作老人峰，秦漢來封久不屑。臥龍復有擾龍好，繚繞數峰出巖嶽。一松飛作天生橋，一松倒生更奇譎。煩君添作四松圖，置我松間長用拙。<sup>6</sup>

屈大均體認出王不菴作臥龍松歌祝壽，即提示詩人不材方能閒心起舞。詩人也讚譽好友如高潔之松，品德出眾令人欽佩，並盼王不菴能畫四松圖成全詩人，時刻提醒自己不當受名利誘惑而沉淪，也可因拙劣而享天年。

詩人在詩末提醒自己以道家思維追求生命的自由與解脫，並喚起生命澄明的

---

<sup>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二，頁106

<sup>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三，頁126

<sup>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八，頁196

智慧。生命經歷層層的跳脫後，所達層次與境界更超然。張履祥〈和橙齋種菜詩〉則以平淡二字表現生命主軸：

處世無如用拙尊，閒庭讀易蠹初捫。五更清夢迴來穩，汲水朝畦咬菜根。

老圃秋容徑欲斜，晚菘新韭長抽芽。經過白雪青霜候，許有西田好種瓜。

7

其一言詩人體悟以汲汲營營的生命情境處世，不如拙以度日悠閒。悠閒的情境中讀經捫虱看似平淡無奇，然心境卻是庸碌煩擾之人無法享受的。尤其無法改變現狀，仍當泰然處之，即使面對貧賤的生活亦當甘之如飴。其二言秋來新植蔬菜已抽芽，詩人期盼經霜雪後能有沃腴的土地種植作物，心中冀望的唯平淡的田園生活，真純的生命情境令人欣羨。

種菜對一般人而言是營生的工具，對躬耕的詩人來說也是生活所必需。詩人不以社會國家為念，卻因田園植物榮枯憂喜，似與生民無所異，然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士人，必須跳脫受制約的思維方能在花木詩歌中真正悠游自得，其心靈掙脫難度，不下於愛國志士所歷經的掙扎。張光啓〈對菊〉亦言：

種菊叢叢傍石根，凌晨坐臥近黃昏。沽來新釀經秋醉，開盡寒花未出門。

8

詩人從凌晨至黃昏皆坐臥於菊花叢旁，甚至菊花開盡皆未步出家門，如此閒逸的生活唯真正隱者所能擁有。

詩人的生命不為繁瑣的生活所限，愛花便終日賞花，所作所為唯心之所至而已。一般人或許認為此種生命過於頹喪痴傻、無價值可言，豈知其所達到的生命悠然之境，遠超乎常人所能想像。此種不帶任何的功利與目的的生活，更實非常人所能及之。余畚〈梅花〉云：

市上何人識故侯，青鞋皂帽稱心遊。相逢頭白留詩別，細雨孤帆下虎丘。

9

在無人相識的情境下，詩人著青鞋黑帽怡然地遊賞天地間。與梅花相逢之際繁花盛開，詩人留詩相贈後揮揮衣袖，在細雨中乘船隻身前往虎丘。

平鋪直敘的文字中，勾勒出詩人的閒情逸致。詩人心中無所牽掛，碰觸生活時以有情的心面對，又能灑脫面對生命情境，在進退取捨之間合宜具智慧，實難能可貴。周榮起〈早春江郊探梅〉表述生命情趣：

---

<sup>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一，頁100

<sup>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四，頁145

<sup>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八，頁206

不謀同趣趁閑雲，到處隨心寄遇欣。日暖乍烘寒玉放，風柔催發縞衣薰。竹圍江港潮初漲，人到山樓磬自聞。一片氤氳香世界，大堪投老謝翳氛。<sup>10</sup>

詩人閒心出遊，滿是歡欣逸趣。如美玉般的梅花綻放，潔白的梅花傳來迷人芳香。眼前的港邊漲潮、山樓磬聲陣陣，一片氤氳蒸潤的幽香世界呈現，歸隱之心的種子，已深埋詩人心中。

詩人所至的世界猶如人間仙境，視覺、嗅覺、聽覺兼俱的精采饗宴令人心神飄然，投身人間仙境，歸隱之心萌生。李騰蛟〈菊開遲日上不至〉藉菊花寫心境澄明：

落落山行意，幽尋花自知。將影獨危攀，松下一栖遲。寒風矜淡色，秋來晚更宜。雨過長天淨，微雲歛已隨。吾心苟不兢，想見流水時。<sup>11</sup>

寒風中詩人尋訪菊花，菊花矜持其素雅的姿容，正因如此，晚秋的菊花更宜人。此際的天空澄淨、微雲相隨，詩人的心境也悠然自得。

菊花姿態淡雅宜人，故深受詩人賞愛。詩人的心境也同菊花不與人爭，卓絕的氣度中流出隱逸氣息。涂斯皇〈聽竹庵〉云生命的坐忘境界：

修篁搖翠影，小築迥清幽。蟲語團庭綠，蟬聲帶水秋。寒雲依石澗，獨樹表荒邱。坐臥欲忘返，蕭然何所求。<sup>12</sup>

竹影搖曳的庵舍清幽宜人，蟲語、蟬聲、寒雲、獨樹之景盡收眼底，詩人坐臥其中幾留連忘返，詩人的生命閒遠而無所求。

詩人深知亡國之悲不可忘，然生存的意義不該在國亡後蕩然無存。然在拋卻生命中不可承受的家國之悲，以不同的角度面對自然後，自然之美即可細細品嚐，生命情境也將露出不同的曙光。傅山〈看巖柏度雲得〉以閒雲寫一己的無心，也藉柏樹寫人應謙卑：

閑雲冒疏柏，去住都無心。擣首攬其妙，冷殺勞勞人。河渚雙鴛游，豈復塊寰塵。祇以情之篤，一偶亦苦因。……起滅有應否，莫不潛其根。丹雘守一命，大覺輸空門。還來理柳栗，千山休厭深。<sup>13</sup>

---

<sup>1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三，頁437

<sup>1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二，頁112

<sup>1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四，頁454

<sup>1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二，頁102

閒雲糾結柏樹，來去間無心悠遊徜徉，庸碌繁忙之人翹首仰望，無法得其奧妙。河渚中的鴛鴦雙雙出遊，其情分已超越人間，然而情感的堅貞或許也成爲人生苦痛的原因之一。生命的起滅當有因果可尋，故當謙卑以對。或許堅守生命的原則是種執著，然而澈底覺悟後遁入空門方能真有所得。

人們對於生命常有深層執著，未能參透時總有許多的牽繫，唯看破時方能昇華。諸多思想行爲也在解脫後，翻騰至另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詩中將一己觀照巖柏閒雲所得到的生命體悟，化爲文字清晰呈現，呈現另一番遺民詩人花木詩歌風貌。

## 二、道德志節的要求

遺民詩人在國亡後雖生猶死，不過堅守民族氣節與操守、實現道德與人格理想，成爲遺民生命價值實現方式。這種強烈的理想人格之精神，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士人們便以生命道德明志，樹立起精神的典範，這種無法撼搖的遺民的氣節，爲中國士人崇高的價值精神指標。

清初遺民詩人在明亡後堅守氣節，其精神氣度與歷代亡國士人之氣節接軌。如錢澄之〈梅花〉：

何處花先放，向南三兩村。未春天似夢，徹夜月無言。且喜昏鴉散，毋嫌翠羽喧。眾芳久寂寞，賴汝照乾坤。

離離壓殘雪，脈脈照溪濱。一任夜無月，何妨天不春。芳華憑俗賞，風味與誰親。祇覺閉門後，徘徊似有人。<sup>14</sup>

南邊村落的梅花傲然獨立於天地間，不同於昏鴉的是翠綠羽毛的鳥兒，牠是仙童的化身，並伴隨著梅花而存。肅殺寂寞的嚴冬中，唯有梅花在天地間煥發著動人光彩，詩人對於其凜然的形象與氣度描繪得甚爲深入。梅花在嚴冬及初春尙寒之際綻放，是所有花卉綻放的先聲，無怪乎詩人常以之爲眾花卉的領袖，並以其耐

---

<sup>1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六，頁163。柳宗元：《龍城錄·趙師雄醉憩梅花下》曰：「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子，淡妝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杯，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爾。」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282

寒及堅毅高潔等特質為描繪的主軸，也藉此寄託個人高潔的品德與梅花氣度相同。

其二描繪盛開的梅花剛健壓殘雪、又婉約地映照溪濱，無論明月照耀、春天來臨與否，梅花皆堅毅屹立天地間，唯鮮少知己相親、眼前皆是庸庸碌碌之人相賞，詩人為其不捨，閉門後深覺有人盤桓不去。此為梅花回報知己的身影，詩人與梅花相契相惜之情可見。梅花的孤高自賞，正也是詩人自身人格的寫照。黃宗羲〈七夕夢梅花〉亦云：

梅花獨立正愁絕，冰纏霧死臥天闕。孤香牢落護殘枝，不隨飄墮四更月。  
新詩句句逼空濛，嫣然一笑隔林樾。有如高士白雲表，牛矢煙消山雪合。  
一生寒瘦長鑿句，伸頭窺天亦半缺。誰寄山瓢落葉中，瀉向梅花同傲兀。

15

寫梅花在天地中獨自綻放，冰雪纏霧之際中仍屹立不搖。即便是孤香疏落，亦堅守枝頭，不隨風飄墜。梅花如高士清新超俗，潔白之姿如雲並與山雪相融。梅花傲霜雪之姿如詩人孤高的心志，詩人出塵絕俗的品格呈現於詩中。

詩人寄託個人心志於梅花中，見其詩如見其人，遺民詩人的氣節與身影盡在詩中流動。徐枋〈題畫松〉更表現遺民詩人不受虛名所誘的氣節：

支離冰雪丹心在，偃蹇巖阿綠髮茸。自是千年知漢臘，何曾一日受秦封。

16

雖然畫松歷經冰雪摧折，然不息的生機仍從巖縫中萌生。松樹在千百年前即承受天地間凜冽的霜雪侵襲，卻也不受秦朝冊封，心中唯存漢室之心顯現。

詩人藉畫松寄託自我心志之高潔，即便是時局變化，詩人堅定的情操不移。魏禧〈答菊〉也言志節對人格的重要：

爾本同眾卉，以我特知名。我已謝人間，爾猶保餘榮。籬下邈難遇，繽紛在華庭。內房羅寵女，綉髮耀鴉翎。晨梳供采摘，雙鬢橫新英。潔身充近玩，委藉何縱橫。卻誤周茂叔，猶以隱逸稱。<sup>17</sup>

菊花因陶潛而聞名於世，而今菊花的身影鮮少在東籬中，卻常在華庭裡得見，甘為人所玩弄掌控，辜負周敦頤稱菊為「花之隱逸者也」。詩人藉此抒發對菊花的鄙視之意，也得見詩人對自我人格的堅持與要求。對於上等不屑與評判，詩人予菊花答辯空間，〈菊答〉一詩言：

<sup>1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一，頁95

<sup>1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三，頁123

<sup>1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二，頁109

我本自為芳，清心來眾賞。不作卻聘書，高名自標榜。一任朱門遊，終焉逢戶想。睇彼隱君子，熱中勞俯仰。朝住青雲下，暮躡華堂上。翩然意氣增，春溫變秋爽。俯念此微生，榮落任天壤。雖然草木姿，竊用資生養。枕之雙目明，服之年壽長。看君出北山，名實何鹵莽。<sup>18</sup>

菊花自言一生標榜高潔的情操，即使身處豪門中，仍嚮往隱居生活。唯有偽君子以隱居為由，沽名釣譽而令人鄙棄。菊花認為自己迥異於表裡不一之人，反在天地間悠遊自得，並可對芸芸眾生有所助益。詩人藉由與菊花的應答，更明確表述對於自我人格的重視。林古度〈桃花〉也說：

幾樹桃花一色紅，野人籬落見春風。種來無意看偏好，開到多時賞復空。可奈蝶蜂羣採處，亦聞雞犬數聲中。曾宜潘岳閒居賦，別有芳名自不同。

<sup>19</sup>

春風中豔紅的桃花妖冶、四周環境淳樸而生生不息。而「種來無意看偏好，開到多時賞復空」二句寫無心栽柳柳成蔭——無意栽種的桃花成長，唯桃花開盡後也許不及欣賞便凋落。詩末言潘岳〈閒居賦〉中的桃花與眼前的桃花不同，而迥異之處實在於主人不同。潘岳在作品〈閒居賦〉中寫盡退隱閒居生活之妙，意境優雅；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是向權貴諂媚之輩。本自然真純的桃花，卻因潘岳做人趨炎附勢、作詩自表情志高超反令人嫌惡，所植桃花也因之蒙上灰色色彩。

詩人烘托出為人處世不當如潘岳的矯柔造作，具高尚的德行方能立定腳跟、贏得人們認同。若無法堅定信念、左右搖擺、阿諛不誠，皆非君子所為，此種生命形式遭人唾棄，詩人也藉此表達自我高潔的心志。

### 三、表達對國家的思念與忠貞

遺民詩人對氣節有高標準的要求，更有鮮明表述對國家的思念與忠貞之情的花木詩，如林古度〈芳草〉先表達客子思鄉之心，再藉王昭君的故事寫對國家的思念：

春風催百卉，草色遍相侵。到處沒馬足，有時驚客心。遠連空漢上，寒漾碧波潯。獨有明妃塚，青青恨至今。<sup>20</sup>

<sup>1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二，頁109

<sup>1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六，頁165

<sup>2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六，頁164



春天繁花競豔，芳草連天，本應是令人欣喜的，但馬足陷入草叢中，令人驚訝外也觸動旅人綿綿鄉思。而客子羈旅、思鄉仍有家可回，悲悽思國的昭君卻不得歸去，獨留墓塚於人間，其恨宛如青草離離蔚蔚，不免令人憐惜歎惋。

詩人除表達遊子離鄉之悲情外，更深刻以王昭君的典故，烘托出遺民詩人緬懷故國的深情。潘耒章則以〈集菊花下忽憶亡友謝兩周吳北窗淒然有感〉一詩流露亡國易代之苦：

編插兩人少，悲歌安可聽。花前詩異代，天上酒雙星。粟里招同去，浣溪祝不靈。黃華如勸客，杯到莫教停。<sup>21</sup>

詩人憶亡友之際，藉由「花前詩異代」一句，牽引出淡淡的亡國之苦。亡國易代後，詩歌也隨之成為「異代」之詩，理所當然的詩人也成為遺民詩人。而花前月下本是令人欣喜的美景，然摯友仙逝、國家滅亡這些令人悲慟之事歷歷在目，故美景當前反須藉酒澆愁。或許藉酒澆愁愁更愁，然不藉酒自我麻痺，生命的徬徨之感襲來，詩人則更不知何以承受？故花前不醉不歸，是詩人當下最佳的消愁方式。另外，表述不仕之心亦為忠貞表現，如歸莊〈題福源寺羅漢松〉：

福源建自梁大同，創寺之年植此松。歷千餘載寺再廢，此樹不改青蔥籠。大二十圍高難度，攫拏天際如虬龍。石根鐵幹苔斑駁，狂風搖動聲錚鏘。……天王柏，上方松，昔年來遊有題詠，何況此樹六朝之遺蹤。松之名者，今有報國古岱宗。彼以神京名嶽顯，此獨晦匿於震澤之濱縹緲峯。大材僻處自矜貴，賞玩不辱於凡庸。大抵植物有如此，人生何必皆遭逢。嗟哉人生何必皆遭逢。<sup>22</sup>

福源寺羅漢松已有千餘載年壽，依舊蔥籠昂揚具虬龍之姿。隱匿於此的羅漢松不受凡庸之人玩弄，反獨具矜貴之姿，豈不更令人欣慰？人生當如羅漢松，不須受用而役使於人，不仕反成為生命的一種福分，故詩人反覆嗟歎「人生何必皆遭逢」一句，並藉此勸人當安於世，在易代之時更應堅定志節，更藉此表達不仕與忠貞愛國之心。顧炎武〈桃葉歌〉也表達對國家的思念與忠貞：

桃葉歌，歌宛轉。舊日秦淮水清淺，此曲之興自早晚。青溪橋邊日欲斜，白土岡下驅虞車。越州女子顏如花，中官採取來天家，可憐馬上彈琵琶。三月桃花四月葉，已報北兵屯六合。宮車塞上行，塞馬江東獵。桃葉復桃根，殘英委白門。相逢冶城下，猶有六朝魂。<sup>23</sup>

<sup>2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五，頁156

<sup>2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五，頁152

<sup>2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一，頁90

桃葉歌在秦淮河畔悠揚，越州女子容貌妍麗，被選入皇家只能彈琴一曲相別。桃花桃葉已盛開，軍隊已在上下東西南北六方駐紮。然而宮車竟入塞上而用，驍勇的塞馬卻在江東狩獵，何以期待成功的到來？桃葉、桃花飄落白門，相逢冶城之際，六朝的魂魄仍縈繞其中。

隨著時間的流轉六朝忠貞之英靈仍在，突顯出六朝忠誠之人對家國堅定的信念，顧炎武對國家的思念與忠貞藉此呈現。詩人另一首〈賦得秋柳〉亦言：

昔日金枝間白花，只今搖落向天涯。條空不繫長征馬，葉少難藏覓宿鴉。  
……先皇玉座靈和殿，淚灑西風夕日斜。<sup>24</sup>

昔日嫩黃的枝葉今日已長出潔白的楊花並四處飄落，稀疏的柳條無法繫住遠行的征馬、棲息烏鴉。此時的詩人憶起故國，在夕陽西風的悲淒景象中淚流不已。

眼前衰景及歷史情感的感慨中，詩人掩藏於內心深處淒愴之情排山倒海而來。雖顧炎武的學識淵博與文才傑出屢受清朝的青睞，然遺民的烙印成爲揮之不去的印記，故拒受清朝廷攬爲官，而國亡家滅之痛，則是詩人永遠的傷痕。歸莊〈落花〉則言：

枝上黃鶯漸露身，飛英歷亂墮紅塵。將隨薜荔依山鬼，難共靡蕪待美人。  
河北名園貪結子，武陵歸棹欲迷津。香車寶馬緣都盡，天與幽人一錦茵。

25

落花飄飛而漸次稀疏，只能與薜荔、山鬼相隨而去，若想待美人摘採，則機會渺茫。零落之後的花朵已不再吸引裝飾華麗的車馬前來，繁華盡去後，只剩天與幽隱山林之人相伴、綠草與落花交織之景。

落花在天地間無法有所作爲，只成爲種淒美的點綴。繁華逝去之際，獨存天地間的只有幽隱山林之人。詩人藉落花言明朝滅亡，<sup>26</sup>明朝滅亡後遺民的抗爭無法力挽狂瀾，故不如幽人立於天地間的堅定與悠然。詩中以落花意象慨歎明朝滅亡，筆觸略顯哀愁，然卻流露出詩人嚮往的歸隱之心。

---

<sup>2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一，頁90

<sup>2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五，頁152

<sup>26</sup> 在清初，大凡涉及到明、清兩個王朝的字眼是極易犯忌的，於是便製造了一系列有關的特殊意象來指稱明和清。如用「朱」、「紅」、「赤」、「花」、「落花」、「南京」、「江南」、「南方」、「漢」、「宋」等等指稱明朝；用「青」、「邊風」、「朔雪」、「燕山」、「江北」、「北方」、「秦」、「金」、「胡」等指代清朝。參見朱則杰〈清代詩歌中的一組特殊意象〉，《學術研究》1994年第6期，頁131。

## 第二節、個人情志的抒發

詩歌的根本起因，就艾布拉姆斯而言是「詩人的情感和願望尋求表現的衝動」，<sup>27</sup>它是傳達人類情感的最簡潔的文字，深深蘊藏著詩人生命個體的人生體驗。清代詩人們透過花木詩的託物言志的手法，<sup>28</sup>表達個人品德操守、生命情調與濟世之志，它們在平時引導著詩人往人生目標前進，而在詩人遭遇困厄時，激勵著詩人的心志，促使詩人的生命煥發著更絢麗的熱度。

因而花木詩中的物性，在清代詩人眼中成爲人生百態。詩人在花木詩歌中流露讚賞或是哀憐之情，皆因個人生活際遇不同而投射了個人的品德、人生志向，其蘊含著人生的智慧與處世的哲學等，故其中的意涵，值得玩味。

### 一、品德操守表述

清代詩人在花木詩歌中體現了中國知識份子的人格精神，他們體現了的人格精神具有傳統文化的共性，展露清代詩人的自我人格塑造趨向。故錢琦〈同顯齋嵩霞皋亭看紅葉即事〉云：

愛茲楓林葉，冷挹霜華飽。灼如天桃鮮，爛若晴霞繞。曲折緣樹行，一路恣幽討。……不見紅葉紅，轉眼隨秋老。寄言素心人，靈根慎自葆。<sup>29</sup>

詩人深愛酣霜的楓葉，其顏色灼灼如桃花迷人且燦爛若晴霞。其後詩中鋪陳山中感受的人情溫馨、所見的山中景致。未了寫未見紅葉紅，轉眼間紅葉卻已凋零。詩人從中感受到人世變化的倏忽，故希望具素雅心志的人們，當謹慎地保有清明的靈性，堅守自持，方能擁有真自在的生命。這是詩人對人生的省視，也是對自我的期許與人生堅持。王靜涵〈雙杏行〉明言人生道德的遵行方向：

園中有雙杏，爛漫若朝霞。狂風西北來，匝地飛黃沙。晨起開竹扉，私憂花盡落。殘紅雖滿園，高枝猶灼灼。嗟彼墮地花，無風亦脫樹。卓哉此數

---

<sup>27</sup>MH 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鄭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26

<sup>28</sup>林淑貞在《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一書將中國詩歌託物言志的物類、物性或特色、託物言志之取義詳盡地以表格方式呈現，請參見林淑貞：《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臺北市：萬卷樓圖書，2002年），頁159

<sup>2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四，頁1123

枝，風吹仍如故。微物有美惡，君子當何如。飄風不終朝，吾慎葆其初。

30

詩人見杏花在狂風中的堅卓表現，發出深刻的讚歎之聲，並藉由無風便脫落、或不堪風吹即摧折的花朵，襯出杏花的卓越之處。詩中所提的「飄風」無庸置疑的是人生的挫折與阻礙，然而詩人相信「飄風不終朝」，人生總能撥雲見日、再見光明。故君子應慎守初衷，不改其志，詩人亦期許自己謹慎地堅持人生的道德理想，在風雨過後便能展露鋒芒。曾懿〈冬夜玩月偶見南園梅花微綻與外子尊酒賦此〉一詩言詩人因梅花微綻引發兩人詩興，再云：

冰壺月曜澄清華，沕寥天氣迷寒鴉。眾卉紛紛爭搖落，惟有梅萼霜中花。  
鐵骨冰膚呈綦縞，苔階葉落愁慵掃。冷香菲菲暗襲予，心跡雙清同懷抱。

31

梅花在眾花搖落之時開放，鐵骨冰肌之質展現。詩人提及願與月為友與花為鄰，且以「詩魂冷共梅花宿」表達與梅花同具傲骨冰心，展現出個人品格的高潔。王至甸〈畫梅一枝題贈潘恂九還巴陵〉也藉梅花書寫詩人人品：

秋風滿襟袖，歸棹洞庭陰。一醉寫疏影，歲寒盟此心。<sup>32</sup>

秋風滿身之時好友乘船歸去，詩人在醉飲中摹寫梅花之姿，並與之共盟高潔之心。王至甸、潘恂九、梅花共具傲人而不同凡俗之姿，故詩人高潔堅毅之情畢現。曾彥〈郊居新築溪流夾園喬木嚶鳴雜花春發〉也由喬木嚶鳴雜花春發寫人也當有所為：

結構南山陽，嘉木繞原隰。況復值初春，萬物皆芳澤。園柳發青柯。山桃含丹實，好鳥揚擘聲。幽禽展豐翼，雖無華京盛，足以肆怡懌。君子既高蹈，諸姬亦樂職。載理擘相迎，敦義怨易釋。既感朱綠施，能不自彫飾。

33

郊居新築的園林中，萬物皆受滋養而生，景象欣欣向榮。雖無京城之繁華，卻也宜人心目。詩人藉此抒發生活所感，他認為人生只要以禮義相對待，無處不迎刃而解。故春來花木皆發，自許為君子的人，更應自我修持，調整修正人生歧出的步伐，迎向真正的君子之路。永瑤〈擬陳拾遺修竹篇〉：

鐘籠產終南，嶰壑互深邃。湛露滋甘膏，流泉激清吹。含氣儕芸生，獨秉

<sup>3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八，頁2214

<sup>3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二，頁3253

<sup>3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四，頁3292

<sup>3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二，頁3254

造化粹，猗猗發崇標，垂條鬱森萃。風回玉戛音，雲披色含翠。靈根待鳳凰，空山辟魑魅。崑崙萬里遠，聖世有嘉瑞。虛中抱宮商，韶咸於以被。當其植幹時，堅貞有真意。松柏得其儔，桃李良自愧。篠蕩亦多材，效長終遠致。緬彼有筠姿，風契結寤寐。<sup>34</sup>

修竹獨秉造化之精華，翠綠而蒼鬱。竹心中空而含悅耳的宮商之音，韶、咸之樂亦在其中。竹子堅貞有節，唯松柏能與之並立天地間，桃李等花木則不足觀。正因竹子的獨出，方能與君子心靈相契合。

竹子顯發於外的獨特資質與君子之德相映，故詩人欲取法修竹，期許自我達於君子境地。

## 二、人生際遇的慨歎

一帆風順的人生令人欣羨，但人生路上，總會遭遇大大小小的考驗，亦有巨浪般的起伏。生命試煉降臨，有人勇敢面對生命的苦痛；有人則自怨自艾而放棄一切。無能為力改變現狀時，常有「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的無奈。

而人們因生命機緣的不同，有不同的生活樣貌，藉由花木詩抒發出來，既見花木形象，又可想見詩人的境遇，寫來貼切又動人。如恒仁〈風摧庭菊殆盡用少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韻〉云菊花託根有幸：

籬邊狼籍無顏色，黃花慘澹葉深黑。直疑風伯心似鐵，麤豪不惜風景裂。秋深暫知陰用事，姑緩數日亦佳絕。菊本後凋乃先萎，含情欲訴無由徹。我為移植盆盎間，手汲新泉洗凍顏。置之案側傍硯山，嗚呼菊兮託根幸在幽人屋，一任戶外狂飈三日足。<sup>35</sup>

詩人見菊花慘澹而翠葉已黑，認為秋風太鐵石心腸。尤其後凋的菊花竟先行枯萎，故詩人惋惜地故移植至盆盎中，汲取新泉洗滌，使煥然一新。詩人也感歎菊花託根有幸，移居幽人屋備受照料。屋外即便暴風狂襲，亦無損於菊花之容顏與姿態。菊花何其有幸，深受詩人呵護。然而未受呵護的柳樹槐樹及竹枝，狂風過後的景象必不堪入目。人生的際遇也是如此，託根有幸之人了無憾恨；託根不得其所之人則必有千萬的憤懣與哀愁，令人惋惜。沈彤〈幽蘭為儀封先生作〉也言：

幽蘭發空谷，蔚為王者香。香風滿四野，素姿凝清光。脈脈含深情，獨立

<sup>3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頁44

<sup>3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頁60

遺眾芳。何堪蕭與艾，結交當道旁。蕭艾滋露華，幽蘭懼嚴霜。光風一以轉，採採充佩纒。<sup>36</sup>

蘭花散發出王者之香，素雅的姿態清豔照人，卓越地獨立於百花之外。但最堪慮的是蕭艾生於兩側，蕭艾受露華潤澤而滋長，幽蘭反受嚴霜的試煉。幸而美好的幽蘭仍受賞識，有德之人將攀折配掛。幽蘭不同凡俗，但蕭艾當道時受盡考驗。在雨止日出時的和風吹來時，一切有轉機。睿智的君子賞識之際，其境遇為之逆轉。人生路上，君子也常如幽蘭般艱辛。所承受的磨練與欺凌倍於常人，卻仍能堅持正道而行，令人欽佩。詩人也傳達積極樂觀地面對人生挫折的心志，並認為生命終能撥雲見日，或總能受賞識而邁向不凡的生命。李棠階〈和楊升庵采蘭引〉：

上山采幽蘭，幽蘭苦無多。秋草隨山深，萋萋被巖阿。抱芳立空谷，豈雜薜與蘿。采之遺相思，路險雲雨過。蒼翠日滿眼，復恐蓀芷訛。蓀芷訛猶可，蕭艾將奈何。<sup>37</sup>

山間鮮少幽蘭生長，秋草卻蔓生被巖石之上。眼前的幽蘭獨自綻放，不與薜蘿雜處而生。詩人采幽蘭相贈給思念之人，且在雲雨侵襲已過之際，幽蘭日漸蒼翠。但詩人又恐所見非真，徒使蓀芷雜處而幽蘭受欺凌，更畏懼遭遇蕭艾蔓生阿附的勢力，則蘭花更不可為。

芳香的幽蘭鮮少而秋草眾多正是人生的寫照：人生中邪慝的小人數見不鮮，守正的君子卻寡少難逢。君子雖高潔堅貞，遇邪佞的小人，必遭受迫害，但詩人千感萬歎，無力感在心中浮沉，如此又「將奈何！」

方婉儀〈題馬守貞雙鉤蘭花卷〉則由女子的心境寫對馬四娘際遇的同情：

楚畹幽蘭冠眾芳，雙鉤畫法異尋常。國香流落空留賞，太息金陵馬四娘。

<sup>38</sup>

馬四娘即馬守貞，所畫的畫蘭氣韻優雅，畫法超越尋常人自成風格。然獨具個人韻致的馬四娘人生際遇坎坷，故令人深深的歎息。謝章铤〈孤花〉云：

一點芳心尚未殘，亭亭獨立俯雕闌。金鈴十萬春如海，忽覺人間位置難。

<sup>39</sup>

<sup>3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二，頁1089

<sup>3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五，頁2062

<sup>3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65

<sup>3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七十一，頁2757

孤花具芳心卻獨立自處，雖然春來繁花盛開，孤花卻反覺人間難容，此種心境實為詩人心靈困境的抒發。詩人具孤高的心志，觀花之餘突然觸發心中的情緒。詩中寄寓的是人面對人生困境時的黯然，與深深的歎惋。申涵昉〈黃竹子歌〉也言生命的無奈：

江邊黃竹子，風雨夜悲鳴。不堪截作笛，亦有斷腸聲。<sup>40</sup>

竹子不能承受化為笛的悲哀之情，在風雨中發出悲鳴之聲。此為黃竹之悲歌，黃竹的命運是被截成笛而用，不平之氣抒發出斷腸之聲，聲聲悲歎。詩中傳達黃竹的無奈，更為人生不知遇而惆悵。王嗣暉〈芳草〉也說：

空谷多芳草，靈根得天早。幽幽深山中，風露自昏曉。待之美人采，以供騷人藻。誰知時俗人，攜向群花道。馨香不足貴，桃李春情好。豔色媚繁華，嘯聲多時鳥。東風送晴曛，閒關音逾巧。可憫蘭蕙花，掩泣以終老。

41

優雅的蘭蕙生幽谷中待美人摘採，未料受俗人而身居群花之中。眼前繁花爭妍鬥豔，但此非蘭蕙所希冀的生命情境，故悲從中來。未能知遇是生命中的憾事，蘭蕙如此，人生的際遇如此，詩人為此遺憾淒絕。余懷〈褚河南書枯樹賦歌為孝升作〉寫枯樹落葉紛下，又言：

平生蕭瑟庾子山，婆娑枯樹動江關。樹猶如此嗟何及，繁弦急管天應泣。臨池者誰褚潭州，詰倨瘦健拔老湫。銀鈎鐵畫更嫵媚，行間自帶英雄氣。當時歐虞八法工，文皇睿賞君臣同。豈知牝晨亂天紀，鬚眉竟向蠻煙徙。好書此賦十本餘，漢南搖落增欷歔。古人氣韻今人得，咨嗟坐臥忘頭白。今宵沈醉太常齋，飛箋擘軸皆奇才。嗟余坎壈填溝壑，十年夢到屏風腳。哀歌夜半風雨來，悽愴江潭淚雙落。<sup>42</sup>

褚潭州以庾信的〈枯樹〉賦託物抒情、寄慨遙深，故為自己書寫〈枯樹〉賦，字裡行間嫵媚又帶英雄之氣。褚河南本亦受賞識，未料因諫勿立武昭儀為后竟被貶至蠻荒之地，令人不勝唏噓。作者見褚河南之字畫，深得古人氣韻，並在坐臥間忘年歲之高。但在想起個人境遇之悲時便夜半哀歌、悽愴落淚。

人生的際遇無法預測，理想亦隨之起伏。人生不受肯定，理想化為幻影，何以不悲？張問陶〈劍州官道古松歌〉也云：

<sup>4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一，頁406

<sup>4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二，頁3268

<sup>4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六，頁169

長松不合縮離別，一望雲巒盡蕭瑟。海風怒攫龍畫吟，白日無光照巖缺。橫蟠百里如鏗鏘，奇姿萬態羞雷同。相逢往往若緇素，不然虬髯鐵肋真英雄。卿胡為此鄙瑣事，細看懸佩書官字。嶺頭日日送行人，銷盡拏雲無限志。吁嗟哉，群生位置亦有緣，山林廊廟皆徒然。……道旁終有有心人，偃蹇龍鱗當自惜。怪石何年同入貢，轉教楓柳爭嘲弄。棟樑之遇自古難，可歎大材成小用。<sup>43</sup>

古松如虬龍般蟠曲，展現的奇姿萬態極具個性。但在時間的消磨中眼見人們日日送行，其干霄之志亦將消失殆盡。詩人感慨地認為眾生各有其際遇與緣份，拘執強求未必可得。或許終有有心人賞識，故困厄的松樹當持凌雲之節以待時用。人生亦如此，自古棟樑之材大多未能知遇而悲鳴一生，詩人感歎松樹的不同際遇，人生的發展也會因緣際會而有所差異，大材小用的人處處皆是，不為所用的人更不可勝數，故詩人將心中的憤懣與不平行之詩文，展現其憤慨與無奈。王爾篈〈慈仁寺古松歌〉也藉松樹寫人生不定的際遇：

今年重到慈仁來，蒼皮慘裂枯幹摧。一株已遭斤斧伐，一株僅存神鬱屈。倔彊尚與夔魍爭，愛惜或愁雷雨拔。其餘四株稍蔥蒨，青青翻是尋常質。我聞此松植自金元年，胡為摧折荒寒煙。摩挲三歎淚如縷，嗟爾託根原失所。……君不見廬山簡寂觀，高松千尺飄霜霰。白鶴兩兩巢其巔，仙人羽客時相見。又不見天台橋畔松，作鱗之而蒼虬龍。銀河倒挂玉淙淙，樵斤獵火何由逢。吁嗟乎！人生位置有如此，上馬出門暮山紫。<sup>44</sup>

慈仁寺古松枯裂，一株遭斤斧一株尚昂然，其餘四株青蔥卻尋常。詩人摩挲歎息而淚下，歎其託根不得所。況且塵飛日炙風襲，其情狀淒苦難耐。若置身廬山簡寂觀則高千尺、仙人羽客時相見；若身處天台橋畔則昂揚如虬龍，斤斧獵火不入。詩人感歎同身為松樹，境遇卻是截然不同。處於青雲端則意氣風發；若不得志則多抑鬱以終。同是描繪慈仁寺雙松，徐鉉〈慈仁寺雙松歌〉則論及的面向更廣：

金元遺跡雙樹存，未知何人始位置。天鵝駕風正北來，虬龍倒影拂蒼苔。白日沈沈不照地，靜聞竽籟猶悲哀。長安棟樑盡材傑，獨爾嶙峋凍欲裂。慘澹雖遭風雪欺，槎牙不受煙霜折。吁嗟此松何拳跼，豈逐疏頑死巖谷。安得商山四老翁，長歌與汝紫芝曲。<sup>45</sup>

詩人遊慈仁寺，寺中雙松栽自金元之際。松樹枝葉如虬龍身影，並展蒼翠之姿，

<sup>4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頁1683

<sup>4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三，頁441

<sup>4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四十二，頁594



然風來聲似悲哀。雙松不受用，生命也慘澹地遭風雪欺凌，卻不因此摧折。雙松雖侷促蜷曲不得舒展，也不當如此老死山谷中。詩人因此感慨不知何處尋覓如秦末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甪里等如商山四皓的隱士，共歌紫芝曲、同歸隱山林而相知相惜。劉大櫚〈梧樹行〉亦言：

金谷洞口梧十尋，巒岨直上千太陰。石根銅幹自終古，白蘚蒼鱗留至今。  
念爾長材世所鮮，待入宮懸逐匏管。託身虛牝無人收，零落秋風歲華晚。

46

梧桐樹高聳植入雲霄，石根銅幹、白蘚蒼鱗正是歲月摧殘的痕跡。梧桐深具棟樑之才，若入宮廷置身君王左右必受重用，然若屈身於如溪谷般的無用之地，只能隨歲華而凋零，故不受用無疑是梧桐的悲哀。梧桐無知，不知此種刻骨銘心的悲愁，詩人卻以人生的角度觀視梧桐而悲哀傷感。一個深具長才之人也必須待時勢機緣而動，但人們屢屢經歷生不逢時或時不我與的情境。此時的苦楚不是人們的無病呻吟，而是胸中深切的悲痛。

人生不知遇是種深層的苦痛，而人生境遇飄零亦是深深的哀愁。許廷鑠〈移居別池上桃花〉其二云：

蕭蕭竹樹繞亭斜，鎮日關門但看花。苦為小紅添別思，不知身尚在天涯。

47

紅豔的桃花開，詩人終日閉門賞桃花。詩人移居時，割捨不下的是池塘上桃花，卻忘卻自己也身在天之涯、海之角中飄泊。詩人因憐惜桃花而短暫地忘卻身在天涯海角之事實，當回歸現實時觸動飄泊的苦之時，心中的失落更不堪負荷。王霖〈楊花〉也說：

纔看飛雪楊花似，又見楊花似雪飛。總與白頭相映發，可憐老眼只依稀。  
亂隨行跡鋪苔徑，故傍吟身透薄幃。念汝無情尚漂泊，天涯羈宦幾時歸。

48

時節在不經意中流逝，才見飛雪如楊花，轉眼間又見楊花如雪般飛落。楊花飛雪與白髮相映。無知無情的楊花不知飄泊之苦，深情的人們卻仍羈旅天涯，苦楚如何承受？詩人藉楊花飛落寫己身的飄泊不定，人生的境遇如此當是苦不堪言，故發出沉重的慨歎。賈田祖〈落葉〉也言：

---

<sup>4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七，頁994

<sup>4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頁899。清詩匯中收錄王蘭泉先生評論許廷鑠之詩才，其言：「竹素先生詩才綺麗，始學杜牧之、王仲初，繼而規模何大復、徐昌穀，志和而節雅，七言絕句尤爲人所傳誦。」由此詩可見其七絕綺麗動人之處。

<sup>4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頁829

西風吹敗葉，半夜響空廊。似我無依客，終年辭故鄉。<sup>49</sup>

西風吹拂敗葉，聲響迴繞長廊。落葉如飄零無依的我，終年離鄉飄泊不定。詩人終年羈旅天涯，無法坐擁安穩的避風港，甚至終日悽悽惶惶，只為尋得暫避霜雪之處，豈不悲哉？項傅梅〈水仙庵詠落葉〉也寫詩人一生飄泊：

霜氣連天午夜風，仙庵落葉任西東。人悲綺樹餘殘綠，雁啄林花賸碎紅。  
一帶夕陽鴉背外，半床清夢雨聲中。如今莫說飄零事，願我生涯如轉蓬。

50

霜風來時落葉紛飛，人們見此悲傷感懷。尤其在詩人飄零之際，更不能承受人們屢屢談論飄泊之事。詩人此生浪跡天涯，如飛蓬輾轉飄飛，此種悲可不知何以言說。陳國順〈落葉〉：

昨夜豐鍾報曉霜，風前脫卻翠雲裳。行蹤未敢忘溝壑，根幹還期作棟樑。  
奉使蘇卿羈絕域，遷官白傅謫潯陽。黃沙路遠須珍重，枝上曾經棲鳳凰。

一曲驪歌別故關，天涯流落幾時還。鴻尋舊爪迷前渡，馬踏寒聲過遠山。  
白板小橋殘照下，紅牆蕭寺暮雲間。飄零易觸金閨恨，折損芙蓉鏡裏顏。

51

第一首詩寫枝幹脫卻翠衣飄落天涯，詩人認為那是種生命的悲慘境遇，如同抱持人生遠大理想的蘇軾與白居易般。詩人為其不捨而傷懷，也令人心有戚戚焉。第二首也言落葉飄零天際，不知何時方能落葉歸根。落葉的飄零也使守空閨的女子心生埋怨，容顏在等待中褪色。

人生的飄零本是種深層的無奈，失根飄蕩的事實更是無法令人接受，故藉詩歌發洩心中的抑鬱之情。金和〈聞落葉聲有感〉也說：

夜夜空階落葉橫，因風隨處答蟲鳴。紙窗如墨每疑雨，華髮成絲是此聲。  
蘭芷江邊遷客淚，蘼蕪山下故人情。飄零自分無歸日，略向歧途訴不平。

52

落葉飄零、遷客淚撲簌，詩人內心惆悵。既是無盡的飄零，心中的不平只能在此際吐露，其心境上的不甘與愁苦鮮明呈現。明萱〈落葉〉其一也云：

<sup>4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七，頁1485

<sup>5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一，頁2268

<sup>5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一，頁2930

<sup>5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六十七，頁2681

消瘦寒林意自淒，可憐零落任東西。妒風何苦相凌逼，眷戀枝頭不忍離。

53

詩人不直言樹葉的凋零，反言寒林的消瘦，則詩意淒美動人。尤其是颯颯的風吹來，枝葉不堪欺凌，卻仍深深眷戀枝頭不肯離去。然而落葉終究將零落，悲歎外又何以爲？落葉的飄零本爲四季的循環，不忍不捨的是詩人的心境，而此種境遇便如飄泊的人生般，令人不堪而不知所措。陳兆倫〈塞下柳〉其四言也言：

悲喜關心物換形，細思吾亦偶然經。何人此會為遷客，腸斷紅橋暮雨青。

54

人們對於世間萬物的四季變化萬分關切，因之或喜或悲。騷人遷客見柳樹形貌的變化，柔美的景象反令遷客騷人肝腸寸斷。雖范仲淹〈岳陽樓記〉期盼君子應不因物喜、不因己悲，然而能真正超越物己的牽絆者少。詩中言人生若如遷客騷人般不得志，心境便易起伏跌宕，也突顯出人心脆弱的一面。顧仙根〈秋柳和雲澗韻〉亦悲言：

青春澤亦久，弱質豈堪任。頓覺形俱減，何曾秋已深。影搖既竭力，絲繫不枯心。誰惜芳時葉，紛飛散滿林。<sup>55</sup>

深秋之際雖楊柳飄搖，心念卻仍堅毅不枯。然而飄搖之時無人憐惜，唯能紛飛飄散。無人憐惜賞識的心境是悲涼無奈的，生命也隨之抑鬱陰霾。

歷來士人秉持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信念處世。知遇之時爲士人之幸，不遇之時或充滿希望地待時而用、或消極地悲歎、或曠達地邁向隱居之路，於清代的花木詩中可見得一二。詩人在生命的飄零之際，心靈交織著複雜的情緒。飄零之際已悲苦，若又未受用而飄泊則是難以消解的苦痛，故詩人在花木詩中訴說他們的悲苦心聲。

清代的花木詩展現詩人的欣慰之情、牢騷之音、沉痛之聲。詩人的心聲寄情於花木詩的創作中，詩中勾勒出詩人的生命情境，書寫出詩人不同的生命情調，其內涵也愈發動人。

### 三、人生哲理的體悟

隨著年歲的增長、人生閱歷的豐富，人們在生活挖掘到生活的智慧與處世之

---

<sup>5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九，頁3360

<sup>5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一，頁1069

<sup>5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一，頁1741

道。詩人將其對人生哲理的體察抒發於花木詩歌中，悉心地展現其細膩的觀察於體會，羅遠峽〈連理松歌〉言：

玄黃孕形無一奇，千年老松連理枝。天寸地尺支兩臂，龍騰虎躍顛雙髀。  
混沌萌芽憶新吐，雷霆變化雄交馳。磐石潛根息以踵，清風吹柯鱗而飛。  
翠葉青條拂雲表，上映五老蒼髯髭。陰陽不毗晝夜氣，日月還吸山川脂。  
豈向鴻荒向消長，獨從廣漠為雄雌。摩挲但識蒼顏古，蘊藉誰憐勁節淄。  
澗曲佇睇白日晚，俯仰眾綠生歎咨。纖蒲弱柳孰伯仲，百圍大木皆嬰兒。

56

千年老松龍騰虎躍，聳立在天地間。翠葉青條直達雲霄，引人駐足。人見此松只知其蒼老，無人識其勁節。眾綠無須爭高下，百圍大木皆如嬰兒般，何需爭奪不休？

詩人在欣賞松姿之餘，寫出人生比較差別心之下的省思：若百圍大木皆嬰兒，蒲柳相爭則是無謂的爭鬥。人生渺如滄海之一粟，若以侷限的面向僵滯不前時，是人生最大的損失，因生活中的煩擾與爭奪，將不斷引爆生活的危機，亦令人身陷其中。反言之，若拓展生命的深度，跳脫人世的紛爭，人生將超越俗世而獨樹一格。陳訐〈落葉和查夏重〉其三、其四：

春花妝園林，眾葉顏色好。俄然綠成幄，丹黃忽云老。飄蕭階除間，呼童且弗掃。歎此蕤蕤姿，搖落竟誰道。豈知造物意，繁華出枯槁。推陳使其新，本根以為寶。

灼灼春樹花，離離秋根葉。蕭蕭林間風，謾謾枝頭莢。紛紛委坑塹，累累墮垣堞。紅如園墜英，白擬叢穿蝶。豈不故枝戀，霜重尖風獵。花時還扶持，相賞期闊躡。<sup>57</sup>

其三言秋至時新綠轉丹黃，枯槁之態為造化使然，時序更迭後又將汰舊為新、推陳出新，珍視根本而勤於滋養灌溉，方為根本之道。落葉墜落本只是自然生命循環的一環而已，人在悲秋之時，若從中體會的人生意義轉化為生命的智慧，便是人生寶藏。其四言秋風吹來枝葉盡是飄搖墜落，落葉如紅花白蝶飄飛。落葉也眷戀枝頭，然霜露重秋風寒。詩人悲悽的心念一轉，則是海闊天空的情境：當大地春回之時，自然界蘊含不息的生機蓬勃，人們又可相約賞花，另一種生命哲理的體悟呈現。顯清〈黃葉〉言：

連宵旅館聽秋風，起卷疏簾眼界空。一徑淡煙山寺外，數峰蒼靄夕陽中。

<sup>5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七十八，頁2895

<sup>5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九，頁538

始知世態隨時變，看到秋林豈昔同。若過聖湖新景地，何須重問梵王宮。

58

詩人捲起疏簾時眼前已空靈，因而體會世態與自然界皆因時光的流轉而改變，故面對自然或大地的面貌殊異時無須訝異，一切皆為自然界的變化，更無須困惑不解而求神問佛。詩人由外在事物的變化而體會到人生應更開闊，不當拘執於生活的點自我牽絆，深入面對生活的線與面時，一切將豁然釋懷。許乃釗〈西溪看蘆花〉也言：

濛濛水天淨，晴雪亂飛下。一白眩銀海，倒影澄潭瀉。嵐氣暮凝紫，人煙  
互桑柘。芒屨草露單，新水出林罅。送客過溪橋，襍被臥村舍。回首塵世  
居，安得如此暇。月魄有盈虧，人事更代謝。蘆花易白頭，榮瘁亦云乍。  
及此雙鬢青，歲月天肯借。盡日愜勝遊，不足繼以夜。<sup>59</sup>

西溪的蘆花如雪般紛飛而下，又如天地的光眩，其身影倒映在湖光山色中，煙嵐凝結在桑木柘木四周。詩人認為蘆花易白代表生命的榮枯亦在須臾間成過眼雲煙，故應趁年輕之時愜意地遨遊，甚至可日以繼夜地遊賞天地，不辜負此生。

詩人觀賞蘆花後領悟出人生生命的有限，當掌握歲月並乘勝景而遊，否則視茫茫髮蒼蒼而齒牙動搖之際，已心有餘而力不足！烏爾恭阿〈除草〉則又是另一番體悟：

自春積雨來，茸茸遍屋瓦。雖輸蓬與蒿，其類未云寡。赤日曝不焦，薰風  
故相惹。託根勢何高，滋蔓稍遜下。碧蘚相因緣，白雨未漏瀉。新秋當翦  
茅，手指費擗捨。試看鴛鴦間，容此芻蕘者。委積滿階墀，擔負棄原野。  
乃覺心目清，坐對簷楹雅。更語屋上人，掃除莫苟且。<sup>60</sup>

滿覆屋瓦的春草，赤日曝曬而不枯，薰風吹拂而蔓延。詩人翦除蔓草後心目清靈，營造出幽雅之境。享受到清心的愉悅後，詩人呼籲人們清除蔓草不可苟且，方能真正擁有耳目一新的生活。詩人體悟的不止於除草一事，人生事更當如此，為人處事若皆悉心盡力，擁有的必是一番不同的生命情境與體驗。吳照〈桃花〉則因觀賞桃花品味出不同的人生意味：

去歲今年心不同，閉門長是負東風。夭桃莫更矜顏色，只占人間幾日紅。

61

<sup>5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八，頁3342

<sup>5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八，頁2200

<sup>6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頁66

<sup>6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十，頁1722

詩人認為桃花莫因容顏妖艷而矜誇自負，一旦春光逝去，美豔的倩影將消失殆盡零。這是詩人欣賞桃花的心得，更是作者的人生體悟。詩人的絃外之音值得人細細品味：人生的絢麗光彩未必能長久持續，故不當妄自驕矜自大，以謙卑的心志面對能更深切地挖掘人生的真義。恒仁〈枯柳歎〉認為人應灑脫面對人生：

閑清堂畔柳枝新，昔年長條低拂塵。夭桃穠李各鬪豔，此樹孃孃偏依人。  
豈知中路顏色改，根株半死當青春。……一枝旁抽獨娟好，亦有狂絮飛來頻。  
人生甯無金城感，過情悲喜傷吾真。且把酒杯酌木本，榮枯過眼安足論。<sup>62</sup>

昔日翠綠的柳枝，如今卻是半株枯槁。詩人眼見枯柳憔悴形貌亦感懷。然而傷感之時瞥見枯柳枝中竟有枝芽旁抽，甚至有飛絮頻來。故作者驚覺人生中許多事物看似悲哀，但若從另一角度觀視或將有不同的感受。詩人也察覺過度的悲喜之情殘害自身的真性，故不將人的榮落置之心中，瀟灑地拋卻塵事的繁瑣，方能真正體悟人生意義。管庭芬〈深廬學師招看牡丹賦呈〉言人生應超脫而謙卑：

我來花正一叢坼，深紅色映絳帳紗。看花授與種花訣，栽培謂必先根芽。  
醞釀當令氣深厚，扶持莫任枝欹斜。開雖遲暮後眾卉，品自穩重殊凡葩。  
還須得意無矜誇，我聞師言為咨嗟。君不見名園別墅繁春華，往來游賞皆高車。  
幾家富貴得長守，易衰往往由豪奢。爭如此地塵無譁，來看只許譚與芭。  
清談久坐有餘味，一杯共啜穀雨茶。<sup>63</sup>

深紅色的牡丹花與大紅色的帳紗相映，詩人觀花之餘習得種花祕訣，並藉此了解明牡丹花雖在遲暮之際綻放，卻別有自我的生命堅持與風姿，故詩人體悟人生未得志時自我涵養、得志時需謙卑。何況人世變化無常，奢華的背後隱藏著衰落的危機，詩人領悟不如身處無塵囂的侵擾之處，與風姿綽約的牡丹花相伴，並啜飲清茶恣心遨遊，人生更有餘味。

另外，人生事不如意時之八九，處在泥淖時勿悲；居於雲霄時勿喜。隨時光的流動，時勢亦易隨之改變。人生於世，所當學習的事物的繁冗龐雜，但秉持謙卑、學習的心態面對人生，就算挑戰或困厄接踵而至，也易迎刃而解。查慎行〈金章宗手植松在壽安山西嶺上〉即言人當自我修持：

壽安山頭一老松，從下仰視青童童。羽衣仙人擁蓋立，柄短卻作偃僂容。  
我思躡屩苦無伴，范老興到許我從。婆娑初自枝亞入，中乃可置一畝宮。  
四傍四枝分四面，側理橫出交蓬鬆。東西南北不相顧，意到各自成虬龍。

<sup>6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頁60

<sup>6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八，頁2374

中間大枝裘挈領，高勢一攬收群雄。……一朝故物獨留此，鬱鬱幸自蟠蒼穹。邇來四百四十載，坐閱桑海如飄蓬。輪囷差堪伍社櫟，瀟灑猶足驕秦封。君不見報國門前數株樹，託根悔落塵埃中。<sup>64</sup>

壽安山上的松樹歷經年歲仍扶疏，從不同的角度觀看，松樹具不同的面貌。松樹盤踞之地甚大，四面歧出的枝幹各具虯龍之姿，並由中間的主幹收其勢。老松蒼鬱，於今已閱歷人世四百多載，樹因屈曲盤繞之姿而免受砍伐，並以瀟灑的形貌傲視群倫。反觀報國門前種植之樹，卻因託根於塵世中而懊悔不已。

詩人以映襯的手法烘托出松樹之不凡，隱隱突顯出詩人看透紅塵之心，更深切體悟出淪落紅塵中汲汲營營之人未能有所為，反是韜光養晦自我修持之人能超脫而瀟灑地挺立天地間，故世人又何須受紅塵奴役，庸碌度一生？張坦〈野花〉則言人當安然面對生活：

幽徑疏花放，晴林細露明。有香還自惜，在野不須名。<sup>65</sup>

小徑疏花綻放，花葉上的露水鮮明。野花散播幽香而自惜幽香，並不受虛名牽絆。人們欣賞野花時，有各種不同的角度賞識：或憐其無名、或歎其不受珍視，但詩人卻豁達以對、逗趣地觀視，他認為既名為「野花」，豈須為「名」而掛懷？泰然處之方臻於自由瀟灑之境，不過面對人生，不受名利勞役談何容易，唯須靠人生歷練與智慧，才能提煉人生境界，擺脫其束縛！宗室壽富〈廣化寺紅葉歌〉言歷經艱苦之境的人生，所得的果實更甜美：

青山作表樹作裏，霜葉滿溝不見底。天公有意逞豪華，錦帳橫鋪四十里。陰者嫩碧陽丹朱，杈枒翡翠交珊瑚。斜陽萬點罨霜果，迷離一幅秋光圖。春花雖好祇紅白，未若秋光備五色。少年文字縱崢嶸，絢爛終需老境得。庸人慕雅兼畏勞，平林遊賞矜皮毛。不入深山歷艱險，好景豈復能相遭。從來佳景隱荒僻，尤物天公亦愛惜。非關奇險阻遊人，不使凡夫浪著屐。城中看山空崔巍，入山愈深山愈佳。始悟人生快意事，都自艱苦之中來。

66

青翠的山中霜葉滿溝壑，鋪排四十里的錦緞絲帳，好一幅迷離的秋光圖畫。而即便是春天一切美好，真正的絢爛之境終需至秋天方能展現，人生也需至歷練至老才真正豁達。而自然美景總是隱藏在荒僻之處，不入深山險境無法賞得美景。詩人至此真正豁然領悟人生快意之事，大都自艱苦卓絕的奮鬥中得來。

歷經人生險阻後品嚐到甜美的果實，令人醍醐灌頂，所以人們當珍視生命的

<sup>6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六，頁815

<sup>6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四，頁778

<sup>6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二，頁2957

歷練，並深切地體悟蘊含的真義，生命必是有所提升。董文煥〈盆松篇〉則指出人生的發展端視個人的抉擇：

鬱鬱盆中松，矯矯當風舞。葉葉相承接，枝枝相支拄，青陽發群萌，蔥蒨自媚嫵。以彼干霄姿，甘此玩好伍。灌溉豈不勤，涓滴澤已溥。焉知生性漓，憔悴氣莫吐。深山有孤根，夜夜<sup>67</sup>雷雨。上枝巢鸞鳳，下枝臥虯虎。……陋彼盆中質，終年依淺土。斬伐雖無憂，尺寸安足補。託根良獨難，棄置等灌莽。躁進與晚成，豈不在自取。<sup>67</sup>

盆中松迎風搖曳，枝葉相接而蔥蒨。本具凌霄之姿的盆中松，卻甘心受人玩弄而墮落。雖受人細心照料，但因環境受限而日漸憔悴，不如山中孤松之自在灑落。雖無遭砍伐的命運，卻因受限無法展現其軒昂的本性。寄託形跡於人不易，或棄置而落寞一生，或所託非人而悲鳴一生，因此個人躁急求進與大器晚成兩種迥異生命形態，豈非人們一己所致？

人生本有遇不遇、用不用等諸多課題當面對，尤其是詩人認為處世不應憂慮是否受用，畢竟受賞識與否終有機運上的限制。故無論生命情境如何，皆當運用人生智慧化解生命中的窘困，除無愧於人生外，更使生命邁向圓滿的境地。殷再巡的〈牆上草〉就言：

纖纖牆上草，日出猶青青。須臾朝露乾，憔悴不欲生。卻顧東牆下，向日何其榮。託根幸得所，雨露皆有情。秋盡或就衰，春到還發萌。榮枯雖有數，棲託焉可輕。<sup>68</sup>

牆上草因日出而榮，因朝露乾而枯，頃刻間的榮華令人欣羨，但轉眼間消逝殆盡。反觀牆下向日而生的草卻因擇良地託根而欣欣向榮，生命平穩而綻放光芒。詩人因而體認萬物的循環、生長或許早已有定數，但環境不同而有不同的發展變化時，則不可輕忽。人生亦是如此，也許某些不可抗拒的因素早已決定一個人的未來或生命發展模式，但是有些事並非如此僵化，故人們為生命作抉擇時豈可輕忽草率？眼前的抉擇或許關係著人生的發展方向，故唯有高瞻遠矚地全盤規劃，才能收最大效益。林端〈詠柳〉也言人生當權變而為，方具真智慧：

細雨斜風幾日晴，勞勞亭畔又清明。飛花澹澹無顏色，送客依依有性情。  
天上青光分列宿，人間高隱託先生。眉痕自好何須畫，深淺時宜任變更。

<sup>69</sup>

<sup>6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五十五，頁2495

<sup>6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四，頁953

<sup>6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十六，頁1994



清明時飛花慘澹、柳條依依。詩人認為楊柳的氣度不凡，不須為外在而修飾迎合，但其於時節變化時，又可隨之自在變化。故在堅持人生理想的前提下，若拘泥不通則處世易窒礙，在環境變化之時應隨之權變而為，方能對人生有最大的助益。

#### 四、生命時間之感

生命起起落落，人們在風雨中遺憾悔恨、在順境中欣喜躍動，並藉此在生命的起落中成長。不管人生的經歷如何，情感細膩的詩人用心品味人生，並將生命擺盪時徬徨無奈的心緒，化為詩歌抒發出來，譜出獨具個人生命特色的樂曲。錢淑生〈階下梧桐忽然半枯感而有作〉一詩提及生命終將邁向終點的無奈，與無法超脫生命侷限的感傷，詩云：

百尺高何用，枯枝不識春。汝為半死樹，我亦未亡人。無復階前蔭，惟堪爨下薪。南華齊物我，相對獨傷神。<sup>70</sup>

半枯的梧桐與詩人心境相同，詩人無法達到《南華》經所提出的「齊物我」境界，故詩人觸景生情，貼切地將自己的生命與梧桐樹連結——樹已半死，詩人亦孤獨殘存。由於生命交織著不堪承受的淚水，詩人無法超脫的生命失去生存的重心及意義，故生命深濃的惆悵感瀰漫，也令人感受到詩人承載的深重苦楚。

詩人們在山水花草鳥獸蟲魚等具體感性的時間表象的遷移變更中來體察、感受時間流逝的。那麼越是花開花謝、春去春回這些有限時間表象的存在時間短暫、週期重複的頻繁，越是顯得那絕對時間的漫長無盡！而絕對時間的越是漫長無盡，又顯得具體時間有限時間的短暫，物傷其類，由此而更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生命的短暫！<sup>71</sup>

人生短暫的生命如曇花一現，在時間吞噬詩人之時，詩人由花木詩歌的書寫，呈現其生命的長歎。郭嵩燾〈桂花樹下飲酒至夕〉即言：

少年愛花隨處家，祇得歲月來無涯。眼看生意年年謝，花開花落成長嗟。  
退思堂前五株桂，爛漫又著秋來花。今年花事計數盡，得醉莫惜唳昏鴉。

<sup>72</sup>

年輕時處處可為家，而桂花的開落景象使得詩人更珍惜時光而及時行樂。詩末「明年花開應更盛，坐視日月如轉車。盛衰榮落復誰料，祇恐兩鬢摧霜華。」言時光

<sup>7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一，頁3241

<sup>71</sup>葉太平：《中國文學的精神世界》（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頁21

<sup>7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九，頁2395

在轉瞬間消逝，詩人經歷人生的盛衰起伏，須臾間也兩鬢繁霜。未了並藉夕陽西斜寫人生如夕照般，邁向生命的黃昏。馮班〈寒林〉也云：

曲直郊原樹，風中寒色來。枝交夸父杖，意盡仲文槐。漏日穿斜影，封霜滑破苔。秋前搖落意，年長倍添哀。<sup>73</sup>

寒林中的樹木欲搖落，其枝幹可與夸父之杖相爭高，槐樹雖婆婆卻無復以往的生意。秋來葉落，詩人年紀徒長，心中備覺傷感。

詩中雖引用東晉殷仲文見大司馬桓溫府中老槐樹，悲歎自我不得志的故事，實則重在感歎時光無聲無息地流逝。年歲的增長在詩人生命中烙下印記，故藉眼界中的林木寫心中的傷感。王淑〈風雨連日花事凋殘爲賦短歌寄慨〉亦言：

尖風蕩漾簾波冷，遊絲百尺飄香徑。濕翠愁紅入臥屏，梁間雙燕參差影。金釵墮發春眠重，可憐春去愁難送。花開花落費商量，憑誰喚醒流鶯夢。柳棉榆莢正悠揚，悄倚桃笙空斷腸。芳菲莫怪春光老，人世年年損靚妝。

74

陣陣飄香花朵，不敵風雨連日的吹拂而凋落，花開花落之間引人愁思。繁花莫怪春光乍逝，人間的年華亦在年年消逝中。

在春光流逝之際，詩人心中不免萬分感傷。春光逝去亦代表青春年華不復返，不堪愁緒滿盈的詩人，在詩中宣洩其愁苦。孫志祖〈落葉〉言：

秋霜一下眾林萎，葉落成堆未掃時。流水年華人易感，辭柯消息鳥先知。小園竹徑風聲寂，遠樹柴門日影移。莫道婆娑生意盡，憑闌點筆好題詩。

75

秋霜一來樹落葉滿堆，眼見此景令人感傷，人生中匆促的歲月也令人感慨。然而詩人仍具積極的生命意念，此時樹木生意凋萎，卻也是題點詩歌刻劃世界的好時機。詩人認爲落葉成堆之時，也是生命再次蘊積力量的重要時機。雖然時光逝去令人哀傷，但詩人也觀視到人生不同的面向，描摹花木之際亦有所樂趣。宋茂初〈八月七日同澹人平山堂訪桂〉其三也說：

香氣空中來，欲著遊人衣。入門樹下坐，樹老花半稀。淮南古名勝，小山今是非。<sup>76</sup>

<sup>7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五，頁153

<sup>7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六，頁3122

<sup>7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三，頁1411

<sup>7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頁1071

桂花樹老，花已稀疏，其馨香之氣卻仍著附人衣。此地本是風景幽美的勝地，卻也在時光荏苒中改變面貌。詩歌中強調的是時光流逝中的景象改變，雖然是生命中無法改變的事實，卻仍令人興發幾許的感慨。周蕃〈新柳〉也言：

張緒丰神絕可憐，六朝金粉散寒煙。江南無限青青柳，惟有東風似往年。

77

張緒的精神氣度可愛，新柳的姿態與其相似故更令人賞愛。六朝的繁華已經在寒煙中消逝。江南初萌芽的柳條，青蔥翠綠而孕育著無限的生機。在變化萬千的人世裡，只有春風與往年相似，仍是和煦宜人。諸多的人事變化在人們的心中盪起陣陣漣漪，在時光的川流中，歷史也許留下了刻痕也許如煙般消逝，與以往相似的，也許只有飄泊的風吧。詩中傳達作者對於生命歷史淡淡的惆悵之情。

生命的擺盪變化之際，時間的變化引發的是作者心緒上的起伏，在時間的移轉中，詩人抒發更深刻的感懷，令人同感戚戚焉。馮桂芬〈落木〉一詩則在思鄉情緒中夾雜著光陰驟逝的傷感：

落木竟無邊，蕭蕭客館前。壯心悲落日，鄉思逼殘年。寒鵲喧枯樹，霜鴻唳遠天。幾莖添白髮，攬鏡一淒然。<sup>78</sup>

無邊落木蕭蕭而下，此際的詩人年歲老大又壯心未酬，引發思鄉愁緒。尤其眼前的寒鵲在枯樹中喧噪，鴻鳥在遠天飛鳴，鏡中的自己又增添幾許白髮，淒然之情湧現。詩人深覺年紀老大而無所建樹，生命的淒愴之情在詩中瀰漫。楊紹基〈惠山寺聽松石歌〉即寫時間變化下，一切幻化而不得掌握的無奈：

古華山寺高崔巍，舊有雙松倚石碕。靈根入地一千丈，老榦插天數十圍。龍髯落落耐霜久，喬枝高處礙北斗。晴晝常為風雨吟，三更或作蛟龍吼。……人言白日飛霹靂，陰火燒死虬龍枝。空心斷節無遺跡，留得階前聽松石。至今石畔多松脂，往往掘得紅琥珀。我來石上題新詩，沈吟卻動千古悲。滄桑歷劫有遷改，何況草木榮與萎。<sup>79</sup>

古華山寺雙松靈根入地、老榦插天、龍髯耐霜、喬枝高聳，各個面向皆展現松樹不凡的氣勢。夜間松濤聲如蛟龍鳴吼，搖撼山林、奪人心神。而突如其來的霹靂劈斬松樹，松樹亡佚無遺跡。詩人此刻題詩沉吟，更觸動心中的生命時間流逝之悲。莊述祖〈落葉〉也言：

<sup>7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二，頁2969

<sup>7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三，頁2296

<sup>7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十二，頁1929

彈指年光只剎那，離鴻歸燕漸蹉跎。被池一夜寒如水，起視階前落葉多。

80

一年的光景在轉眼間消逝，鴻雁漸無蹤跡。寒意襲來之時，階前的落葉漸多。時光的流逝在落葉披離的景象中呈現，人生歲月也在不知覺中滑落，詩人敘來平靜，但其心思的起伏卻在筆端輕輕流出。孫世儀的〈落花〉也云：

獨立渾無語，閉門剩薜蘿。偶隨流水去，不奈曉風何。老至情難減，人生恨轉多。誰憐當此際，歲歲感蹉跎。<sup>81</sup>

詩人獨立無語，情感卻是激昂無奈的。詩人在遽逝的時光中老去卻無法有所作為，這是生命的悲哀與悵恨。在時間的流轉中，有限的生命終究不敵時間的無垠無限，詩人只能在時間的流布裡波動；在蹉跎的歲月中憾恨。在審視自己當前的存在意義時，情感是孤寂悲愴、愁苦鬱悶的——心靈充滿對時光疾逝的感慨。王又曾〈臨平道中看白荷花同朱冰壑陳漁所〉其二亦云：

泉亭來往省年時，香飲連筒醉不辭。莫怪花容渾似雪，看花人亦鬢成絲。

82

詩人終年奔波，在欣賞荷花之際酣醉不辭。詩人並藉蓮花容顏潔白如雪，寫自己鬢髮斑白。白荷花的潔白為自然現象，詩人的「鬢成絲」卻是年老力衰的表現，珍惜花木之餘，詩人深有生命猝逝的感慨。黃文達〈冬柳〉其一感傷人生的時間流逝與飄泊：

嗚嗚寒吹撼旗亭，榮落隨時亦慣經。晚歲幾人傷老大，飛花前度感飄零。

83

萬物的榮落隨著時光流轉而規律性的變化，年來有幾人因時光的飛逝而傷感？詩人因此而感到人生的飄零無奈，斑白的鬢髮在飛絮的烘托下更形蒼白，感傷邁向衰老之際，更歎惋時間的流逝、人生的飄泊不定。蕭道管〈龍華鎮看桃花〉也云：

龍華桃花十五里，桃花紅白玫瑰紫。遊人看花兼看人，馬如游龍車如水。冒枝裙衩香春風，映肉花光一何綺。遊人只恐斜陽暮，照影爭憐綠波美。長安水邊不可見，湖西花鈿只如此。明朝處處賣花聲，苦報春光疾如駛。

84

<sup>8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頁1573

<sup>8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頁1043

<sup>8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頁1271

<sup>8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六十，頁2570

<sup>8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二，頁3265

詩的前半言桃花冶豔之美及游人爭賞之情景，而詩的末二句卻從賣花聲著手：本該綻放枝頭的花朵生命卻已消逝，令人感受時光匆匆。花朵的生命短促，人生的時光也如白駒過隙般流去，故人當珍視時光，不當讓時光倏忽而逝。徐穎〈見落花〉也寫時光驟逝：

流景忽西靡，芳樹春易遷。落花與白髮，不得相周旋。持此汲汲心，詎敢戀百年。陳酒開古書，其人已如煙。逝者勿復見，但為飲者憐。<sup>85</sup>

花朵忽落人也老去，人無法與時間抗衡是生命困境之一。詩人積極努力，不敢冀望擁有百年的歲華，在陳酒開古書汲取古人的生命智慧之時，也為稍縱即逝的生命深感不捨。

詩人發出生命的歎息，雖不敢眷戀壽命的長短，卻終究得如同古人在人生的軌道上消失。人生的點滴在如流的歲月中疾駛而去，詩人不得不隨著時光前進，卻有滿腹的無奈與惆悵，詩人的心中五味雜陳、百感交集。

另外，在時光流動中事物的變化常令人有今非昔比之感，項規章〈題梧桐落葉便面〉即言：

容易秋風感客心，蕭蕭木葉下疏林。從今一任泥塗辱，忘卻炎天借綠陰。

86

落葉翩然而下，墜落塵土中受人踐踏，人們遺忘曾濃蔭蔽日的綠葉，如今落葉紛紛。飄零天涯之人見落葉有所感，感歎自己的飄零、也借落葉寫人生今非昔比景況。王士禛〈秋柳〉更藉柳樹寫光陰逝去、今非昔比景象：

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煙痕。  
愁生陌上黃驄曲，夢遠江南烏夜村。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娟娟涼露欲為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  
空憐板渚隋隄水，不見瑯琊大道王。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

東風作絮糝春衣，太息蕭條景物非。扶荔宮中花事盡，靈和殿裏昔人稀。  
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往日風流問枚叔，梁園回首素心違。

桃根桃葉鎮相憐，眺盡平蕪欲化煙。秋色向人猶旖旎，春閨曾與致纏綿。  
新愁帝子悲今日，舊事公孫憶往年。記否青門珠絡鼓，松枝相映夕陽邊。

87

<sup>8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二，頁3275

<sup>8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七，頁3137

這四首詩是詠濟南大明湖畔的秋日衰柳，其一寫秋來楊柳中已無春夏穿梭燕影蹤跡，如今在煙波浩渺中憔悴不已。其二寫秋來柳條搖曳拂動，然身邊事物已變遷。隋隄之水依舊流逝，曾攀著柳枝泫然地感歎時光匆匆的桓溫早已逝去。其三寫東風下柳絮已紛飛，景物亦已蕭條，人事亦深刻地變化。其四寫秋柳尚嬌柔向人，昔日的魏文帝或公孫貴人皆為時光的匆匆感傷無奈。詩人寫下時間流轉中柳樹及景象變化，人在其中浮沉卻無法使之停留，故只能深深感慨。葉方霽〈柳〉亦云：

嫋雨拖煙萬萬絲，秋來顛顛不勝悲。何人曾到靈和殿，記得君王手種時。

88

嬌柔美好的煙雨中柳絲搖曳，秋來柳條愈發憔悴悲哀。記得當時曾受君王賞愛，而今景況已改變。詩人引用「靈和殿」一詞寫其受憐愛之情，而今已不如往日，故顯枯槁之姿。詩人在今非昔比的情狀中惆悵無奈，人世的變化也常在此種情境中流露，這是生命的必經之路，然總令人感慨惋惜。黃幼藻〈雨中看紫芍藥〉也說：

晨妝乍點自傾城，冉冉香生繡戶清。厭說廣陵春色暮，胭脂和淚雨中傾。

89

芍藥稍作妝點即具傾城之姿，冉冉的幽香更令人愛賞。但芍藥花卻厭提廣陵暮春之事，一提及往事，胭脂在雨中和著淚潛然而下。芍藥往昔身處繁華之境而備受榮寵，如今已非昔日之境地，故淚兒撲簌簌地墜落，轉化的手法令人為其不捨。詩人藉芍藥言人生處境——往日的恩寵已逝，令人悲從中來。林徽韓〈挑野菜歌〉也說：

菜花香可憐，菜葉青可愛。但苦根不肥，天旱失灌溉。饑多難普療，人多不一輩。得挑時且挑，盡我此田內。三五村東頭，誰家鄰姊妹。相邀鬪草來，各擷幽芳在。金釵落翠鬢，坐地成賭賽。嫣然一笑間，春風生萬態。那知挑菜人，當年亦粉黛。<sup>90</sup>

〈挑野菜歌〉一詩在描述菜花菜葉的可愛之處後，隨即切入荒年野菜乏灌溉，人多飢餓困苦景況。而村中女子結伴鬥草採花，閒逸地遊樂嬉戲，談笑間的姿態嫵媚動人。看在挑菜女的眼中只有無限的傷感，回想當初自己亦置身粉黛之列，只是物換星移中，而今竟淪落至此窘境。詩中深刻地呈現今非昔比之感，也勾勒出挑菜女令人悲憐的境遇。尤其詩人突顯挑菜女子的心境，更鮮明地心

<sup>8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二十九，頁375

<sup>8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一，頁397

<sup>8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3020

<sup>9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三，頁940

中的落差與悲哀之情。

在時光流逝中，人們也常興發物是人非之感，孤寂之情便隨之布滿詩作，楊瑞〈惜桃花〉言：

城南斜日桃千樹，細騎輕筇此中去。近橋一樹紅不同，立盡東風嬌欲語。  
路迴疑入武陵溪，寺近錯認元都非。明霞攢簇疑無路，胭脂小片沾人衣。  
風風雨雨勢太惡，昨日花開今日落。……可憐豪華滿眼新，明珠金雁成埃塵。  
曉露滴殘金谷月，夜烏啼斷玉樓春。玉樓金谷人幾在，明歲花開顏不改。  
綠茵踏藉爭肯來，華髮淒涼不相待。<sup>91</sup>

眩人眼目的桃花盛開，致使詩人誤認為置身武陵溪、玄都觀中。桃花紅如明霞、胭脂，卻在惡劣的風雨中凋落。一切的繁華在時光的流轉中化為塵埃，而花卻仍自開自放，物是人非之感更深濃。陳廷敬〈憶樊川梅花用東坡松風亭梅花韻〉云：

玉妃鬢髮露身手，暗香冷豔來相溫。有時先生春睡美，綺窗喚起驚朝暾。  
經寒故嘗卻羅幔，避風勤與關柴門。翻笑孤山林處士，擁衾對花花無言。  
只今人去花寂寞，誰憐落月閑清尊。<sup>92</sup>

樊川的梅花牽引著遊子夢魂，梅花叢的姣美姿態展現，其幽香之氣與冷豔之貌令人欣賞。詩人偶然晚睡慵起，在朝陽的映照下方起身。詩人雖然嘲笑林逋的癡傻，卻也體會到人生的孤寂。而今空留梅花、落月、樽酒與詩人，寂寞之情湧現。

眼前的花木動人，令人愛不能捨。然而人們在渺茫的人世中浮沉不定，又在時間的變化中孤寂無依，因此在緬懷一切之際，深有物是人非、滄海桑田之感。

人生苦短，眼前的繁華易轉寂寥荒涼。生命終將逝去，詩人藉著詩歌等文學作品留下些烙痕，行之文字展現其人生面向，後人緬懷之時也可受啟發。這些文字是詩人生命的智慧結晶，也是詩人的生命掙扎與蛻變。

### 第三節、人我情感的流布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向來是中國文化格外重視的，因此成為詩歌中的主要題材之一。人倫精神的生活貫穿在中國各個歷史文化中，不管是詩歌中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間的人我情感皆是如此，這些情感牽繫起人與人之間的網絡，濃厚的人我情誼也就瀰漫在中國詩歌之中。

清代花木詩也多面向地呈現出人倫之間的深切情誼，描繪人倫情感的花木詩

<sup>9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四，頁1280

<sup>9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二十八，頁366

最爲動人，花木詩中展現的就是詩人對人倫情誼所展現的那份溫馨摯情。

## 一、離別愁緒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漫漫人生路上，誰能不經離別之痛？誰能不嚐離別之苦？正因人生沒有不散的筵席，離別便成爲人生的生命元素、普遍的現象。經歷離別之苦的人生，煥發出的情感有著更貼切人生的體驗、更凝煉的悲愴感受。如卞夢珏〈落梅〉寫梅花觸動詩人鄉愁：

靜夜新雷雨欲滋，無端愁為落梅支。因追灞上初春日，轉念孤山二月時。  
香雪易飄風細細，飛瓊難挽柳絲絲。問梅那得情如我，祇恐桃花笑也癡。

93

寫眼前的梅花飄落，忽然無端的愁緒卻襲來，詩人腦海中浮現的是灞上的初春與孤山的二月之景。散發幽香的梅花易飄落，並隨著春天的腳步一步步地凋零。詩人不諱言的說最深情的應是身歷其境的自己，梅花未經歷離別之苦，當然無法體會詩人深切的感受，桃花也只會在一旁笑詩人的癡傻。

詩中藉由梅花與桃花的「無知」，烘托出有知有情的詩人，其胸中揮之不去的鬱積之情深切。曹炯〈楊白花〉以楊花飄飛與子規啼叫寫離別之情：

楊白花，春暮白如雪。飄蕩逐東風，誰家怨離別。飛入深宮不見人，子規夜夜空啼血。<sup>94</sup>

楊花如雪片般飄落而不返，杜鵑的啼叫更增心中的悲恨。詩人信筆拈來的筆觸體現人間的別離之苦，子規啼血之際，離別之人淌下心血，滴滴穿透心中，那是椎心刺骨之痛，怎奈此種愁苦屢屢在人間上演，人們的悲苦更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道盡。張芬〈白楊花和碧雲王妹作〉也呈現人們的離情：

柳絮飛來風片斜，牽人魂夢散梨花。淡煙明月迷隋苑，玉燕珠簾憶謝家。  
鶯舌好翻新樂府，蛾眉消卻舊韶華。綿綿欲斷渾難斷，萬縷離情怨暮笳。

95

相見時難別亦難，故離別本是人間極大的悲痛。詩人以楊花的雪白之姿，寫其如梨花般的潔白並牽引人們心魂。白楊花離枝後即四處飄落，故其綿綿不捨、剪不

<sup>9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三，頁2984

<sup>9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四，頁451

<sup>9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63



斷的離情引發更深濃的怨艾之情。白楊花的飄落如人們的離別，縱使不捨亦不得不飛離，人們深切的離別又情何以堪？曾彥〈楊花篇〉也說：

陽春三月清明天，楊柳千條拂玉關。玉關送別多淒苦，況復楊花飛無數。  
飄泊初辭連理枝，纏綿復上相思樹。<sup>96</sup>

楊花不願離枝飄飛，人們更不願承受離別相送之苦。然而生命總在分分合合中編織著人生片段，故詩人字字句句間描繪的都是人生普遍卻又深重的淒苦之情。翁同龢〈題補籬種菊圖〉則寫姐弟情深、離別情苦：

上堂別阿姊，阿姊淚如雨。問弟爾何為，行役苦不已。久留固無名，簡書況有程。姊看隨陽雁，汲汲南北征。商聲滿天地，如羹亦如沸。阿弟襟袂間，斑斑家國淚。我淚豈妄揮，人生重乖違。敬告世上人，弟兄莫分飛。示樸吾姊夫，古之狂狷徒。開編見題字，令我長嗟吁。種菊復種菊，今年高過屋。更待三五年，金英絢秋谷。<sup>97</sup>

人生在世最淒苦之事莫過於生離死別，手足的離別亦十分令人憾恨。姊弟臨別之際心碎不已，尤其知道再見之日遙遙無期，只能抒發心中壓抑的情緒，又不知何以爲之！故詩末寫今年菊花已高過屋舍，三五年之後山谷將遍地菊花，然屆時的阿弟不知是否能歸鄉？離別的淒愴之情盡在不言中。

在中國詩歌中離別情景中，楊柳扮演「留人」的角色，故詩人常以之爲題或爲送別的意象創作，故王鈞〈春柳〉言離別令人斷腸：

含煙搖曳水西頭，青眼纔開慣惹愁。別恨絲絲消不得，斷腸人倚夕陽樓。

<sup>98</sup>

春柳在水邊搖曳，青蕾才開便惹得人一身愁苦。柳條雖長仍無法消卻人心中的愁緒，人們倚樓而斷腸，心中鬱積的離愁難以抒發。王靜淑〈柳〉亦言：

乳燕黃鶯三月時，春風拂地柳垂垂。長條不繫行人住，猶向江南送別離。

<sup>99</sup>

三月時春風吹拂柳絲垂地，細長的柳條無法牽繫住遠行的離人，只能送人遠行，詩人藉柳條無法繫住遠行之人，道出人間別離之苦。錢紉蕙〈秋柳〉一詩也說：

<sup>9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二，頁3255

<sup>9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五十五，頁2489

<sup>9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八，頁868

<sup>9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2999

江潭憔悴幾枝橫，秋雨秋風愴別情。猶擬攀條貽遠道，可憐玉笛不成聲。

100

江邊的柳樹已憔悴，秋風秋雨裡更令人充滿悲淒的離情。離人若再攀折贈遠行之人，則更興發無奈之情，此際吹奏出的玉笛亦悲不成聲。

古人習以折柳送別，詩人欲折柳留人，然而遠行之人終將遠去，令人傷感。詩中「可憐玉笛不成聲」烘托出詩人的悲苦，正因情感頓挫無法吹奏，方不成調。繆寶娟〈春柳〉也寫折柳送別：

楊柳絲絲一望齊，和煙和月拂長隄。畫樓雨細眉痕淺，綺陌風輕舞影低。  
金縷翦成穿紫燕，綠陰織就轉黃鸝。那堪臨別陽關道，攀折年年送馬蹏。

101

滿眼柳絲在煙月中柔拂著長隄，風雨中的柳絲細瘦而低舞。紫燕黃鸝在其中嬉戲穿梭，最不堪的是折柳臨別的情景，然而年年無盡的離別，總令人慨歎。沈德潛的〈折楊柳歌詞〉亦訴說著離別愁緒：

長條爾何物，送郎天邊去。恨不持斧戕，斫盡江頭樹。<sup>102</sup>

詩人將友朋的遠去歸咎於楊柳，楊柳非但不能挽留摯友，反送他遙遠的天際，全然未顧慮詩人悲苦的愁緒，故詩人唯想持著斤斧砍盡江邊柳樹，傾洩其斷腸的怨恨之情。然而朋友不得不離去，詩人的離別之愁干楊柳何事？在詩人的筆下，它卻背負不義不仁的罪名，成為拆散朋友歡聚的罪人，其淒楚之情躍然。錢載〈宜亭新柳〉其三亦言：

高拂樓臺下蘸池，不論長短總成伊。如何密密疏疏影，絆惹千千萬萬絲。  
桃李蹊邊愁獨立，風流賞處倚天知。但令相送還相見，敢向人間恨別離。

103

柳條高揚時輕拂樓臺，低拂時則輕蘸池水。水中相映的柳條絆惹著千萬條柳絲，而獨立於此的人空自惆悵，期盼的是相送後的人能在日後重逢，否則憾恨常存。王嵩高〈江研農楊柳枝詞畫冊〉其二寫深閨女子的離情：

柔條初種不勝鴉，青粉牆邊問阿家。恰悔當初容易別，幾番飛絮又飛花。

104

<sup>10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3022

<sup>10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二，頁3258

<sup>10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六，頁1147

<sup>10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一，頁1229

<sup>10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一，頁1389

初萌芽的柳條無法承受寒鴉棲息，女子探問婆婆知否夫婿的歸期，而最令人悔恨的是當初輕易相別，數度柳絮楊花紛飛後，人卻仍在天涯未歸。

古代女子在夫婿求功名、擴展事業版圖之際，必須忍受離別之苦。但長期地離別使女子獨守空閨而落得一身的無奈與惆悵。若當初能多些堅持，也許彼此仍相守相依，也無須承受離別的苦難。雖然所描繪的題材平凡，卻貼切地展現離別的深切情感。董紹蘭〈秋柳〉：

風裏枝條弱，秋來雨露勻。可憐曾折處，應有未歸人。鶯語久岑寂，蟬聲自苦辛。誰家羌笛裏，猶怨玉關春。<sup>105</sup>

秋風中的柳條柔弱，詩人想像昔日相送的行人應有人未歸，且羌笛聲吹奏出的是聲聲的哀怨、深濃離情。錢九府〈楊柳詞〉也言：

行行東陌頭，楊柳垂煙霧。昨日我故人，歸去從此路。迢迢東望眼，全被汝遮住。<sup>106</sup>

楊柳在煙霧中深垂柳條，昨日故人從此路而別。詩人深情地望著故人迢迢的歸路，卻被無情的柳條遮住。柳條阻斷詩人情意，濃烈的情感鬱積而無法抒發，心緒翻捲起滔天巨浪，心中的憾恨悲苦排山倒海而來。梅枚〈早春秋水園看梅花〉其二也說：

幾度春愁幾寂寥，今年花事絕嬌嬈。吟腸剩欲相料理，風雪騎驢憶灞橋。

<sup>107</sup>

春愁令詩人陷入寂寥的情境中，然而今年的梅花異常美豔。詩人牽腸掛肚的心境無以解憂，也許在風雪中騎驢，緬懷當時灞橋相送的情景，能稍稍拂去心中的抑鬱之情。此處的春愁由離別之情引發，所言所行皆環繞於離別愁苦中。

## 二、相思情懷

與離別相形相隨的是人們的相思之情，人們在相聚時歡愉、離別時歎惋、別後思念惆悵。相思之情往往是在現實諸多的限制、不順遂、冷落孤獨時受觸動而

---

<sup>10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六十九，頁2720

<sup>10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三，頁1418

<sup>10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一，頁913

迸發，詩人進而以詩歌興起相思之詠，遙寄對人的思慕、懷念、追憶之情。曹爾埴〈折楊柳〉即言：

去年折楊柳，還與君同陌。今年折楊柳，關山千里隔。思君不可見，攀條長歎息。遙遙玉笛吹，總是傷行役。<sup>108</sup>

眼前的柳樹枝葉飄搖，然而去年相見之人今年卻相隔千里。千里相思卻不得見，攀下楊柳的枝條更是無限慨歎。離人爲了勞役而遠行，令人既傷感又無奈，深切的相思之情，唯有離人能了解。趙進美〈賦得楓葉微紅近有霜〉一詩先鋪陳秋天來臨時西風吹拂、白雁飛過、疏雨黃花的景象，詩末則呈現相思之情：

郭外西風繞岸斜，長林秋靜有啼鴉。微寒已入娟娟月，遠色初分澹澹霞。  
千里題書臨白雁，重陽疏雨映黃花。洞庭木葉傷心日，寂寞懷人在水涯。

109

洞庭湖的楓樹枝葉微紅令人傷感，相思之人相隔相離，更令人寂寞無助。詩歌抒發心思相繫卻不得相見的愁苦。楊試昕〈白蓮花歌〉也說：

風清月墮花無力，粉白羅衣澹空碧。冰碾肌膚雪化魂，夜深卻向西風泣。  
不共芙蓉種若邪，不施顏色逞驕奢。欲將羅襪凌波去，悵望伊人隔水涯。

110

白蓮花在歷來詩人眼中最可貴的便是其潔白高雅之姿，然夜深之時白蓮花卻向西風泣訴其心中的愁緒。其不施胭脂、不與眾花相爭，在欲飄然而去之際卻又憶起相離的伊人在他方，相見之日遙遙無期，怎不令人傷悲？詩中除讚賞白蓮花之高潔之外，表達的是深切的相思之苦。相離之人不得相見又無人傾訴，故只能含愁帶悲，悵然度日。葉燮〈楊花〉也有相同的相思之情：

小蠻腰瘦不勝情，斷粉飄雲殢舞裊。莫便漫天飛不住，樓中尚有未歸人。

111

楊柳的腰枝纖弱、楊花漫天飛舞，觸動人心中的相思之情。楊花已去，未歸的旅人仍在天邊飄泊，樓中之人的期待又將落空，令人萬般無奈。佟世思〈新柳行〉也寫思婦的悲哀：

烽煙漠漠昏芳甸，千條新柳當春見。遙憶高樓萬里人，曉來坐聽嬌鶯轉。

<sup>10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四十，頁567

<sup>10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二十二，頁258

<sup>11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一十一，頁1740

<sup>11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六，頁495

高樓南望已沾巾，妾夢還傷塞北春。去年此日相思樹，今日今年腸斷人。

112

春來新柳千條萌發，聞嬌鶯新啼時憶起萬里外之離人。樓中思婦念念不忘遠行的夫婿，南望之際淚水撲簌，夢中更是傷情，此情此景令人斷腸。尤其春來春去，容顏年年衰老，雖眼前春草生機盎然，卻令人懊悔夫婿遠離，見楊花飄落更不知如何自處，深怕一己的深情也將隨流水消逝。思婦有著深深的埋怨之情，若夫婿封侯思婦須背負的是無止盡的相思，想思婦必是選擇夫婿長相廝守，而非夫婿求得一身的功名，卻終年不得見吧！莊棫〈柳〉其一也云：

東風吹百草，冉冉過柔條。依舊江潭路，其如隴水遙。……莫問封侯婿，閨中淚未消。<sup>113</sup>

春風吹拂婀娜的柳條，遠行的夫婿遠在遙遠的異鄉。若有人相問，則更憑添深沉的哀愁，不堪負載深濃的相思。求得功名本是男兒遠大之志，封侯良機在征戰中可得，故良人披戰袍離鄉征戰終成思婦生命中的噩夢。爲此，人間常奏起離別的哀鳴曲，獨守空閨的思婦更是悲悽抑鬱，終日以淚洗面，故思婦的相思之情常成爲詩人筆下深切刻畫的情感之一。詩句化用王昌齡〈閨怨〉中的思婦「悔叫夫婿覓封侯」的文字，也深切地表達妻子對丈夫的相思之情。周瓚〈柳絮曲〉指出相思令人斷腸：

點點覺春深，飛飛恨不禁。露露疑妾淚，風散比郎心。曉月隋堤畔，殘陽灞水陰。年年飄蕩處，腸斷白頭吟。<sup>114</sup>

柳絮點點春已深，飄飛中離恨深濃。柳絮上的露珠如思婦之淚，然而風來柳絮飛散之貌正似良人飄泊不歸之景。歲歲年年，隋堤灞水邊上演著無數的離別悲苦情景，也令離別之人柔腸寸斷，無止盡的相思之情在人生中綿延散布。飛絮之際伴隨的是思婦的惆悵，思婦縱有千萬深情，郎心卻如柳絮般輕薄，令思婦悲愴無奈。商采〈落花〉其二亦云：

淡抹斜陽欲暮時，看花猶是惜歸遲。餘香不信全消日，瘦影重疑未放枝。草滿長堤成遠望，山圍故國剩相思。清尊短拍年年事，腸斷深閨祇自知。

115

斜陽西落時看花而遲歸，落花剩餘香淡淡飄蕩在空中，詩人深深懷疑清瘦的花影

<sup>11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頁32

<sup>11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六十五，頁2687

<sup>11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二，頁765

<sup>11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77

是未開放的花苞。如茵綠草綿延而去，遠望美景心中興起的是相思之情。此情此景令人斷腸，此中的苦楚唯有自己知曉。姚素榆〈落葉〉其三也藉落葉寫內心的思念：

綠減黃稀造化工，終年身世等飄蓬。霜凝衰草連天白，風撼寒林匝地紅。  
四野秋碓縈別思，幾行塞雁過長空。征人冀北音書斷，日暮關山夢未通。

116

秋來落葉紛飛，如飛蓬般飄落各地，天地間因霜與風的侵襲而呈現楓紅與白草相間之色。音書阻絕、夢中不得相見，心緒自是激盪澎湃、傷痛之至。詩中藉此寫自我的飄零，也描繪因秋景的肅殺而牽動相思之情。李長霞〈擬庭中有奇樹〉寫在芳樹下憶起遠行之人：

珍木生庭中，花葉含清芬。愛此好顏色，可以贈佳人。繁英久已茂，欲寄感無因。行行芳樹下，不覺淚沾巾。誰謂感節物，有懷意所親。<sup>117</sup>

庭中珍奇的樹木，花葉散發著芳香。美好的花朵可以贈送給佳人，然而徘徊樹下卻眼淚潸然，一切皆相思繫念所致。李長霞〈擬涉江采芙蓉〉亦云：

采采芙蓉花，灼灼多佳色。日暮水層波，沈吟楚江側。蘭蕙不時生，芳洲安可得。馨香難久留，念此遠行客。<sup>118</sup>

艷麗的芙蓉花綻放，吸引人們的目光。花的馨香之氣難以久留，正如遠行之人無法久留一般，令人興發無限的感慨。

花朵盛開之際當是人們相聚時，然而思念之人卻遠在他方，惆悵之餘悲從中來。來季奴〈秋柳〉言：

弱不禁風素自憐，黃昏細雨斷疎煙。樓頭指冷誰吹笛，塞上身單欲寄綿。  
一任嘯烏翻子夜，直須飛雪送窮年。攀枝信墮英雄淚，殘照蕭條灞水邊。

119

眼前的秋柳柔弱，而玉笛聲響、烏鴉夜啼。英雄亦不敵寂寞相思的侵襲，攀折柳條而唏噓。詩人刻畫淒涼的景象牽引出悲悽之情，即便是眼淚不輕彈的英雄，亦不堪承受相思情感的激盪。尤其詩末將鏡頭帶到蕭條的灞水旁，更突顯離別所帶來的相思之情。朱鍾〈酬徐春飆梁溪道中看梅見懷之作〉呈現相思不得見的抑鬱：

---

<sup>11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二，頁3270

<sup>11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九，頁3204

<sup>11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九，頁3204

<sup>11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九，頁3354

梅花如古歡，一笑他鄉遇。雲迷晉陵山，煙白平江路。澹泊赴襟期，清芬表寒素。夷猶孤棹遲，程為花香誤。平生抱素懷，皎潔真堪訴。藹藹江南春，離離煙外樹。臨風憶故交，寄我瑤華句。

昔我游梁溪，溪梅正含蕊。泉聲泰伯祠，山影春申里。清韻落帆風，淡煙沽酒市。春江篷艫響，盡在寒香裏。為君數舊游，屈指十年矣。君詩如江月，照我離愁起。溪雲竹寺幽，林雪村橋圯。一發江南山，隔斷相思水。

120

其一寫詩人與梅花在他鄉相遇，梅花正可表露作者澹泊高雅的心迹，而在作者也將描摹梅花的詩句，寄予遠方的故交。除訴說其心志外，也表達朋友間的相思之情與真摯情誼。其二言與好友當年相見時梅花正含苞，山影春聲中梅花更迷人，眼前一切皆籠罩在梅花香中。而今朋友相離已十年，朋友的詩句觸動深深的思念離愁。綿延的山峰阻斷了流水，似也阻擋了作者的相思情意，此時心中鬱積的情感而澎湃不已。徐樹銘〈龍樹寺看白芍藥是宋雪帆前輩手植〉亦言：

槐雲織翠花風香，層陰暮雨僧樓涼。當軒素霞落眼底，濯濯玉葉相扶將。寒輝冷豔奪冰雪，團團皎似瑤台月。紫蜨遊蜂不敢狂，溪叟村童那輕折。歲歲花開易得新，酒觴悽酌種花人。……可憐嘉會亦尋常，難得東皇動光彩。看花對酒各思君，零落池台幾夕曛。<sup>121</sup>

龍山寺的白芍藥花香遠播而枝葉相扶，寒光中其冷豔之美超越冰雪，皎潔地如瑤臺月。蝶蜂不敢狂狎，村童不敢攀折。歲歲年年花開，卻令人觸景傷情。即便是在宴會中，賞花時亦興發思君之情，雖然牽掛的對象不同，但思念的心境卻是相通的，這是人們在相思中的共通情感與牽繫之情。陶邵學〈鞠坡精舍探梅致歧惠〉也說：

朝聞百鳥鳴相呼，春風幾日來庭除。……青枝紅萼千萬株，繁英亂蕊密復疏。橫斜偃蹇各有態，墮落荒寒誰與娛。我來手把青珊瑚，天風習習吹五銖。羅袂無聲侵玉膚，綽約縵娟仙藐姑，餐霞吸露清而姝。……故人流落天一隅，今來對花意踟躕。恨無玉壺相斟酌，安得千里郵君書，扁舟歸來沽玉壺。春風喚起花魂蘇，莫遣煙雨堆寒蕪。<sup>122</sup>

<sup>12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三，頁2108

<sup>12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九，頁2393

<sup>12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二，頁2941

春來鳥語花香，詩人無事閒探盛開的梅花。青枝紅萼繁花蓓蕾間雜，橫斜偃蹇各有姿態。我探訪梅花之時更見其綽約娟秀如仙姑之姿——餐雲霞吸清露而潔淨無比。此際令人想起曾相聚的好友，當時暢飲狂醉、賦詩而樂之情景猶在腦海中。然而好友遠在天之涯海之角，即便是想千里修書相聚亦不可得，故詩人躑躅感傷。弘瞻〈春草〉其一：

春風消息散平原，為愛離離野草繁。望裏鶯花三月路，愁中煙雨六朝魂。  
乍隨柳色青連岸，斜逐溪流綠到門。漫向陌頭尋往事，依然南浦悵王孫。

123

春風吹來春草繁衍是自然界的現象，但是詩人卻說「為愛離離野草繁」，故詩人心中的相思正如野草邊綿延無盡，詩中際寄寓的是詩人的相思之情。龔自珍〈秋夜花游〉云：

海棠與江蘼，同豔異今古。我折江蘼花，間以海棠嫵。狂呼紅燭來，照見花雙開。恨不稱花意，踟躕清酒杯。……躑躅取鳴琴，彈琴置當抱。靈雨忽滂沱，仙真窗外過。雲中君至否，不敢問星娥。<sup>124</sup>

海棠花與江蘼各有其美，詩人蘇軾愛花高燃紅燭，此際的詩人心中有所懷而心思起伏。詩人擁琴而彈，靈雨忽來、仙人窗外過，相思之人不知何時再相見，詩人不敢殷切詢問摯友蹤跡，實因深怕希望落空。詩中描繪出詩人對於朋友的牽繫、相思之情。

### 三、思鄉情懷

中國文人的離鄉或基於求宦遊的牽絆，或基於戰亂，或為增廣閱歷開拓視野等。人們遠離家鄉時，在他鄉的種種成為興發思鄉之情的發端。時空的變化觸動人們的心弦；人生的際遇與歷練牽引出人們思鄉的悲淚。文人遠離家鄉，心中牽掛的仍是家鄉可親的稚子、蒼翠的花木、溫煦的人情。因為，家鄉是人們心靈的依靠；是方寸最深的寄託。盛鈺〈楊花〉其一即言：

清明纔過翠眉低，竟日悠揚路不迷。舞蝶偶同遊綺陌，飛花常伴葬香泥。  
風回水檻飄難定，雨壓山橋落更齊。羌笛倦吹春已老，離人愁聽子規啼。

125

<sup>12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頁40

<sup>12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五，頁2140



詩中寫清明過後柳條低拂、楊花翩飛、杜鵑啼叫，心緒的跌宕驚人心弦。離人耳聞子規之聲，觸動離情而悲悽，心酸的滋味上心頭。故朱麟應〈臘月望集水琴山畫堂觀梅〉云：

倦客驚時序，寒花破萼新。香浮疏牖月，暖借曲房春。索笑牽鄉夢，聯吟得酒人。一樽銷寂寞，淺醉任吾真。<sup>126</sup>

梅花在寒冬綻放，浮動於空氣中的是宜人的花香。詩人在淺淺的醉意中稍稍消解心中的寂寞，展現率真坦然的一面。

詩人心中的寂寞來自思鄉之情，在酒意中思鄉之情稍稍拋卻，然在酒醒後卻又是一番愁苦。楊文照〈梅花〉：

梅花香靜雪晴時，廿四番風次第知。佳日從容宜小飲，故人持贈有相思。碧雲仙館三更夢，紅樹春山一卷詩。果是還家無限好，幾年留滯在天涯。

127

梅花在雪霽之時，香氣隨著花期而至的風緩緩吹來，佳日小飲之時令人頓時興發思鄉之情。詩人認為家是最溫馨之處，但無奈的是詩人仍在天涯飄泊。有家歸不得是歷來人們深沉的痛，無盡的浪跡天涯之日究竟何時能擺脫，誰也無法明白地告訴詩人，故只能獨自悵惘。查克建〈芍藥〉也說：

嬌紅粉翠趁風流，十里珠簾盡上鉤。回首東風舊時路，鬢絲人老說揚州。

128

嬌嫩的芍藥花開，動人之姿使人們捲珠簾賞之。然而此際詩人觸動思鄉情愁，回味之時也帶著些許哀愁。

揚州的芍藥名著天下，儼然成爲芍藥的家鄉。詩中藉此點出詩人在時光的流動中年歲已大，觀賞芍藥之際思鄉之情汨汨流出。詩句雖平淡地陳述當時的情境，仍體現詩人當時心緒上的愁苦。盧德儀〈看花〉亦云：

兩載干戈避，荒村暫住家。流年真潦草，此日飽看花。作色香逾媚，無言態欲斜。於君倍鄭重，幾忘在天涯。<sup>129</sup>

戰亂中避禍居荒村，詩人生活顛沛潦倒，唯此日飽賞花卉之美。花卉姿態嫵媚、

---

<sup>12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頁1050

<sup>12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頁1218

<sup>12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四，頁2323

<sup>12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六，頁822

<sup>12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頁3208

身影嬌柔，詩人幾乎忘了身處干戈興發之際，也忘了身離家鄉天涯之遠。

詩人平淡地描繪離鄉流落之境，並且以短暫的悠閒與沉靜自我慰藉。詩人幾近遺忘爭戰與思鄉之苦，可在這小小的缺口中，思鄉之愁迸發出來，心境的澎湃可知，而由詩人描繪的短暫歡愉中，更顯示出心中長期的煎熬與鬱積之情。恩霖〈驛柳〉也云：

毵毵垂柳繞長隄，古驛荒寒鴉亂啼。暮雨乍收官渡口，夕陽都在板橋西。  
折來馬上春猶在，舞到風前影太低。曉色遙看起歸思，不堪鄉夢易迷離。

130

細長的柳樹圍繞長堤而生，春時柳樹仍翠綠並隨風搖曳，曉起欣賞之際詩人興起歸鄉之心。但最怕的是不得歸去、歸鄉之日遙不可期，少了幾許期待，心緒的跌宕起伏與掙扎難免，詩人也陷入思鄉困境中。周月尊〈青門柳枝詞〉其二也說：

遠峰涵碧水拖藍，才放新青春已三。無那縈愁復縈恨，曉風殘月憶江南。

131

柳樹才綻放新芽春已將盡，無奈的是心中縈繞的是愁又是恨，曉風殘月中念念不忘的是故鄉江南。柳條縈繞的是詩人無限的思鄉之恨，在愁苦中憶起家鄉，心情悲愁不已。范軾〈楊花曲〉也寫詩人戀鄉之情：

紅日映窗春雨微，階前款款楊花飛。流鶯千樹坐相語，江北江南春不歸。  
五陵年少媚春好，朱顏擲向明鏡老。金縷歌殘玉樹空，柘枝舞罷羅幃悄。  
飄雲捲雨不自量，長安女兒踏春陽。蘭膏墜發輕蜂蝶，石鯨飛泉送酒香。  
綠煙金穗暗相逐，白蘋紅藻翠鱗覆。莫向東風還蕩搖，一生好傍龍池宿。

132

春光逝去不回頭，此時的楊花隨著東風款款紛飛。人們在轉瞬間容顏衰老，柳條舞罷也將低垂歸於平靜。而枝頭的楊花也不當迎著恣肆飄搖，否則風靜之時不知已飄飛何處，何以傍龍池而宿？楊花依戀故林，只願依傍龍池而生之情，刻畫的是詩人對於鄉土的眷戀之情。虞黃昊〈楊柳枝辭〉也言：

楊花如雪撲征衣，馬上征夫苦憶歸。曾向曲中回首望，而今真在路旁飛。

133

楊花撲飛在征人身上，引發征夫思歸的情緒。本在枝頭的楊花如今在路旁紛飛，征人亦如楊花離鄉飄蕩。詩人以楊花紛飛形象寫征人浪跡天涯，呈現其飄泊的足

<sup>13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五，頁2336

<sup>13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57

<sup>13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二，頁2960

<sup>13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五，頁473

跡，也寫思歸戀鄉之苦。戴亨〈黃葉歌〉也寫旅人的飄泊與思鄉：

嚴霜凜冽天沕漻，調調刁刁風怒號。感茲黃葉歌且謠，黃葉未黃重陰交。  
脫離根株隨所遭，黃葉欲下風欲高。旋看墜地旋青霄。風葉相激聲蕭騷。  
此時孤客正寂寥，四海無著東西飄，懷鄉倍覺關山遙。<sup>134</sup>

黃葉翠綠時濃蔭覆蓋，一旦脫離根株只能隨風而居。悲哀的是黃葉欲落時風偏高揚，忽將墜地忽又直上青霄，身在風中無法掌握生命的方向。風葉之聲蕭蕭颯颯地竄入孤客之心，人生如黃葉四海漂蕩、無處附著之情狀令人傷感，羈旅之人的歸鄉之路似也隨之遙遠無期！劉潁〈落葉吟〉云：

落葉離本枝，何為復合時？時晚多飄風，吹我蕩西東。東西非故林，葉葉有悲心。心悲歲流電，拓落成微賤。下受泥塗汗，高愁霜露寒。安得丘與壑，零星簇作團。團團守根株，勿論榮與枯。<sup>135</sup>

本詩描摹落葉的部分少見，卻藉著落葉的飄落，興發詩人深重的戀本歸根之心。詩人的顛沛正如落葉無依的飄蕩，何時能落葉歸根是詩人所重！周准〈落葉歎〉亦云：

落葉如羈客，飄零無返期。秋風如解意，祇傍故林吹。<sup>136</sup>

落葉行蹤不定如羈旅之人般，更無返回枝頭之日。秋風若真能體恤落葉之悲，就靠著樹林吹拂，別讓飄飛天涯的悲劇上演。

詩人對落葉有深切的同情，因為詩人亦浪跡天涯，更有無法歸鄉的惆悵與恐懼。然若能縮小飄零空間上的差距，則是心靈上小小的弭補，對於人們心緒也是種深刻的撫慰。董文驥〈三月廿二日汾陽道上見梨花折得一枝口號〉也言：

東風遠到晉山遲，三月梨花始放時。雨裏粉痕殊鄭重，月中空色共迷離。  
待人雪夜寒無粟，騎馬平明淡掃眉。九十春光故園外，鄉心客眼寄瓊枝。

<sup>137</sup>

梨花在三月方遲遲綻放，雨中的梨花仍展現其粉嫩之姿，但詩人懷念的是故園的春光，此時只能將思鄉的情懷寄予梨花，但，不知何人何時能將鄉思傳達？杭世駿〈沂州道中憶故園梅信〉其二：

<sup>13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一，頁914

<sup>13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三，頁2113

<sup>13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八，頁1185

<sup>13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二十五，頁315

吾家十笏小禪龕，清境迢迢夢亦諳。底事冰魂斷消息，更無天氣似江南。

138

雖詩人家中的禪龕小，然夢中的故鄉意象鮮明。此地無江南的天氣宜人，更不知故鄉中的梅花音訊。詩人藉此突顯家鄉的美好，呈現深深的思鄉情懷。張琳〈約友香塘看梅〉一詩則寫梅花的孤高也寫思鄉之情：

冷淡全勝雪，孤高不受塵。懸知今夕夢，不到故山春。<sup>139</sup>

香塘路上的叢梅冷淡之姿傲勝霜雪、孤高而不受塵俗之染。雖眼前的景致令人賞愛，但今夕思鄉之情不能傳送到故鄉，是詩人胸中不堪的痛楚。伍光瑜〈題姜笠人杜鵑花畫扇〉亦云：

離離瓣染紅綃色，細細叢抽紫玉絲。忽觸子規聲裏事，曲闌庭院暮春時。

140

紅豔的杜鵑花抽紅紫的蕊心，而杜鵑啼叫令人思念故鄉，詩人滿身鄉愁唯能自己收藏。張學典〈落花〉也說：

將飛猶戀戀，欲落故遲遲。新漲碧於染，濃陰綠漸滋。風吹依細草，雨急點芳池。春色三分盡，穠華一夕衰。江南有孤客，繞樹獨吟詩。<sup>141</sup>

落花將飛而依戀不捨，然而新萌發的綠葉卻翠碧漸生。落花的依戀不捨，正如人對家鄉的眷戀之情。而春驟逝之時，繁盛之景一夕間衰落。江南孤行的旅客，唯能繞著樹獨自吟詠著詩歌。

詩中以時間發展為主軸，寫落花景象也寫詩人心境，在落花的驟變下，孤客的心情起了漣漪，此種變化是極其微妙的，「孤客」一詞襯出思鄉的鮮明心境，輕輕的描寫中寫出淡淡的鄉愁。

而美景當前，詩人本當頓減對家鄉的思念，但縈繞於心的思鄉之情潛藏心深處，常一觸即發，正如盧德儀〈春草〉詩所言：

春色渺無寄，春心無處藏。昨宵微雨過，一線草痕長。泥潤看成活，風過別有香。天涯羈旅客，為爾更思鄉。<sup>142</sup>

<sup>13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一，頁1066

<sup>13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三，頁774

<sup>14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頁1597

<sup>14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六，頁3092

<sup>14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頁3208

春雨後春草受潤澤而繁茂，一般人讚歎春草展現春天旺盛的生機，呼吸著芳草濕潤的草香。未料及在羈旅之人的眼中，它卻是觸動鄉愁的傳媒。

詩人以映襯的手法生動地烘托出迥異的生活面向，際遇不同時，人們眼中生機無限春草或令人欣喜，或反觸動人心的鄉愁。詩中刻畫羈旅之人的鄉愁，而春草遍地而生，鄉愁因之無處不在、無處不生，詩人的哀愁雖無以傾訴，卻透過詩句道盡詩人綿綿無盡的鄉思。

繁華的異地也許令人目眩神迷，但羈旅他鄉的詩人，眼見身邊的花草樹木而興發思鄉之情，不盡的思鄉情懷便在空氣中瀰漫，令人悵惘。他們念念不忘家鄉的一切，因此，思鄉詩歌如繁星般佈滿歷代的文學天空，在在傳神地訴說著離鄉景者鬱積的心靈與無奈的慨歎，詩人的思鄉情懷在清代花木詩中刻畫下深濃的軌跡。

#### 四、人我情誼的喜悲

朋友歡聚是人生樂事，歡聚之時吟詩酌酒自是不勝欣喜。尤其是美景當前之際，詩人常呼朋引伴共聚，眼前花木之美引發詩人創作雅興，如顧宗泰〈題張瘦銅同年梅花冊〉即寫朋友情誼：

去年梅花開，籃輿過西磧。今年梅花開，人在長安陌。江南江北阻幽期，安得一枝寄遠驛。瘦銅示我青厓圖，示我逸興飛五湖。空濛香氣滿邱壑，此花此筆燕山無。人生何為滯京洛，故園風景殊不惡。嫩寒天氣疎雪晴，小橋修竹清溪鶴。獨來花下撚鬚吟，飛飛玉蝶穿雲深。春風得意不可狀，若有仙人招我空山岑。題君圖卷與君約，有詩有酒須商榷。銅坑銅井他日游，兩人索笑梅花角。<sup>143</sup>

詩人無法得見梅花，好友展示的梅花冊使身旁又瀰漫梅花香。詩人思考人生遷徙不定的問題外，也盼與好友相約遊歷賞花，藉之跳脫生活的桎梏與牽絆，朋友深情躍然紙上。如向文煥〈山中訪邱醉石見小徑菊花有作〉則淡雅地抒發朋友間的情意：

秋菊經霜老，霜高汝亦寒。偶將搖落意，惜此晚芳殘。為與故人約，相期今日歡。黃花小徑外，雞犬款門闌。<sup>144</sup>

<sup>14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六，頁1478

<sup>14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三，頁131

詩人訪老友時見秋菊雖老仍傲霜，詩人與朋友相約令人期待歡娛。黃菊妝點的是小徑；故人款待的盛情溫暖的是詩人之心，詩中洋溢著朋友的款款深情。黃德溥〈雙龍觀看花即席拈韻得津字〉則在談笑酣臥間展現友誼：

萬壑藏幽境，提壺及暮春。花深疑失路。泉響喜通津。談笑揮長塵，沈酣臥錦茵。歸途休秉燭，片月挂城闌。<sup>145</sup>

暮春至雙龍觀看花，花氣氤氳中，詩人疑惑是否已迷失方向。與朋友間的談笑歡樂已揮去煩擾的世事，沉醉間長臥茵茵綠草而眠，直至月上枝頭方歡愉而歸，藉由觀花之事寫朋友間的深厚情誼，也寫心境的閒適與豁達。梁啓心〈清勤堂前後老桂七株家大人花時觴客各賦長歌小子亦附作〉亦言：

中間古桂凡七株，百年外物無生枯。自有此屋此樹俱，想見侍御手植初。一株北堂高扶疎，瘦藤作骨霜為膚。一株南榮青模糊，棱棱硬葉當軒鋪。旁有一株尤絕殊，盤根拔起孫枝羸。再歲已見爪角舒，欲與老幹相撐扶。小園疊石疏清渠，三株壓簷如覆盂，蔽虧白日森階除。其一僻在牆東隅，偃蹇不肯受束拘。著花雖好人罕譽，有若逸士逃空虛。株株似此皆畫圖，涼露一夕香紛敷。……若不痛飲真蒙愚，平生招隱繁有徒。牆頭過酒不待沽，折簡立至群謹呼。黃雪點點黏尊壺，飽花氣似餐醍醐。阿爺大笑拉髭鬚，看客醉夢騎蟾蜍。朗吟直到日腳晡，詩成繞樹樂只且。明年此會不可孤，乞與大椿揚靈符，不爾恐被花揶揄。<sup>146</sup>

堂前七株古桂已百年，詩人特寫其中四株的形神之殊異處。一株高而扶疏卻清瘦；一株欣欣向榮而色淡，枝葉覆蓋屋舍；另一株盤根拔起孫枝粗，能與老幹相撐扶；其一在牆隅，偃蹇不受拘束，正如隱士避世而居。詩人筆下的桂樹形神令人嘖嘖贊之。在此種情境之下，詩人恍置仙境中，故招友共飲齊樂，詩中充滿著朋友相聚之樂，令人歡欣。張之洞〈極樂寺海棠初開置酒會客〉寫海棠盛開，賞花觀花之樂：

火急邀客城西去，絳蕾如珠點碧樹。莫嫌來早香未齊，猶勝繁枝逼春暮。當年合抱二十株，主僧蛻去花亦枯。一株儼然似房老，新叢稚齒鬥娟好。憶昔上林未罷時，侍臣下直尋春嬉。五侯七貴來覓醉，棋子方禡青螺卮。即今游賞雖蕭索，靜晝晴光亦不惡。那須銀燭按涼州，巾履徘徊到日落。

147

<sup>14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四，頁951

<sup>14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五，頁1136

<sup>14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六十二，頁2602

主人邀約賞花宴客，此際花開已繁香氣飄搖。當年的海棠花枯，唯留一株海棠娟秀而嫩芽初出。而今遊賞亦歡樂，賓客徘徊留連至日落。詩中寫朋友同聚之樂，也寫生命的闊達。

然人生中朋友易得知音難尋。知音，是心靈上能相契合之人，故覓得知音，便成爲人們生命中的殷切渴望。古人甚至認爲得一知己死而無憾，故人生若無知己相知相惜，生命便有了缺憾。因此無知音的生命憾恨，每每在詩歌中流竄，清代的花木詩歌也刻印出詩人不得知音心靈交流的生命哀愁。祁騫藻〈幽蘭〉其二即言：

亭亭復亭亭，孤芳空自馨。美人偶一顧，移植來中庭。中庭花木繁，紅紫羅錦屏。一莖止一花，何以奉尹邢。亦思九畹滋，力薄身伶俜。雲窗霧閣中，疏弦何泠泠。不歎知音稀，希聲難為聽。<sup>148</sup>

直挺的蘭花孤獨地散發芬芳，美人愛賞之而挪移至庭中種植。蘭花一枝莖只開一朵花，何以供奉尹邢兩夫人？詩句中透露的是蘭花不知媚世隨俗而爲，若繁盛綻放則當備受賞愛，蘭花卻以孤芳姿態出現，故詩人爲之歎惋知音難逢。然而作者卻認爲幽蘭不當感歎，畢竟能真正受賞識或遇知音並非易事，既是如此又何需惆悵無奈？張之澄〈蒼松吟爲縉雲學博家邇可大兄作〉：

蔓草不獨立，蒼松無倚附。挺生山之陰，蟠結堅以固。亭亭拂層雲，湛湛浥零露。孤勁耐霜寒，淒清越朝暮。蔭可大千尺，材真廟廊具。上邀鸛鶴集，下委鹿豕聚。偃仰風塵中，百年託貞素。非不甘棟樑，良師鮮所遇。勿以老煙霞，無如識者顧。但恐摧作薪，竟為採伐誤。<sup>149</sup>

蒼松孤勁耐寒、堅固蟠結而具廟廊之材，蒼松偃仰人間，託付其貞潔素雅之心。蒼松非不甘於棟樑而用，深怕未遇知遇之良師，然若一生無人賞識、或受砍伐爲柴火而用，更是一大憾事。詩人藉此書寫人生遇知己死而無憾；但若受埋沒而載浮載沉，實難堪又無限的遺憾。王殿森〈秋蘭〉言：

閒庭習幽靜，清香透書帷。起視盆中蘭，娟娟開一枝。秋光倏已晚，爾開何獨遲。風聲撼林薄，霜痕沾鬢絲。孤芳孰延賞，知音安可期。我亦素心人，何時慰幽思。<sup>150</sup>

秋來，盆中的蘭花娟秀地綻放，遲開的蘭花面臨是秋霜的侵襲。此際的詩人發出

---

<sup>14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十六，頁1980

<sup>14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頁735

<sup>15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六十，頁2574

深層的感慨，孤高的蘭花無人賞識，我亦無知音相伴，此種生命著實缺憾感傷。吳振棫〈藤花歌〉也說：

老藤廣蔭三畝餘，乃在聽事東南隅。我來霜雪正蕭悴，陸槁疑是樵薪枯。苔封石倚勢盤屈，五龍糾絞根非孤。蔓延四走絡高架，億萬鬼膊相枝梧。三月四月土脈酥，一雨再雨甘醍醐。……霍然肺病今朝蘇。青錢買春作清賞，延客亟喚長鬚奴。惜哉地志闕未載，又無好句窮追摹。輪囷鬱崛數百載，惟供俗眼為歡娛。風塵連蹇士失職，得不與此同嗟吁。欲求良工寫萬本，達之上國傳通都。使知海邦有異植，耀豔實與凡葩殊。得一知己可無恨，不須九錫為花訣。<sup>151</sup>

藤花之勢盤屈，根鬚如般龍糾絞。春來柔絲新綠映人，花開紫氣驚豔雙眸。其玲瓏飄香令人珍視，疏密之中自有其韻致，詩人也在藤花香中肺病漸癒。眼前的藤花未受人賞識，若得良工圖之、知己揚之，則其殊異群芳之處即可為人周知。藤花如此，人更是如此，詩人在詩歌中表達出無知音之傷。戴廷栻〈擬古詩·青青河畔草〉也言：

青青河畔草，離離路旁柳。悠悠送行人，泛泛舉杯酒。終鮮素心人，何許同攜手。歸來掩柴扉，無語自垂首。<sup>152</sup>

青青河畔草伴隨蓊鬱的柳樹而生，在杯酒餞行中行人遠去。世間心思樸素之人畢竟鮮少，詩人不知好友何日能再同攜手相談？思慮至此令人悲歎，歸來唯能輕掩柴扉，垂首無語而唏噓。人生鮮少知音的悲慨，詩人唯能獨自承受，無以言之。戴廷栻在〈擬古詩·涉江采芙蓉〉一詩再次抒發無知音之落寞：

涉江采芙蓉，花葉皆茂好。所贈不合意，一夕顏色槁。人生感知己，此意向誰道。蕩舟越江歸，寂寞向芳草。<sup>153</sup>

芙蓉的花葉皆美好，但若贈予心意不相投之人，芙蓉在一夕之間顏色枯槁。詩人因此感歎人生知己難尋，無知音也無法訴說心中的無奈悲苦。劉珊〈白蓼花〉也說：

到眼西風醒，斜陽認有無。秋心濃不得，水國淡相須。破艇梢雲淺，寒鳧抱雪臞。更誰覓孤賞，淒絕對江湖。<sup>154</sup>

<sup>15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十六，頁1982

<sup>15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九，頁544

<sup>15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九，頁544



白蓼花在秋季仍保持其素雅之姿，秋意似乎也就顯得未盡濃厚。白蓼花的孤芳自賞喚不起人們的目光，故其心中哀怨倍至。白蓼花的處境如人生無知己的處境，心中的悽楚可知。

## 五、古今人物之讚譽

士人讀聖賢書，對古今人的高格精神神往不已，故透過詩歌讚賞古人或畫作，也是清代花木詩歌常見的刻畫內容。陶澍〈題墨蘭贈尹月三〉：

煙墨數點出新意，勃勃清香生絹底。根荇故與眾卉殊，不俗之氣如吾子。  
持歸張向畫屏前，秋來好夢湘江水。<sup>155</sup>

賞墨蘭之際，畫絹中的墨蘭傳來清香。墨蘭根荇與眾花卉殊異，而此種脫俗的氣質與尹月三相同，此種高貴的氣質便是君子之德，詩人藉墨蘭烘托尹月三形象，書寫其不凡的道德生命。王至甸〈種松圖陳雪龕屬題〉也云：

雪龕先生今之豪，鬚眉奇古聲價高。一枝鐵筆軼斯相，貧老但愛聽松濤。  
清風明月不須買，突兀雙龍知幾載。自言手種向空山，一醉松陰化雲海。

<sup>156</sup>

詩先讚譽陳雪龕為人，再言其喜傾聽松濤之心。而圖畫中的松樹如雙龍矗立，醉裡眼中所見的松蔭如雲海。詩中藉松樹的氣勢雄渾，讚頌陳雪龕之奇異不凡。陶澍〈李芸甫水部畫松爲子佩參軍賦〉也說：

李侯畫松如老螭，著紙俱作鱗之而。破空勢起不得住，風雨一霎迷天池。  
阿兄矯矯歲寒操，秉質況是山林姿。特令寫此好根節，要使俗子驚須髭。

<sup>157</sup>

畫中的松樹如虯龍，其勢破空而起。詩中藉著畫松，興發對子佩參軍節操讚頌，其素雅淡泊的生命質性，促使堅毅不屈的精神更熾熱。鄭典〈張山人畫松歌〉：

高堂雲氣畫漠漠，四壁陰森滿丘壑。知是山人十八公，蒼鱗紫甲紛披落。  
一株如屈鐵，瘦骨峻嶒蘚皮裂。兩株如老龍，尺幅飛騰雷電掣。……羨君

<sup>15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十五，頁1968

<sup>15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十七，頁1835

<sup>15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四，頁3292

<sup>15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十七，頁1835

腕底有徂徠，那數秦封與漢植。吾聞古來畫古松，能者無過偃與宏。精神入微妙，化奪天地工。後來好手誰可比，雄姿嵒峯將毋同。千年茯苓下結實，此圖莫放仙人入。神物由來鬼欲偷，玉軸金箱好收拾。<sup>158</sup>

廳堂如山中雲氣瀰漫，實因張山人所畫之畫松圖懸掛其中所致。畫中松樹如蒼龍般披垂著鱗甲而紛落，其中一株如屈鐵般瘦骨而皮裂，另有兩株如老龍飛騰於雷電中，甚至在耳邊似有松濤傳出。故觀畫者無言而動容，煙墨在畫中飛馳欲出。詩人並讚譽張山人畫法出神入化、巧奪天工，甚至引得仙人欲居、鬼兒欲偷，可見畫作之靈動珍貴。詩中雖未描繪主人悉心收藏的動作與神態，讀者彷彿可想像主人唯恐他人得之的細膩收藏動作與緊繃的神情，令人會心。法式善〈肅武親王墓前古松歌〉則言：

豈有吹簫不用竹，碣語分明我王屬。一百三十六營賊，爭向將軍馬頭哭。功成身歿何憂勞，毅魄上燭星辰高。獨有墳旁老松樹，郁勃時藉風悲號。……盤拏直學虯龍走，靈爽將疑幢蓋開。中間卻有凌雲勢，兀傲不受鬼神制。百尺以上若樓聳，五步之內已綠閉。偃蹇略比梅花枝，人世炎涼總不知。偶遭風雪皮肉壞，蒼髯翠鬣仍支離。<sup>159</sup>

詩人讚譽肅武親王不凡的功績，其人生的氣魄可達星辰之高。詩人並藉松樹高聳寬闊的姿態與凌雲之姿寫肅武親王對世間的遺愛與貢獻。黃安濤〈肅武親王墓大松歌〉也藉大松歌讚譽戰功彪炳的肅武親王豪情：

蒼虯力拗千霄勢，卻走橫枝塞空際。驚濤傾瀉萬壑風，濃蔭周遮百弓地。梢長葉密骨幹重，架木盤盤四圍捧。白日陰森苔磴寒，行人下馬神先竦。一株最巨當墓門，五株拱揖如弟昆。冰霜不改古時色，雨露自沐先朝恩。九泉蟠曲根如鐵，琥珀斑斑凝汗血。龍鱗怒裂虯髯張，想見當年熊雄傑。維王手挈千熊羆，佐命入關開帝墓。掃除流寇奠秦蜀，戰功赫赫垂豐碑。箕尾歸天留毅魄，宗盟世篤同磐石。殯宮宰木鬱蔥蔥，一派滋培關國脈。

160

肅武親王墓前大松氣力上千霄，橫枝疾走充塞天際。驚濤濃蔭廣布而枝葉茂密，行人見之神魂竦然。尤其大松在冰霜中不改顏色，甚至枝葉如龍鱗、怒裂根鬚、虯髯張揚。而肅武親王掃除流寇奠秦蜀，戰功赫赫令人敬佩，死後雖軀體消逝但毅魄長留人間。詩人在詩末讚譽肅武親王的忠貞關乎國脈的存歿，對其讚譽備至。錢泰吉〈六舟屬題湯雨生將軍所贈畫梅即次將軍自題韻〉也藉畫梅讚譽仁心

<sup>15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二，頁758

<sup>15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頁1568

<sup>16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十一，頁1906

的湯雨生將軍：

眾生苦顛倒，孰肯解其縛。將軍拯物心，欲使出溝壑。老梅得成柯，寒不受雪虐。那知琴隱園，悲風頓衰索。城郭人民非，翔舞歸來鶴。幽香伴忠魂，苦惱乃極樂。平生金石契，高僧共詠謔。遺墨佛護持，九霄氣磅礴。

161

湯雨生將軍是解救人民脫離苦難之人，是人間的菩薩，這是對將軍的讚譽。而老梅樹不因寒凍侵襲而變，其幽香長伴將軍之忠魂，而將軍之忠貞亦如梅花在天地間的氣勢般，磅礴壯盛而直至雲霄。施補華〈嚴氏家廟松歌爲秋樵丈作〉云：

方練奇節天下崇，何人為表嚴司空。五百年來事隱約，依然祠廟菰城東。行人下馬動憑弔，輪困手撫當門松。白晝時聞飛霹靂，空堂宛欲騰蛟龍。摧頹老幹出生氣，盤屈孤根回曲衷。勁質何辭霜雪烈，精靈或與風雲通。……飄然時危一老翁，不忘祖德干戈中。手攜畫卷命題句，忠魂勁節相交融。危時永憶棟樑器，大材不藉丹青功。<sup>162</sup>

嚴司空的節操崇高，即使時光流逝仍令人憑弔其高潔。家廟中的松樹，其姿態如蛟龍，雖已頹老仍盤屈而上且生氣勃勃。嚴羽勁節與松樹的大材氣魄相交融於詩畫中，詩中讚譽嚴羽之節與秋樵丈有遠見的不凡作為。蔡環黼〈天聖寺壁管夫人畫竹〉則對管夫人的文才讚賞不已：

琉璃寶地清于玉，掩映檀欒數科竹。乍道尋香簷蔔林，忽疑駐屐篔簹谷。聞昔名閨管道升，唱隨琴瑟住吳興。奩中翰藻文人似，腕下丹青哲匠能。……攘腕經時閣筆看，錯刀葉葉生鮮碧。東竿寫罷又西筠，雨籜風梢骨力均。妙真兼勝蘇居士，變化能無梅道人。貝樹祇林共終古，一片蒼煙滿庭廡。琅玕影外石玲瓏，殘瀋曾傳松雪補。今古帷房第一儔，晶宮畢世足風流。仲姬應惜龍孫節，寫向空門特地愁。<sup>163</sup>

竹子在掩映中飄蕩其香，令人猜疑已置身在竹林中。詩中著力描繪管夫人詩文具文藻，畫作具神韻。其畫竹鮮碧欲滴，歷風霜而堅毅的風骨依舊鮮明。而其畫藝卓越，貞妙之處超越蘇軾，幻化之處在吳鎮之上，處處讚頌管夫人繪畫之妙，竹子靈動的生命力在畫壁上流動。

同為讚譽管夫人之詩，祝維誥〈天聖寺壁觀管夫人畫竹〉更直接地指出管夫人畫竹之勝處：

<sup>16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四，頁2128

<sup>16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六十四，頁2634

<sup>16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七，頁1320

巋然古剎闕深窈，敗瓦殘碑苔蘚繞。入門但覺風蕭森，壁掃千竿猶嫋嫋。  
高低僅辨煙墨痕，尋丈欲凌霄漢表。葉疏枝勁態絕秀，鳳翥龍飛骨尤矯。  
古來妙手豈乏人，風骨能如仲姬少。散朗雅有丈夫氣，放筆此間作叢篠。

164

壁上千竿輕盈柔弱的竹畫，其高欲凌霄漢其枝葉疏勁秀，更如龍鳳具矯健之姿。此畫出自趙孟頫之妻管道昇，詩人稱讚管夫人具風骨，其畫散發爽朗的丈夫氣概，自是管夫人畫竹的獨具風姿。鍾大源〈寄題武林郡署東坡手植雙松歌〉則藉蘇軾手植雙松讚譽其情操，詩的前半寫東坡勤政愛民，並在公暇之餘種植雙松，後再藉松樹的形神超越之處讚譽東坡之人格：

根蟠力壓雷雨拔，幹攫怒偃蛟龍道。煙釵霧鬣互掩映，古柯老枿恒蚴蟉。  
後人見者歌勿伐，不數邵武誇安榴。迴思公也立朝宁，歲寒之節驚同儔。  
建言抗直忘忌諱，賦詩奇崛憑搜求。<sup>165</sup>

松樹深根蟠踞，蛟龍般的枝幹攫怒飛舞。詩人認為松樹驚人的氣魄與氣節象徵蘇軾的人生，尤其是秉持忠肝義膽為國為民的節操，及其在朝廷中抗言直諫的膽識，為國為民之心意令人景仰佩服。孫原湘〈精忠柏〉則藉柏樹的精忠寫岳飛至死不變的忠貞：

萬木畏枯枯則薪，一株獨以枯見珍。神斤鬼斧不敢近，忠義之氣纏其身。  
蛟虯翠鬱風波亭，一夜號泣枯精英。奸邪氣橫正氣絕，感憤物理同人情。  
不見百口保飛宗，正卿竄身南海以死爭。上書訟冤劉允升，橫屍棘寺鳴不平。  
區區小校猶忠誠，竟欲斬艾邪蒿萌。柏雖草木氣至清，肯與賊檜同時生。  
死八百年挺不屈，蛻盡龍皮剩龍骨。中有丹心不肯枯，只是春風吹不活。  
天欲吹活柏固辭，偷生半壁匪我思。除非痛飲黃龍時，枯枝一一回青枝。  
……但看枝枝北向枯，木理猶知朝二聖。從來死貴得其死，不見死而不死樹如此。<sup>166</sup>

柏樹雖枯槁卻藉此凸顯忠義之氣，故神斤鬼斧不敢近。但在奸邪之氣肆虐橫行之際，柏樹也因之傾頹。詩中以柏樹之精忠言岳飛之忠誠，並以精忠的柏樹不願與秦檜並立突顯鄙棄奸佞之人的心意。柏樹已死百年卻依舊挺立，在蛻盡如龍般的樹皮龍骨後外形枯萎。柏樹直幹有丹心，然而春風也無法使之復活。若要其再生，除非如岳飛直搗黃龍收復山河，柏樹方願回復青翠之姿。

<sup>16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五，頁1130

<sup>16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十，頁1729

<sup>16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十八，頁1853

詩中以精忠柏寫岳飛精忠之心，柏樹將死而不死是因仍有牽掛，岳飛擎天撼地的忠君愛國精神更是如此，死後把對國家的牽繫化為柏樹頂天立地的形貌與精神突顯出來，這雖是詩人的想像，卻也是受岳飛精神感動詩人所致。喬重禧〈精忠柏歌〉也是以柏之精忠讚譽岳飛之忠君愛國：

風波亭上白日黑，三字獄成碧血碧。千秋冤憤誰見之，惟有凌霜一株柏。柏之生也精氣橫，柏之死也英風鳴。公生亦生死亦死，如公者死將焉生。柏既不能將身作弓弩，隨公直搗黃龍府。又不能化為寶劍如吳鉤，……歲歲磨鍊風霜姿，青銅為皮鐵為骨。黃天蕩裏殺氣摧，朱仙鎮上悲聲哀。施全已死背冤殉，眼見宋室成蒿萊。露葉風枝氣鬱勃，勁節稜稜誰與奪。……盡忠四字公鐫背，精忠二字柏堪配。今日見柏如見公，泣下多於楮衣輩。吁嗟乎！古今正氣乾坤中，聖賢與物無不同。君不見西湖墓上落日暗，南枝肅肅生寒風。<sup>167</sup>

風波亭為岳飛遇害之處，莫須有三字則是岳飛受行的理由，故詩人藉柏樹抒發對忠臣的感佩之心。莫須有三字造成岳飛的枉死，實令人神共憤。精忠柏雖欲化為岳飛身旁之助力，卻因身為柏樹而不可為之。唯能在塵沙中悲泣哀鳴，在歲月風霜的磨難中練就其挺立之姿與青銅鐵皮之骨，而在宋室成草野之際，岳飛與精忠柏亦不願獨活，死後全就其仁義道德。唯須留丹心孤幹於天地之間，使天下萬世知其真誠。盡忠與精忠是岳飛與柏樹相匹配的精神氣度，物而如此，人若不及之，不知何以為人？沈纘〈方正學畫竹贊心齋先生家藏〉藉畫竹緬懷方孝孺之正直之貞節：

方先生，性正直。靖國難，躬戮力。族不辭，死何惜？剖吾心，割吾舌。身可烹，心難折。炳今古，耀史冊。展畫竹，淚痕溼。兩三竿，五六尺。挺貞姿，效貞節，疏喬枝，翻密葉，歲寒松，同春柏，起英風，凌霜雪。顧此君，人悲切。<sup>168</sup>

方正學先生個性忠直，為家為國而亡皆萬死不辭。展開其畫竹之捲軸，令人為其志節而懾服。方正學先生的英姿貞節，從容展現在畫紙上。憶起如此肝膽相照之人，令人讚歎。

詩人讚譽方孝孺，便是對其行為的讚同，人世中能秉持節操而耿介以行、不畏權勢之人不多，故緬懷此忠肝義膽之人，令人感佩不已。

<sup>16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三，頁2107

<sup>16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64

#### 第四節、社會國家的關懷

社會國家的發展是人們生活品質提升的重要關鍵，而歷代文人也以「仕」為人生奮鬥努力的目標，<sup>169</sup>即使未能封官受爵，亦對社會國家有深刻的使命感，不管是對社會民生的悲憫之情、世人生活處境的同情、國家動盪不安的嗟歎等，都是出自於詩人對於社會國家的關懷之情。詩人對社會家國的真情至愛，真摯地流瀉在花木詩歌中，他們用沸騰的熱血寫下壯闊的詩篇，花木詩歌便蘊含對社會國家深層的愛。

社會國家的發展關乎個人命運，身為其中的一份子皆當為國家為社會盡一份心力，如蔣湘垣〈落葉〉明言詩人對社會國家的關懷之情：

落葉翻飛到酒杯，支離心事向誰開。海天霜老青雕急，關樹秋空畫角哀。  
仰屋竊言天下事，救時深念古人才。庫車廢馬非當日，長嘯西風百尺台。

170

落葉翻飛之時，詩人心中的愁思隨之紛亂。詩人深切地關懷社會國家大事，並認為人們應自我修養、陶冶如古人般的品德，方能對社會國家有所助益。然而今非昔比，縱有報國之心，環境卻使其不得有所為，當前的環境與昔日已大不同，故詩人無奈地長嘯抒發心中的愁思。沈纒〈題趙承旨畫蘭〉則寫士人對社會國家的關懷之情：

可憐王者香零落，顛悴瀟湘第一枝。空向新朝誇畫筆，難為騷客寫愁思。  
故宮落日悲荊棘，周道秋風怨黍離。何處託根猶故土，淡煙細雨伴江蘼。

171

具王者香的蘭花零落令人惋惜，〈黍離〉一詩的呈現更可出詩人對故國的牽繫，詩人心緒的繁亂可見。而此際只有淡煙細雨的江蘼叢中可居，悵惘之情流露。詩人將具王者之姿的蘭花，視為忠貞君子的化身，然而君子卻無法為家國社會奉獻心力，詩人認為也許唯有淡煙細雨之地，方為君子託身之處，雖心中有無限的惆悵與憤懣，但又何奈？詩人對於社會國家深厚的愛溢於言表。不同於〈題趙承旨畫蘭〉一詩，清宣宗旻寧〈至聖廟古柏歌〉展現的則是賢君氣度：

---

<sup>169</sup>「仕」在孔子的適時而起後才真正肯定「仕」的積極意義，同時也為士人鑄造理想的生命形象——以安百姓、平天下為最高目標，此後，政治參與變成為士人應盡的職責，因此歷代的士人都以「仕」為其生命目標。見吳璧雍：〈人與社會——文人生命的二重奏：仕與隱〉，收入《抒情的境界——文學篇》（臺北：聯經出版社，1982年），頁168

<sup>17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十八，頁1866

<sup>17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64

夫子堂前柏樹古，蒼龍夭矯丹鳳舞。我來展拜仲春時，靈根翠黛心摩撫。  
千年益壽異天封，四時嘉蔭超新甫。喬柯偃覆春復秋，霜皮磊落風還雨。  
晦靄煙雲襯鼎彝，踰歷星霜儕石鼓，青青不改有神功，滋榮得所謝斤斧。  
分行屹屹樹豐碑，景仰宣聖鴻文垂。萬世師表祖題額，孝弟忠信人倫基。  
昔年釋奠曾奉命，今則講學禮攸宜。為人臣暨為人子，曲衷不遂空愴之。  
凜承大位日兢惕，一勤蒞政心孜孜。羨爾棟樑之材堪予輔，堅貞秀拔起遐思。<sup>172</sup>

廟前的古柏靈根翠黛，風雨摧折下青青不改其本色。廟裡供奉的孔子，其教化為人倫奠下孝弟忠信的根基。而身為人君的宣宗，極言古柏的磊落堅貞為棟樑才，若柏樹化身為人，則是輔佐國政的良才。在宣宗出巡後見古柏顏色不改清蔭如新，愈引發其勤政任賢之思，若能秉持勤政愛民之心而為，方不枉承至聖廟古柏啓發。詩中屢屢言其兢兢業業、為國為民之心。清德宗載湉〈賞菊〉一詩也透露此心：

金英爛漫繞朱欄，佳色清香秀可餐。不看菊花看稼穡，我知民事甚艱難。

173

菊花爛漫、清秀可餐。載湉不看菊花，反關心稼穡的生長情形，可知其心繫生民、明瞭人民之苦。

身為君王或為官者，體恤百姓之苦或能有所為，則是人民之福。反觀一些只貪圖享樂、暴虐無道的君王，將生民之苦拋諸九霄，則是人民之悲。醇賢親王奕譞則藉〈蒔花〉言人民維生之不易，深深關懷人民生活：

除莠培根辨燠寒，護持少情色香殘。區區草木猶如此，無怪民生得所難。

174

種植花木實非易事，除鋤草、覆根外，甚至連氣候的燠寒都須加以考量，才能使花木勃發生長。栽種如此微渺的草木都得耗盡心力呵護，無怪乎人民營生之苦。奕譞深知人民之苦，故行事能考量人民生活面向而為。永璣〈德壽寺牡丹短歌〉也說：

飛放泊邊春不淺，德壽寺裏流鶯轉。探花笑我馬騰騰，待客無僧幡閃閃。  
百年已是干戈靖，一龕獨任光陰轉。洛陽姚黃不須問，且對繁英生蒼蘚。  
今日看花花莫放，來日看花花莫斂。花應知我非世情，與爾相看動幽感。

175

<sup>17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頁23

<sup>17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頁26

<sup>17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頁51

春來牡丹花盛開，此際已天下太平，然光陰卻在荏苒中流逝。詩人不問牡丹花的綻放，反而興發對生民的關懷之情。詩人認為牡丹花應知詩人之心，故內心深層的思慮如波濤般襲來。天下太平之時，身為君王的永璫明瞭蒼生是自己應關懷的重心，外在的繁華與誘惑不當為心中所牽繫。凌揚藻〈木棉花歌〉則深切希望社會國家興盛：

炎微燒春火雲起，長虹下飲赤岸水。偉哉十丈珊瑚華，蒸天烈地森杈枒。  
……崑岡燒後紅玉熱，頰龍戰罷金鱗飛。託身不越句漏土，要向赤日輸精微。  
我來樹下三歎息，親睹東君好顏色。祝融之宅南離宮，永教壯此文明國。<sup>176</sup>

木棉花盛開時氣勢壯盛雄偉，木棉花如熾熱的紅玉，又如紅龍豔紅的鱗片，其赤誠之心可見。詩人受木棉花之精誠而感慨歎息，詩人期盼火神將常保木棉花的國度壯盛強大，展現對社會國家赤誠之愛。

而有更多的詩人直接切入生民的生活省視社會國家情狀，詩歌更深切動人，也更能引發人們的共鳴。熊璉〈菜花〉言人民生活困苦：

尺土依然雨露勻，黃花燦燦蝶飛頻。朝來不厭臨窗看，也算貧家一段春。

<sup>177</sup>

菜花金黃而蝴蝶翩飛，如此平凡的景象，也是農家生活裡的一種調劑與未來的展望。貧窮人們的春天何在？貧民不敢多有奢望，眼前的黃花飛蝶足以令人心神愉悅，而菜花若成經濟作物，或許收入微不足道，也是生活的小小補貼。邱璋〈登中立閣看菜花〉亦言：

寒不可襦饑不粟，多事兩珠更兩玉。天公欲救萬戶貧，徧地黃金散千斛。  
去年亢旱田禾焦，阿香焚車炎帝酷。女媧鍊石漏暗補，元冥醉眠頭緊縮。  
傾盆勢猛銀竹下，土膏近喜春花熟。村南老翁拍手笑，轉凶為豐此其卜。  
先生不知農與圃，但博奇觀享清福。<sup>178</sup>

去年乾旱農田幾成焦土，生民生活困苦。上天欲救天下蒼生而降下甘霖，菜花恣意滋長，此時平民生活轉凶為吉，村南老翁拍手歡欣。上天的恩賜是人們的依靠，己身的努力無法成為最終的依靠，情何以堪？尤其不事農作之人，只見菜花壯盛之美，卻不知農民生活之苦，令人感歎。王采蘋〈種菜〉也云：

---

<sup>17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頁49

<sup>17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十二，頁1749

<sup>17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六，頁3082

<sup>17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一十一，頁1743



園蔬隨意栽，禦冬謀蓄旨。翠甲喜漸肥，黃芽美無比。霜嚴能耐冷，雨過淨如洗。亦有歲寒心，青青常不改。地僻無珍羞，官貧少俸米。佐我菽水歡，足以充簞簋。朱門饜梁肉，溝壑多凍餒。山陝猶用兵，萑苻苦難已。空留諸葛名，莫有奇人起。浮生喪亂餘，一飽亦已矣。國計難與謀，世事何足齒。撫茲學圃心，賢者亦樂此。毋辭灌溉勞，抱甕時汲水。聊當秋花看，一碧亦堪喜。騷客去已遙，憑誰藝蘭芷。<sup>179</sup>

老嫗盡除庭中蔓草，栽種菜蔬維生。黃芽出而美，耐冷耐雨，令人欣喜，此種生活是平民的生活寫照。但令人感慨的是歷來總是「朱門饜梁肉，溝壑多凍餒」，富貴人家奢華無度的度日，平民百姓卻有滿腹的貧苦無奈。尤其是現今仍為用兵之際，人民更在苦難之中，若能求得微薄的溫飽，已心滿意足。詩人也感慨國事難以謀畫，不如歸去學園圃。

詩中透露出國家的動盪與社會生民生活之困苦，令人悲憫。而平民的生活困苦已堪憐，若官吏無所為或猖獗地魚肉百姓，人民的生活便雪上加霜，故潘高〈野蔓〉先指出官吏悠閒委靡，人民卻困苦無所依靠：

野蔓不緣樹，空引枝葉長。谿谷少人民，猛虎嘯河梁。虎飢不擇肉，夜盜豕與羊。……廬舍無遺粟，齎我諸軍糧。軍糧幾十萬，朽腐委風霜。諸軍何所事，戈雁以翱翔。<sup>180</sup>

谿谷中的野蔓枝葉長，而谿谷中的猛虎在跨河的橋梁咆哮，夜盜豬羊而食。百姓生活困頓，家中已無米糧，然軍糧幾十萬卻任其腐朽敗壞，官吏與軍隊所為何事？只須獵雁或欣賞其翱翔之姿即可！

人生的不平如此，但又何奈！官吏頹靡享樂，人們如野蔓般失去依靠，可歎又可悲。如彭啓豐〈伐松行〉：

環秀山前環秀寺，碧瓦連雲樹凝翠。中有蒼松百十株，栽從前代經千載。鬱蔥靈氣鬼神扶，來往行人風雨避。俄傳州守符牒來，役使梓匠凌崔嵬。長繩倒曳斤斧斫，勢震巖谷聲轟雷。一朝山容頓憔悴，各材劫盡空徘徊。老僧感事悲且怒，欲叩天閭無路訴。……由來仁民兼愛物，所賴彰瘡公無私。邇來吏道日益靡，剝民脂膏類如此。松遭翦伐不自言，民苦呻吟孰為理。

181

<sup>17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頁3212

<sup>18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三，頁433

<sup>18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六，頁989

鬱鬱蔥蔥的蒼松已千載，來往行人遮風擋雨受恩澤。未料州吏突持符牒來，斤斧斫松樹，松樹摧折而山容憔悴。官吏自行妄爲之行徑欲訴無門，剝民脂膏的惡行愈加放肆。這些有權勢的官吏胡作非爲，百姓只能逆來順受，無怪乎人民苦呻吟哀泣，悲歎天理何在？沈雲尊〈栽柳謠〉也云：

栽柳復栽柳，伍伯持官符。下鄉索錢如索逋，十株之值不得買一株。栽柳隄兩旁，灌溉日夜忙。枯死不汝貸，敲撲責補償。上官按部行阡陌，新柳濛濛拂憶碧。獎此良有司，奉令果稱職。鄉氓或訴徵斂奇，戇直翻遭上官呵，柳株之值能幾何。<sup>182</sup>

市井百姓勤勉地栽柳，官吏卻下鄉變相地勒索錢財，因十株柳樹的價錢竟只值一株的價錢。即使如此，百姓仍日夜忙碌灌溉。不仁的官吏竟在柳樹枯死後不再借貸，反要求人民補足借貸之錢。嫩綠的柳樹若碧綠修長，皆歸功於官吏自己，甚至自認爲稱職而爲。鄉民若泣訴官吏們斂財之惡行，只會遭受斥喝，如此的生命甚是悲哀。

柳株的價值本不高，在官吏們的貪婪下所值更低。生民的尊嚴被踐踏，仰天長歎又不得上天的悲憐，令人悲歎天理何在？吳靜〈題扇頭畫菜〉在觀覽人生疾苦後，殷切期盼深明生民困苦的畫師能貢獻畫作予父母官，詩云：

去年蝗旱今年疫，江北江南並菜容。若果畫師真好事，何妨持此贈司農。

<sup>183</sup>

接連兩年，江南江北遭逢蝗旱疾疫，生民苦不堪言。畫師若真有心，不妨將此景畫與司農，真切地使司農了解人民生活之困苦。詩中哀憐人民之苦，也期盼爲官者能悉心關懷人民的困窘與所需。

社會國家是人民最終的依靠，求取社會國家的安定亦是忠君愛國士人的兢兢業業欲達成的目標。故在清代的花木詩歌中，詩人展現的是對社會國家深切的關切，與哀憐百姓之苦的慈悲之心，也令人感受士子對社會國家的摯愛與深情。

## 第五節、花木物態的書寫

中國詩人向來注重詩歌的比興寄託，一些優秀的詩歌寄託遙深，意境沈鬱，爲後世稱道，但評價詩歌的藝術價值不應只看其寄託比興與否，還要綜合衡量其他方面的價值，一些單純就物論物的詠物詩也極具藝術魅力，如賀知章的〈詠柳〉、駱賓王的〈詠鵝〉、陸游的〈新竹〉、錢起的〈梨花〉等都給人耳目一新的

<sup>18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頁1580

<sup>18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六，頁3083

感覺，<sup>184</sup>所以單純的花木物態書寫也不容忽視。清代花木詩的書寫透露詩人對於花木的喜愛之情，詩人受自然浸染而欣賞花木時，細膩地觀察物態、物性，在詩興充溢之時發而為詩，便易窮盡物性之美。清代花木詩不乏善於刻畫花木物態的動人之作，如楊維元〈春柳〉：

金綫垂垂掛綠雲，晴蒸瑞靄更氤氳。一般桃李爭春色，獨爾風流最出羣。

185

纖細的楊柳在晴天裡煙靄騰騰，更具迷濛之美。楊柳不同於桃李在春天爭妍比美，它生機蓬勃地另一種風流意趣，卓越出群地展露生活雅致。

楊柳異於爭艷的花朵的物態，令人賞愛。載澈的〈春柳〉則是另一番閒逸的風姿：

依依楊柳傍沙汀，幾日東風舞未停。細雨鶯聲橋畔路，夕陽人影郭邊亭。

腰支漸展三分綠，眉樣新添一抹青。隔岸漁家晴旭暎，絲絲纔覆釣魚舸。

186

柳條生機勃發，腰間露新綠增添幾分翠綠之色。隔岸的柳條初萌發，柳葉才剛覆蓋漁船上。一是細柳嫵媚地搖曳，一是嫩柳初生，展現迥異的柳樹風情。

詩人書寫花木物態時，常展露蓬勃的生機，如楊廷璋〈和新柳元韻〉：

條風輕蕩漾，弱柳不勝春。會見成陰日，能忘種柳人。曉鶯眠未穩，淺黛雨初勻。且喜垂新綠，盈盈不染塵。<sup>187</sup>

生命繁衍是人生的中的喜悅，在弱柳舞動之際新柳又萌新綠，不染塵埃之姿增添嫵媚的動人之貌。吳綰〈楊柳枝詞〉則活潑地描繪柳樹之生命力：

---

<sup>184</sup>于志鵬：〈中國古代詠物詩概念界說〉，《濟南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頁52。以賀知章的〈詠柳〉而言，其構思新穎，別出新意。詩中將楊柳視為美女的化身，擁有亭亭的身姿，在春風中擺動的楊柳，婀娜動人。而詩人用提問的方式俏皮的詢問柳枝的細葉究竟是何人的傑作？引出「二月春風似剪刀」的千古名句。春風的裁剪動作，竟是成全楊柳的動人姿態的主因。然楊柳本細長，春風本無意，透過人巧妙的想像，春風與楊柳的關係變得如此貼近，也增添人們賞柳時另一番情趣。詩中對於楊柳的描繪即屬於直書物態一類，雖無深刻的比興寄託，但逼真的形態描寫，濃濃的詩意引人入勝。

<sup>18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八，頁860

<sup>18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頁69

<sup>18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二，頁918

官柳初開一抹眉，武昌城下乍逢時。春來樹樹煙條綠，欲認何枝是舊枝。

188

詩人在武昌城下乍逢一抹眉般的柳條，春天來時柳條翠華濃綠。欣賞柳條之餘不免疑竇：既是柳條綠意盎然，究竟何以分辨新枝舊枝？詩中的疑竇不減柳樹的動人形貌，反將新舊枝葉間雜繁盛之貌妝點而出。張蔭桓〈勝金驛叢柳已碧〉也說：

塞外東風絕可憐，郵亭渠水得春先。渾如禿柳當門碧，不管斜陽與夕蟬。

189

春天到來，郵亭渠水先領受春來的消息，誠如門前的禿柳枝葉爭生，恣意散發生命的光芒與熱力。王照圓的〈春柳〉加入禽鳥的活動，增加生動的韻味：

時回春日曛，晴看柳垂金。綠葉和風放，新枝拂曉禽。<sup>190</sup>

四季流轉後春意昂揚，春柳垂垂萌發。綠葉隨東風起舞，新嫩的枝葉則與禽鳥相伴。汪繹〈柳枝詞〉略顯俏皮地說：

滿堤花霧溼萋迷，萬縷黃金一色齊。是處樓臺煙雨裏，流鶯知坐那枝呢。

191

滿堤的花籠罩在煙霧之中，萬縷的柳條呈現清一色的金黃。此處樓臺也含煙帶雨，流鶯聲聲嬌啼，詩人尋尋覓覓，卻不知其置身何處？堤景淒迷、萬柳金黃，流鶯留連相伴，好似一幅華麗迷濛圖畫。丁維時〈柳洲種柳歌〉其一更延攬人們的活動入詩中：

柳洲亭畔去來波，浴鶯眠鷗戲水多。分外今年新漲綠，參差萬縷映漁蓑。

192

鶯絲海鷗在翠綠的柳樹間嬉戲，漁人穿梭其中，柳樹之美與飛禽之樂、人們之殷勤相映成趣。詩中的柳樹生機勃發，勾勒出更迷人而多彩的生命樣貌。鄧鍾嶽〈東園柳枝詞〉其二更躍動地寫出楊柳的生命力：

樹頭新月細如鉤，樹底新煙翠欲流。堪笑踏青人草草，和煙和月上漁舟。

193

<sup>18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3005

<sup>18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七十九，頁2899

<sup>19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六，頁3101

<sup>19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五，頁802

<sup>19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七，頁1324

樹頭新月高掛天空，柳樹翠綠如煙，人們在柳枝迷人的景致裡相伴而出遊賞景，一片和樂的情景裡，不難想像柳樹迷人的風采與人們的歡愉之情。柳條的千姿萬態難以描摹，誰能真切描繪者少，然而有誰的神韻與楊柳相似？胡慎儀〈客途新柳〉指出：

金縷毵毵舞態新，額黃初試正宜人。參差灞岸含朝露，掩映章臺報早春。  
青眼慵舒還是夢，修眉未展畫難真。風流綽約誰能似，張緒當年最得神。

194

細長的金柳舞態新穎，此時的柳條正宜人。灞岸的新柳含朝露，章臺的新柳報春信。柳葉上的葉蕾未全舒展，柳葉未盡悠長，故難以真確描繪其動人的樣貌。究竟有誰的風姿綽約如楊柳一般？當然是風度瀟灑談吐出眾的張緒了。一般書寫楊柳時皆將楊柳之姿與人們比擬，此處反說明張緒得楊柳之神韻，展現楊柳的風雅綽約的韻致，更可見楊柳深得人們的讚賞憐愛。楊柳的物態吸引人，松樹的不凡之姿更令人留連駐足。蘊端的〈靈佑寺丈室畫松歌〉中的松樹氣勢懾人：

由來筆可補化工，化出蒼髯老黑龍。老龍惟肯半身見，半身何處藏虛空。  
龍性變化原無窮，頭角插戟尾掉風。行處雷電雲雨從，豈知時序當嚴冬。  
螿龍垂首等螿蟲，豐隆捉龍擲壁上，更化百尺之老松。老松前身是老龍，  
松龍雖別神靈通。跌坐猶然風雨後，猶作濤聲吼定中。<sup>195</sup>

如老龍般的畫中松樹栩栩如生，在畫中展現變化無窮的身姿，半身入畫、半身入天空，並似乎能呼風喚雨、雷電雲雨相從而生。本為松樹的老龍，因其擲壁化為百尺松。其精神與神靈相通，變化無窮。風雨後跌坐，松濤之聲仍如龍吼般迴盪其中。

清代詩人也同歷代詩人一般，常將松樹形象化為龍加以描繪，龍在中國人心本中是種祥瑞的表徵，而鮮明躍動的形貌總令人欽佩驚懼，故靈動而勾攝人心的形象躍然紙上。何玉瑛的〈松濤〉則以松濤聲側面寫出松樹之撼人氣勢：

輪困老榦鬱千尋，萬籟銷沈聽遠音。風雨五更驚鶴夢，波濤一院起龍吟。  
簷前水訝傾銀漢，空外聲還答暮砧。雨滴芭蕉風戛竹，一般幽韻譜瑤琴。

196

屈曲高大的老松枝葉濃密而高聳，夜裡松濤聲裡似帶著龍吟之聲。銀河般瀉下的松濤與雨滴芭蕉與風吹竹之聲參差錯落，此種優雅的自然樂音如瑤琴譜出的鳴奏

<sup>19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一，頁904

<sup>19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51

<sup>19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頁54

<sup>19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61

曲般動人。詩中著重寫松濤之撼人，在各種聲響的應和之下，音韻靈動的情態展現。透過松濤聲的描摹，松樹壯盛的風姿已現。史勝書〈題懸崖秋竹畫扇〉，展現秋竹的生意：

峭拔丹崖間，蒼然臥秋竹。日落山風吹，瀟瀟蕩寒綠。<sup>197</sup>

秋竹蒼然立於山崖，山風拂來竹影動蕩。不同已然枯萎的花朵，它仍生意盎然，拂動山崖間。秋竹昂然而立的形象，鮮明地映入眼簾。顧有容〈秋竹〉則由風顯其姿態：

涼露娟娟引晚風，幽篁篩影月明中。窗前一簫蕭響，添卻秋聲更不同。

198

秋夜中，涼露娟娟涼風習習；月明中，月色皎皎竹影幢幢。風來，窗前一簫蕭作響。只是秋風摩娑秋竹的聲響，增添秋天另一番情味。方正澍〈一樹〉也生趣盎然：

一樹紅桃覆院門，臨階坐酌玉崑崙。不知花影橫襟上，猶認紅樓舊酒痕。

199

滿樹紅豔的桃花覆滿院門，美景當前唯有醇酒相伴最是暢懷。而橫斜扶疏的花影映落在衣襟上，沉醉其中的詩人誤以為是昔日沾染的酒漬。

此種從生活中擷取情趣，再以俏皮的手法書寫，搏人會心一笑。傅顯〈丹楓〉云：

秋林無別樹，夾道繡丹楓。日暝前溪水，霜酣昨夜風。歸鴉迷故綠，過客拾殘紅。正好停車看，春華未許同。<sup>200</sup>

秋林裡的丹楓在夜裡紅豔欲滴，歸棲的烏鴉著迷的是楓樹濃綠之姿，過客拾起紅葉卻是另一種不同的心境。此際的情景與春天群芳爭妍不同，正宜人悉心欣賞。龔炳〈落花〉言：

梁園學舞不勝春，力怯東風買草茵。日暮飄零作紅雨，過牆猶是墜樓人。

201

---

<sup>19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八，頁2211

<sup>19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76

<sup>19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七，頁1493

<sup>20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五，頁1450

<sup>20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九，頁885

梁園中的花朵飛舞，卻仍不敵春風的吹拂，日暮時飄零如紅雨。即便是吹過高牆而紛飛的花朵，亦仍不脫墜樓的命運。

詩人以綠珠墜樓的典故寫落花凋零。綠珠是晉代石崇的愛妾，美豔絕倫。綠珠的美豔引來孫秀的覬覦，孫秀求之不得，借機陷害石崇，綠珠則跳樓報知己。綠珠的墜樓如落花凋落，形象生動而鮮明。徐本〈恭和御制落葉詩〉其一：

曾為春歸悵落紅，那堪綠蔭又飄空。飛來遠嶂隨寒雁，散入清谿逐斷蓬。

202

詩的前二句寫樹木已枯，落葉飄零殆盡。再言落葉隨寒雁飛蓬紛飛，散入遠嶂清谿中，寫落葉四處紛飛飄落之狀呈現。周燮祥則書寫〈紅葉〉之美裝飾春秋間的大地容顏：

楓柏千行夾道周，滿林紅葉映江樓。梅花未發黃花謝，賴爾彌縫一段秋。

203

千行的楓樹柏樹夾道而生，滿樹林的紅葉映照著江樓。在百花凋謝梅花未發之際，藉由紅葉的點綴，佈滿秋天濃鬱的氣息。俞廷瑛〈落葉〉其一寫枯葉飛落之姿：

空枝無復見巢鶯，一曲吹蓬聽最清。繞徑自尋秋外影，打窗猶怯夢中聲。  
山林枯槁曾何用，天地蕭條太不情。獨向瓊臺高處去，居然列子御風行。

204

枯葉飄落禽鳥飛去，天地山林間枯槁蕭條似無情。未料落葉獨向瓊臺高處飄去，且如列子般禦風而行。爲了不使天地過於蕭條無情，落葉乘風翱翔，在生命結束前，於舞台上舞動令人喝采的生命，在謝幕前，散發萬丈光芒。一般落葉詩的書寫，大都著眼於天地的淒清與落葉悲悽的情境，然此詩透過詩人悉心的描摹，落葉如列子馭風飛行的靈動的姿態畢現。莫友之〈戲書眼中草木〉其一：

盈盈金錢花，帖地不可拾。婉婉燕支花，含香待秋入。<sup>205</sup>

金錢花墜落，貼地不可收拾。然而婉約的燕支花，卻散發幽香靜待秋天來臨。同是花朵，卻對於時節變化產生迥異的生命樣貌，詩人以映襯的手法寫其不同的生命姿態，而保有一己的生命質度而待時發光發熱，也是件歡喜之事！

不同於楊柳、松樹、竹子與樹葉的梅花，它所展現的另一種物態美。徐堂〈河

<sup>20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頁889

<sup>20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五十二，頁2454

<sup>20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六十八，頁2711

<sup>20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六，頁2160

渚雨中探梅〉描繪雨中探梅的滋味：

鼻觀參幽香，積雪紛萬樹。東風展重陰，吹來山外雨。花光溼欲低，水影亂柔艣。<sup>206</sup>

撲鼻的是梅花幽香，眼見的是梅花與積雪相映成趣的美景。梅花在雨水中羞怯垂頭，此景嫵媚動人難以言狀，堪為奇絕之勝景。吳振棫〈滇中十月後梅已作花而綠葉滿枝未落也〉其一言梅花生氣蓬勃：

重重如裹碧綃衣，掩映仙膚萬玉妃。畢竟春情瞞不住，靈香先逐曉雲飛。

<sup>207</sup>

重重壓枝的梅花綠葉扶疏，如身著碧綃衣的美人，明亮光鮮的色彩彼此掩映，身影迷人。春天已來臨，梅花藏不住的幽香，在空氣中盪漾，甚至與雲朵追逐嬉戲。

詩人以梅花碧綃衣、如仙膚萬玉妃寫其靜態之美，以藏不住春情、幽香逐雲之景，靈動地寫其動態可人之處，動靜交互的詩境，活潑的生命力文字間躍動。姚倩〈畫梅〉則由畫梅描寫梅花：

素縑香染墨痕新，倩影疏枝倍有神。懶向東皇問消息，毫端繪出隴頭春。

<sup>208</sup>

素雅的縑絲飄香，圖畫的畫痕猶新。稀疏的枝幹襯著美麗的身影，梅花的神韻倍加勃發。雖然詩人不問春天的消息，但筆墨之間卻傳神地繪出春天氣象。此詩雖非整首描繪梅花之姿，但從畫中掌握梅花神韻的畫功，可知梅花勃發的生命氣韻。張因〈詠庭前綠梅〉其一則詠綠梅：

半放猶含意態殊，迷離香夢仗春扶。月明偶揭湘簾看，不是紅兒是綠珠。

<sup>209</sup>

梅花半放的神態獨樹一格，魂夢迷離幽香襲來，全憑春天的潤澤所賜。明月高照的當兒揭簾看，窗外綻放的不是紅梅是綠梅。綠珠一詞一語雙關，一則點出梅花的兩種品種——紅梅與綠萼梅，一則令人聯想起石崇寵妾綠珠。詩人也藉此突顯出梅花之美。梅庚〈梅溪見落梅〉從梅花零落描其物態，同用綠珠典故，詩人卻從綠珠墜樓的角度寫花的凋落：

---

<sup>20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頁1046

<sup>20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十六，頁1985

<sup>20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二，頁3271

<sup>20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65



背城花塢得春遲，野雀銜殘客未知。聞說綠珠堪絕世，我來偏見墜樓時。

210

城後花塢春來甚遲，旅客卻以為是賞梅最佳時機乘興而往。雖綠萼梅姿態絕美超越群倫，未料客來之時卻見其飄落之景，令人不捨。詩中以綠珠墜樓，描摹梅花墜落之姿，敘來恰切而活躍動人，卻也令人不捨惘然。施坤〈詠殘牡丹〉寫其凋殘卻仍雍容：

東風吹老碧桃枝，偏爾能開傾國姿。垂首似含亭北恨，折腰如怨馬嵬時。  
殘香尚足驚凡卉，剩粉猶堪入品題。寄語東君好珍重，莫教風雨葬西施。

211

東風將盡而牡丹卻在此時綻放，其姿態傾國傾城，但觀其垂首折腰擺動時又如楊貴妃般，含著當時被唐明皇賜死的怨恨。而就算在其花殘凋零的時，其美艷姿色仍足以令人驚豔，更可品評入詩中。詩人懼怕風雨埋葬牡丹的動人之姿，故商請春神多般照料，但凋零卻又是牡丹不得不的生命結局，故詩人心中的不捨可知。詩中著重牡丹形態之美，再藉由楊貴妃的比擬，其絕美之姿愈形深刻。惲冰的〈題自畫菊〉其一則寫菊之斑斕：

秋花繞砌錦爛斑，為寫秋花獨閉關。天欲老時君正少，不妨霜雨鑄紅顏。

212

菊花繞著臺階而生，容光煥發色彩斑斕。天將入秋，菊花卻正逢勃生長。霜雪降臨，反使菊花受滋潤而散發青春氣息。李柱〈十月見桃花〉寫桃花的孤寂：

劉郎去後無消息，<sup>曠</sup>信先從嶺上回。蹊下惜無仙李伴，一枝寂寞帶霜開。

213

劉禹錫的〈遊玄都觀〉一詩本以桃花寫新進權貴的勢力龐大，此詩只以劉禹錫離去後桃花尚未開放為描摹主軸。雖桃花尚未綻放，春天的腳步卻從山嶺上漸次傳來。十月即綻放的桃花，蹊徑中沒有仙李相伴，唯在冷霜的陪伴下寂寞地開放。詩人以一枝桃花開，烘托其身影的孤獨寂寞，詩中的寂寞之感湧現。馬曰璐〈杭州半山看桃花〉則反言桃花的繁茂，是首清新之作，詩云：

山光燄燄映明霞，燕子低飛掠酒家。紅影倒溪流不去，始知春水戀桃花。

214

---

<sup>21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四十七，頁673

<sup>21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66

<sup>21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3015

<sup>21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四，頁3284

桃花盛開時紅艷照人，與雲霞交相掩映，呈現繁花盛開的動人之景。《詩經》中以「灼灼」<sup>215</sup>形容桃花盛開，「焰焰」濃烈地描摹其繁盛。而此時湊熱鬧的燕子穿梭其中，妝點春日活潑的氣息。末二句則出自詩人的想像，以影寫桃花流水之間的情態。流水不忍讓桃花倒影隨水流逝，實是流水迷戀桃花之美，展現對桃花深情。詩人在此描摹桃花的茂盛、倒影的動人，書寫花木物態的佳作。何若瓊〈插瓶花有感〉寫馬藍花之生命力：

折枝皆可添瓶供，貴賤看來有小差。一夜繁英都落盡，紫薇不及馬藍花。

216

攀折後的花朵皆可妝點花瓶，只是貴賤不同的花朵姿態有所差異。歷經一夜的光景殘花落盡，紫薇花便不及馬蘭花生命力旺盛。詩人將眼前不同花卉的生命姿態，經由時間的變化烘托其貴賤優劣，也突顯其生命力的質度。

詩人書寫花木物態時，花木百態呈現，詩人用其動人的文筆，捕捉花木動人之姿，實令人會心。直書物態的花木詩意深具詩趣，故不當等閒視之。正如吳雷發所言：「詩須論其工拙，若寓意與否，不必屑屑計較也。大塊中景物何限？會心之際，偶爾觸目成吟，自有靈機異趣。倘必拘以寓意之說，是錮人聰明矣。」<sup>217</sup>用心觀照之際，你我皆是聰明人。

## 第六節、大自然的書寫與生命境界的表述

### 一、大自然的書寫

#### (一)、造化之功

詩人在觀覽自然之餘，覺察天地的自然榮落、花木的興衰。自然景象依季節循環而行，不因人、事、物的流轉而有所變易。萬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展現的是大自然無可變動的規律。

萬物的盛衰有定數，自古而然，然而，自然化育萬物之功不可沒。詩人在觀賞花木之餘，藉詩歌書寫自然的奧妙，藉花木詩歌讚美自然的無私，如孫思奮〈乞種山茶花示蕭大令〉云：

---

<sup>21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二，頁1091

<sup>215</sup>《詩經·周南·桃夭》，見鄭玄箋注：《毛詩鄭箋》（台北：學海出版社，1999年），頁12

<sup>21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51

<sup>217</sup>吳雷發：《說詩管劄》，見王夫之：《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901

幽幹能貞存晚計，名心未死託芳春。何當永作昇平想，薪木無他日月仁。

218

詩中寫山茶花貞潔之姿，也寫自然化育萬物之無私。自然的仁慈與博愛，成就了山茶的貞潔。而自然化育萬物之跡雖無形，花木卻無時無刻承恩自然。英和〈新草〉也云：

階下幾莖草，離離青未勻。池塘空有夢，邊徼忽驚春。時不遺微物，天原育至仁。待看平野徧，訪舊動雙輪。<sup>219</sup>

即使是如小草般渺小而毫不起眼，自然仍無時無刻地滋養化育，使其離離蔚蔚、欣欣向榮，自然化育世間萬物之心是仁德博愛的，詩人更認為自然對萬物是無私的。造化無私地化育萬物，此為自然現象，也是自然給予人類的恩澤。陳玉瑾〈落葉〉也說：

木葉驚微脫，相看惜故枝。一秋今古夢，萬樹別離思。入水飄無定，隨風下每遲。始知天地意，搖落總無私。<sup>220</sup>

無論是化育萬物使其生氣盎然，或是使其搖落飄零，自然總是無私地相待。天地間的循環，是千古不變的定律。自然不獨私萬物，總是在時節遞嬗之餘，使花木展露其不同的面貌，其所當生則生，所當死則死，其無私可見。

另外，花木秉受自然的恩澤本不在話下，故屢屢藉花木詩歌歌頌自然潤澤化育之功，宋素梅〈詠庭中樹示兒〉即云：

昔看芽茁土，枝幹忽輪囷。春鳥安巢穩，秋兒化羽新。扶疏深得地，盤結豈因人。坐見風煙長，清陰蓋四鄰。<sup>221</sup>

昔日方萌芽的樹苗，今已高壯而屈曲盤繞，故春秋之際鳥兒擇之而棲。樹的高聳壯盛非因人而異，其扶疏之貌、清蔭之廣皆因自然化育之功，非人力所能為之。姚椿〈鳳縣冬柳詞〉其一亦云：

垂手當筵玉酒紅，曉烏嗁罷暮林空。深山冰雪渾無用，一樹承恩在永豐。

222

<sup>21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七十九，頁2909

<sup>21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頁1696

<sup>22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六，頁483

<sup>22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3029

<sup>22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1939

嚴冬本應是花木沉寂之時，鳳縣冬柳卻受自然化育，在枯寂的冬季裡展現旺盛生命力，蘊藏的生命即將在春天引爆。雖天寒地凍，天地間昂然的生命力深刻地展現在花木上，造化化育萬物的本心呈現。而施世綸的〈溉柳〉一詩，除讚美自然化育之功，也頌揚人力的護持：

吾慕武昌人，官齋亦種柳。分翠來城隅，深根植堂右。欲令廣垂陰，大施灌溉手。溉者日百株，悴者常八九。雖然未遇時，自卯終到酉。南山忽送雲，一雨三旬久。五日盡萌芽，十日齋過肘。匝月長出檐，青青入吾牖。向敢冒天功，人力亦不苟。徒茲培護勤，蔭庇萬間有。<sup>223</sup>

詩人欲人們廣受樹木翠綠濃蔭之惠，故大力植柳樹以使天地恩澤廣被。雖柳樹憔悴，未坐擁天時之利，詩人卻勤加護持，使花木生長更加蓬勃。然居功厥偉的是自然，自然默默地化育萬物，在送雲降甘霖後，柳條盡萌發，青翠過屋簷。詩人認為自然化育之功顯而易見，然不可抹滅的人們的勤勉。

自古以來，人們強調任何事欲有所成，深需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此處強調天地化育之功不可沒，人力的鼎力配合令人讚賞。

再者，因自然的無私與潤澤化育之功，花木無限的生機往往受詩人讚歎，故詩作對花木生機的描摹不在少數，如明萱〈落葉〉即寫自然蘊含的蓬勃生命力：

霜染千秋色不同，縱然嬌豔也成空。憑風分付東流去，耐等寒枝春不窮。

224

年年霜染綠葉成秋，然而年年的秋色不盡相同。眼前的嬌豔轉眼成空，雖落葉隨風而逝，但又將萌發新綠。時節的改變雖使花木改變其生命的形態，甚至消逝無蹤。然而春天一來，所有的生命又重新甦醒過來。自然界蘊含著巨大的生命能量，看似沉寂，實則力量無窮。馮浩〈秋草〉即認為在蕭瑟中蘊藏無限的生命：

風欺露壓夕陽烘，極目平蕪遠道中。袍色舊來人白髮，燒痕新處樹丹楓。賓鴻影澹還辭北，天馬蹏輕早向東。莫為登臨動惆悵，每緣蕭瑟蘊青蔥。

225

風、露、夕陽共同摧折下，秋草仍漫布遠道中，此時的人已老楓已紅。飛鳥歸去馬蹄東行時不須惆悵，眼中的蕭瑟轉眼又將是青蔥蒼鬱的一片。自然的生命循環年年歲歲如此，何須傷感？況且蕭瑟之中蘊含的是無限的生機，不當因眼前的衰敗而傷情。自然循環中可領悟的深意頗多，此亦為造物者賜予人們的豐富資產與恩德。陳訐〈落葉和查夏重〉云：

<sup>22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九，頁1033

<sup>22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九，頁3360

<sup>22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九，頁1202

江潭莫悽愴，搖落莫悲咽。菀枯迴圜耳，寧較荻與茁。而我況無戀，森梢喜挺列。庭前兩好樹，幾見更枿蘖。榮悴均造化，萌芽發霜雪。人心感槩多，妄自生區別。樹若知人意，粲然笑應啞。<sup>226</sup>

花木搖落人無須悲咽，花木姿態更迭，是造化因應四時變化改變其外在形貌，春花、夏蔭、秋實、冬枯，霜雪後，花木又將萌芽生長，這本是自然界生態的回環往復形態。只不過是人們妄自生發的區別之心，擾亂自我心志。沈纒〈採蓮曲同婉兮姊作〉其二也寫花木的自然的凋零：

小立新涼掠鬢絲，畫樓吹罷玉參差。紅衣墮處無人見，月白風清子夜時。<sup>227</sup>

月夜裡明月皎潔、微風清涼，此時蓮花墜落無人知曉，花木自行凋落。雖然生命的逝去令人傷感，然而詩中卻呈現花木凋零時幽靜美好。而董威〈秋草〉言秋草不敵西風而萎黃，即但有哀傷的氣息：

一抹荒煙鎖夕陽，馬蹏鞭影總蒼涼。可憐無限東風力，不敵西風一夜霜。<sup>228</sup>

秋天一片淒清之景，荒煙、夕陽、馬啼、鞭影似總令人倍感倉涼。秋來，春風柔弱無力，更無法與西風匹敵。一夜間霜覆大地，秋草盡枯。秋天，花木不敵風霜雪雨凌厲之勢，紛紛地邁向生命循環的終點。陳訐〈落葉和查夏重〉其一亦言自然現象的更易：

霜風撼庭柯，敗葉琤然下。秋聲樹間歇，策策鳴漸啞。蕭條辭故枝，捷疾飄屋瓦。月明烏棲驚，柳禿鴉藏寡。冉冉歲序遷，榮落如斯者。<sup>229</sup>

霜風一來敗葉凋落，突然其來的變化驚動枝頭上棲息的烏鴉。歲華在時序中遷流，自然界中的景象也隨之更易，自然界的榮落即是如此，人生的歲月流逝也是如此。俞樾〈落葉〉其四則言秋天花木凋零之景：

爛紅乾翠都堪惜，轉綠回黃不暫停。我亦人間一蒲柳，敢同松柏鬥遐齡。<sup>230</sup>

<sup>22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九，頁538

<sup>22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64

<sup>22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一，頁2931

<sup>22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九，頁538

<sup>23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五十，頁2415

秋風肆虐地撲向花木，頓時天地枯黃，雖花木失去昔日的紅豔，但人們當珍視其存在。嬌弱的蒲柳，不敢與堅毅松柏纏鬥爭天年，這是不同花木的生命姿態。蒲柳在秋冬邁向凋零，松柏在歲寒中崢嶸挺立，皆是順自然循環而展現生命形貌，也是自然流轉中的一環。律然〈落梅〉寫梅花零落，天地間卻生機無限：

和風和雨點苔紋，漠漠殘香靜裏聞。林下積來全似雪，嶺頭飛去半為雲。  
不須橫管吹江郭，最惜空枝冷夕曛。回首孤山山下路，霜禽粉蝶任紛紛。

231

梅花在風雨中隨著點點風雨飛落青苔上，殘香在幽靜中陣陣前來。飄落林中的梅花就如積雪一般，若飄落山嶺則又如雲般飄動。江城外不須樂音相伴，最怕的是眼見斜陽中已落盡的梅花空枝。回頭看看孤山山下的路途，天地間的生機仍盎然。詩中末聯寫山下禽蝶紛飛的自然景象，即是寫春天的生命力方將舒展，即將迸發的是充沛的生機，故人們不必悲歎梅花飄落。張英〈枯松行同沈康臣作〉則反言松樹凋萎實為保全天性，詩云：

慈仁古松樹，蒼老不記年。高下近十株，為態各自妍。中有雙龍鱗，蟠曲香臺前。松頂近可摩，高枝纔覆肩。屈彼百尺勢，空階恣蜿蜒。橫側益奇絕，影若蛟螭眠。……一夕風雨過，萎黃何忽焉。眾松失顏色，台殿增寂然。惜彼凌霜姿，遽隨群卉遷。吾子勿復歎，物各全其天。<sup>232</sup>

慈仁寺松樹蒼老，近有雙松蟠曲摩天、奇絕蜿蜒，其姿態如蛟螭。松濤聲迴盪在山壑之間，蒼勁之質濯以清泉。然一夕風雨來，枯萎色黃失顏色，未料歲寒之姿與百花同逝。然則詩人認為枯松之萎黃，是順著時節變化而來，並以此保全其本質。

歷來詩人眼中的松樹皆是昂然不萎之姿，此詩的松樹卻枯朽隨花朵遷化。雖令人詫異，實則詩人並未貶低松樹的價值。他認為松樹的枯萎是保全生命天性的方法，此等見解仍是對枯松深切地贊賞。

## 二、物我之間

詩人受自然花木陶冶，物我之間契合交流。詩人深有領悟之際，將與花木互通的深情化為詩歌書寫出來，物我契合的迷人風姿呈現，如陳文瑛〈盆梅〉：

移種向幽林，香凝碧岳深。賴君邀月影，使我滌塵襟。小貯雪霜節，遠關

<sup>23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七，頁3326

<sup>23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六，頁476

天地心。一枝春已足，窗外覺寒禽。<sup>233</sup>

梅花的香氣浮動瀰漫，詩人藉梅花高雅的姿態滌洗胸中的俗慮，並從其中領會其本具的霜雪節操，窗內的梅花綻放已能展現天地間化育萬物的心意。詩人深深體察其中深意，雖然只是小小的盆梅，卻讓詩人的受自然陶冶，詩人和自然間微妙的關係畢現。甘汝來〈竹窗〉：

夙心賞此君，久別覺眼俗。老僧有清意，數竿植檻曲。客來坐禪床，開軒凝眸綠。疏影挹清風，為余解煩溽。<sup>234</sup>

窗外的竹林令人眼睛為之一亮，滿眼的綠意幾欲蕩漾而出。欣賞不凡的綠竹，可滌除人間的俗慮，也能覺醒人渾沌紛擾的心志。

詩人賞竹之際消解心緒的煩悶，詩人受自然的陶冶，心境隨之開闊。清高宗弘曆〈樓松〉（即偃蓋松也，見《抱朴子》）云：

盤山之側雙株松，挈空森竦翠色濃。落落不改四時色，蕭蕭獨韻三秋風。幾年驅車薊州路，摩挲古榦不能去。高聳浮圖帶野煙，平飛畫棟凌雲霧。……可憐路旁桃李枝，陽和發育爭參差。西風搖落無顏色，空令獨樹含清悲。安得韋偃寫直榦，倩伊圖入鵝溪絹。掛壁涼颼鎮日秋，坐臥青雲眇銀漢。<sup>235</sup>

盤山側的雙株松，其勢挈空其色翠濃。無論四時如何變遷，落落不改其色，枝幹挺立而凌雲駕霧。相較之下，路旁的桃李在春天蓬勃生長，西風來時則搖落無顏色，其與終年蒼翠、未改變人生姿態的松樹迥異，故其堅定的志節令人激賞。坐臥於此賞此圖，涼風襲來如置身青雲銀河上。

詩中多著筆墨描繪松樹的形神，詩末盼樓松能入畫，藉由觀賞樓松形神之美，詩人心靈也愉悅自得而超脫，寫詩人受樓松陶冶，心境也隨之提升。王步青〈探梅〉言詩人與自然相通之心：

殘雪前村路，開時杖屨忙。一枝橫竹外，幾樹帶斜陽。風定餘香在，雲深別塢長。欲歸還小立，新月滿衣裳。<sup>236</sup>

一枝梅花橫斜在竹外，樹林間斜陽映照。空中凝聚的花香猶在，想歸去之際

<sup>23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八，頁3170

<sup>23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九，頁871

<sup>23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二，頁9

<sup>23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五，頁968

又不捨地徘徊佇立，彈指間月色已映射在身上。詩人對梅花的素雅動人著墨不多，卻可見深深陶醉其中、與自然合而為一的心境。姚培謙〈唐氏宅觀牡丹〉也說：

萬須千萼自低昂，老屋數間成錦塢。怒苞盡決豔陽天，一片欲飛笑齒齟。  
東軒老藤百年物，蛟蟠斗拱飄纓組。紫幔高張塵不到，似為美人設瓊宇。  
自昔名花海上多，十室有花居四五。即今異種悲零落，幾叢深色千金估。  
頗聞近有易主花，主人別花辭以窶。此花泣謝主人去，群花傷心不復吐。  
花乎花乎爾有神，不須綺席與錦茵。但願年年常此一相見，春雨春晴豈足論。<sup>237</sup>

牡丹花低昂的姿態動人，花團錦簇的景象乍現。在豔陽高照下的花苞綻放，一片飛馳之狀令人喜悅，詩的前半已將繁英盛開的景象描摹而出，後半則以「此花泣謝主人去，群花傷心不復吐」，描寫花將易主，群花傷心失意之貌。詩人深知牡丹花的深情，故無論來年春天的晴雨，皆願年年相見。

詩人對牡丹花的千千萬萬地眷戀，卻以轉化的手法賦予花人依戀主人之情，寫來令人不捨，也突顯出詩人心中物我間的契合之情。董白〈賞菊和查心穀韻〉：

一弓書屋十分秋，聞道群賢逸興悠。共賦新詩花假寵，更斟佳醞客消愁。  
幽姿帶露重陽近，爽氣浮香幾日留。笑我九還丹未就，金英滿地若為酬。

238

書屋裏秋氣瀰漫，好友們逸興飛揚，共同賦詩酌酒消客愁。菊花幽姿動人，幽香凝結在空氣中。花且笑我煉丹未成，滿地的黃花似與我酬答。

此景此境具佳趣，人與花木的互動是那樣的自然熟稔、心意上那麼相通，人心受到浸潤滋養之餘，生命意境也在不自覺中蘗露。靳榮藩〈金蓮花歌〉言「芙蓉菡萏交枝柯。妍如重台滴早露，潔如百子凌清波。脆如並頭曉日映，正如千葉春風和」，再言：

我謂賞花紀史冊，已留名字輝羲娥。汗青緗綠自可貴，紛紛賦頌何足多。  
願以此詩為花慰，見者應復來遊歌。名花聞之似解語，風前搖曳常娑娑。

239

蓮花繁盛而美、潔淨飄逸的金蓮花非比尋常，已在史冊上留名已足夠，詩人並以此詩慰藉金蓮花，金蓮花似能了解作者的用心，風吹來之際搖曳娑娑地回應詩人的體貼心意，花木與人之間搭起心靈冥合的橋樑。

<sup>23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頁1044

<sup>23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三，頁3283

<sup>23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九，頁1204



### 三、生命境界的表述

人置身俗世中，繁瑣的事物常成爲生命沉重的枷鎖。但當文人置身於自然，生命受到自然的啓發時，別是迥異的生命境界呈現。此時花木詩的創作所表述的人生境界則是另一番氣象。馮敬可〈梅花〉即云：

試鐙風裏送香來，檐外冰花映雪開。徙倚窗前誰作伴，一輪明月上瑤臺。

240

元宵節前一日梅花幽香來，梅花已朵朵映雪盛開。在窗前流連之際有誰可爲伴？眼前只有一輪明月冉冉升上仙人居住的瑤台。

詩人的心靈清明如月，生命的境地也與梅花、明月表裡相形。范淑〈林下〉也言：

竟日碧雲下，默坐已無暑。涼風自何來，綠竹動清渚。好鳥歇幽林，梳翎復自語。不知下有人，此心靜如許。<sup>241</sup>

在樹林下獨坐，溽暑之氣盡消。涼風吹來綠竹搖曳，禽鳥啁啾梳翎羽。禽鳥不知林下有人觀視而自在鳴叫，詩人的心境的也爲之澄明。

涼風習習、綠竹搖曳皆是自然的脈動中的「動態」，但涼風與綠竹吹不動也撼不動的是人恬靜的心。雖然天氣燠熱，然心靜自然涼，心中恬靜可化解生活的不悅與不平，平心靜氣迎向人生，無事不成，無苦不克。李<sup>勳</sup>媮〈午至芹泉驛見黃菊盛開有感〉：

憶昔別君初，桃李繁穠芳。如何三月後，遂見黃花香。采采不盈掬，悵然中心藏。手把珊瑚枝，身襲芙蓉裳。清節亮可貴，不佩庸何傷。人生有臧否，此心任低昂。仰視碧天末，矯矯鴻鵠翔。<sup>242</sup>

詩人遠行，未料轉瞬間秋已至。美好繁盛的黃菊不多，心中的悵惘之情油然而生。然而菊花清高的節操難能可貴，即使不受君子佩戴也無妨礙。詩人也因此體認人生旅途有起有伏，唯心中應自有尺度與目標，故詩末的「仰視碧天末，矯矯鴻鵠翔」表達出詩人心境的寬闊——自在翱翔而闊達。

<sup>24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二，頁3279

<sup>24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八，頁3180

<sup>24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七，頁3157

人生遭逢逆境者多而順遂時少，然君子對自我的人生與道德皆應有準則，不應受外在環境的牽引而動搖。在詩人對生命有更深刻的體悟後，心靈境界隨之開展，生命也更行不凡。任兆麟〈重九後溪南采杞菊追和張永夫〉言：

閒行繞溪南，沿流有杞菊。可以制頹齡，采之不滿匊。所願誠非奢，有得已盈欲。緬維耨茅人，此焉亦可託。<sup>243</sup>

沿岸的杞菊叢生，詩人摘採而怡情養性。詩人非貪求之人，摘採些許的杞菊即心滿意足，再以豁達面對人生時，即使身為樵夫亦能歡愉寄託餘生，詩人心境的超脫可見。永璫〈題松崖披卷圖〉則言：

虯松落落十丈長，吐吞寒月流清光。吾宗幼與世罕比，一邱一壑獨擅場。手把書卷遮俗眼，懶看世事浮雲忙。憶昨醉踏霜華涼，同踞片石談羲皇。翩然雲際絕塵鶴，喜我追隨同翱翔。知君與我皆酒狂，握手意氣傾肝腸。時有濤聲間清話，寒風謾謾吹衣裳。坐久參橫松倒影，歸扶殘醉天街冷。披圖風雨撼吟窗，神飛已入徂徠境。<sup>244</sup>

松如虯龍高聳吞月吐光，丘壑中獨松樹具昂揚之姿。詩人手握書卷懶看世事，翩然間隨松心翱翔。久坐似來濤聲、寒風，風雨震撼窗櫺，此際心神已入徂徠山境。雖只是凝視松崖圖，然而心境之絕塵、境界之閒逸，非凡夫俗子所能體會。

潘耒〈畫松歌為梅瞿山作〉一詩前半先寫松樹孤根直幹之姿與奇矯之勢，又如蒼龍之躍動、偉人之端坐、遺老之高深，各具不同靈動的面貌，再言：

黃山之松信奇絕，太古以來無斬伐。十步蟠拏九步折，行空偃地無罅缺，撐撐巖崖礙日月。嗟我不得掉臂行游於其間，塵沙日夕彫壯顏。徒對慈仁兩禿幹，朝行婆娑暮忘還。梅君何當訪爾就茅屋。抱琴醉枕松根宿，看君作畫題詩老亦足。<sup>245</sup>

黃山之松奇絕動人，自太古以來便挺立天地間。蟠拏曲折之勢，使其行空偃地之姿無缺漏之態，深深令人沉醉。詩人受世間的俗務牽絆，無法拋卻一切而駐足盤桓。他日若有幸能造訪梅君，抱琴醉枕松根而眠，端看梅君作畫題詩亦心滿意足。

雖然詩人無法盡拋塵務，生命卻是澹泊的，生活目標以精神的馳騁為要，故可知其生命的超脫。敬安〈詠白梅〉也云：

<sup>24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十五，頁1805

<sup>24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頁63

<sup>24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四十二，頁590

了與人境絕，寒山也自榮。孤煙淡將夕，微月照還明。空際若無影，香中如有情。素心正宜此，聊用慰平生。<sup>246</sup>

白梅生長之境與人間隔絕，並在寒山中自生自榮。雖夜幕低垂，梅花在明月的映照下愈顯明麗動人。白梅的幽香深情地傳來，詩人特別憐惜。詩人平素淡然的心境與白梅相仿，於是白梅的高潔出塵之志更撫慰詩人心志，詩人亦朝此目標前進。

人人的生命境地不同，或在紅塵中載浮載沉、或擁有不屈的心志、或超越生命的侷限自成一格，皆展現生命迥異的面貌。詩人雖未點明其生命面貌，但藉由白梅的描述，便烘托出自己如白梅般皎潔脫俗的生命之境。徐嘉炎〈昭化寺古羅漢松歌贈蒼巖沈師〉亦如此，先描寫羅漢松寄跡空門，翠綠之姿令人心神沉靜，但松濤聲卻又震撼人心，又言：

松陰列坐有道者，吳門羈客人中仙。神仙中人沈夫子，當年廓落青雲士。  
五月披裘吳市中，孤標迥出塵埃裏。此地婆娑樂吾真，偶然相對足相親。  
功名若勝杯中酒，越水吳山亦笑人。<sup>247</sup>

松蔭中的沈師蒼巖爲人中之仙，當年爲志在青雲之士，人格孤高不同凡俗。而此地婆娑的羅漢松正可沉靜詩人真純的本性，令人倍感親切動人。世人若言功名勝得杯中酒，山水也當笑人之愚昧癡傻。

功名爲身外物，人若拘執於此，必陷溺在凡塵的紛擾而不得清淨，更遑論能擁抱自然、瀟灑地於人間居處，故人們當卸卻人生的束縛，方能邁向不凡的人生大道。翁心存〈藥師院看新竹〉寫詩人循磬聲覓得幽靜的竹林，再言：

嫩黃便娟態嫋嫋，空翠匝匝香霏霏。玉聲玲瓏風解籜，金影璫碎波含漪。  
初生勁節不數尺，鬱鬱已具干霄姿。脩柯似放一頭地，轉以側勢相撐披。  
山僧頗解禪悅味，留客且住攜軍持。洗銚細烹葉上露，兩腋習習清風吹。  
內觀了了見癡痕，如飲大藥調上池。渭川千畝貯胸臆，千戶侯吾不願為。  
癡心思乘籜龍醉，呼童斲取捆載歸。寒酸笑殺白司馬，苦竹繞宅哦新詩。

248

繁茂的竹林圍繞，龍鳳及眾仙齊聚，林外停酷熱林內微涼。嫩黃時的竹林已娟秀，初生時只數尺之高，而今已鬱鬱具干霄姿。詩人在此自我內省，清明地照見自己的缺失，如同飲用了上池水調過的好藥般了悟一切。詩人胸中只嚮往自然，不願爲侯爲官。癡心地攜竹帶筍而回，此舉也許爲人嘲笑戲謔，然詩人並非寒酸至此窘境，反是藉此吟哦詩句，寬闊自己的生命與視野。

<sup>24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八，頁3349

<sup>24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四十一，頁581

<sup>24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頁2060

詩人的生命無需外在的肯定與讚賞，其明晰地了悟自我生命的方向，已然臻於超越世俗之境。葉方霽〈村舍見紅紫葵花開特可愛〉云：

插棘編荊茅舍清，此中誰擬見傾城。紫絲作障遮空暗，紅錦裁衣曳地明。  
惆悵忽從攀處得，淒涼多為別時生。不須更結繁華夢，野蝶山蜂自有情。

249

村舍中紅紫色的葵花開放，嬌媚可愛之姿引逗人的詩心。然而在攀折離別之際，人生卻如此惆悵淒涼，故詩人要人們無須汲汲營營追求繁華，珍視當下的一切，野蝶山蜂亦能有情相待。

人生路途總有起落，悲喜之情亦在人心中起伏更迭，只要心念蛻變，人生的眼界不同，生命境界便煥然一新。吳錫麒〈獅子林歌〉前半寫森林景象及動物活動狀況，後半言：

松生石隙老更腴，不階尺土元氣扶。松耶石耶德不孤，石以松古青逼膚，  
松以石怪垂龍胡。天風來往調笙竽，滿身雲氣留斯須。出門輿馬喧九衢，  
胸中了了邱壑俱。吁嗟乎！胸中了了邱壑俱，千秋畫本思倪迂。<sup>250</sup>

林中松樹老而豐腴，與美石相襯而德行彰顯，松石相伴之際又令雲氣松濤滿身。雖然門外車馬喧鬧不已，但心中思慮深遠，胸懷遠大，故丘壑之美盡收眼裡。詩人更藉此受自然陶冶，從中領會生命的真義，胸中所存是山林中明晰深遠的意境。此自然之境正如倪迂的畫作般可流傳千古，也令人讚賞。

元朝的倪瓚提出「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寫胸中逸氣」的作畫主張，並且力行避俗就隱的隱居生活，因此得到作者的讚許，作者所欣羨嚮往的大概就是倪瓚所達的生命境界吧！李鍾麟〈七月七日雨中種竹樹〉言：

鋤雲藝竹樹，一徑十餘尺。樹帶君山青，竹分湘水碧。稍免抱甕勞，華滋  
借天澤。人間瓜果會，陳乞終何益。巧宦吾未能，空齋臥良夕。<sup>251</sup>

詩人種下的竹樹與湘水皆青碧，並受上天的恩澤而生長。而詩人認為七夕乞巧終無益，取巧的官宦生活亦非其所欲為，故趁此良宵在齋房中長臥，反倒更自在闊達。

這是詩人從生活得到的啓示，也是不拘世俗舉止跳脫的生命境界，更是種豁達的表現。厲鶚〈永興寺二雪堂曉起看綠萼梅是馮具區先生手種〉也說：

<sup>24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一，頁397

<sup>25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六，頁1474

<sup>25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頁728

的的花間雨，澹澹花上煙。煙雨為合離，花態亦變遷。祭酒昔遊此，手種猶生前。傲兀根倚石，敲倒葉映泉。微馨委陳跡，高格同枯禪。儒官罷亦得，不廢招隱篇。攀花久延佇，世已無其賢。<sup>252</sup>

詩人早起看花，此時煙雨瀰漫，花容亦隨之改變。馮具區先生手種的綠萼梅，仍孤傲地兀立石泉邊，其卓越的格調可令人讚賞而放下一切，專心致意參禪。詩人認為可罷官而去，達歸隱的生命境地。

這是詩人的生命體會，<sup>253</sup>但詩人也感慨世風日下、世間已鮮少賢人共砥礪，故花前佇立沉思。趙熊詔〈飛花〉則超脫生命的視野而昇華：

地老天荒夢裏身，東西未卜去來因。不如一片隨流水，猶有漁郎解問津。

254

飛花的生命似乎在夢境中飄幻，不知未來身落何處，但與其惆悵萬分，不如隨流水而去。飛花的命運本如此，若自怨自艾雖可悲泣度過餘生，不如拋卻心情的無奈，反可更寬心面對人生的起落。

詩人所生存的環境或許順遂或許困頓，在未經歷人生的風雨時，花木詩歌創作具意氣風發的氣勢；在歷經人生的蹇厄後，人生的智慧滿溢。雖然外在的環境影響人們，但人內在的生命境地卻是由自己造就的，端視人們如何抉擇取捨，此即所謂：「四時佳興與人同，萬物靜觀皆自得」，人們善於體察自然萬物的變化，從中悟得大自然的意義後而提升生命境界，是人們生存最不凡的意義，也最能觸動人們心靈、喚起生命向上提升的動力。

---

<sup>25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頁892

<sup>253</sup>厲鶚的生命境界之高，由其詩歌創作的特色可窺得一二，《清詩匯》中錄王蘭泉之言曰：「徵君詩幽新雋妙，刻琢研煉，五言尤勝，大抵取法陶、謝及王、孟、韋、柳，而別有自得之趣。瑩然而清，窅然而邃，擷宋詩之精詣而去其疏蕪。時沈文憲方以漢、魏、盛唐倡吳下，莫能相掩也。」

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頁891

<sup>25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七，頁845